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古墓之谜

前　　言　贾尔斯·赖利博士

本书所叙述的事件大约发生在四年以前。在我看来，把事件的本来面目形成文字，刊行于世，已是势所必需。那些荒谬绝伦、掩盖事实真象的流言和诸如此类的不经之谈，一直广为流传。特别是在美国的书报杂志上，肆意曲解更是连篇累牍。

显然，事件的报道不应出自一个考古队员之手。考古队员理所当然会被认为持有偏见。

因此，我建议艾米·丽瑟莲小姐应当担负起这项工作，她来撰写是最合适不过了。她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由于她以前同波茨坦大学赴伊拉克考古队没有牵连，所以不致于引起误解。而且她是一个观察敏锐的目击者，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见证人。

劝说丽瑟莲小姐承担这项工作，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劝说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甚至在此书脱稿后，她竟奇怪地不让我一睹她的手稿。我发现这多半是因为她在书中对我的女儿希拉，用了一些批评的言辞。我很快要她抛弃这个想法，使她相信现今孩子们可以在报纸上肆无忌惮地批评他们的父母；当他们自己受到责难时，做父母的只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再则，是因为她在文笔方面过于自谦，她希望我会“纠正语法上的错误以及其他什么的”。恰恰相反，我是只字未改。我认为丽瑟莲小姐的文笔生动，别具一格，而且十分得当。如果她在一段文字中称赫尔克里·波洛为“波洛”，在另一段文字中又称他为“波洛先生”，像这样的变化使人觉得趣味无穷；一会儿她会说：“别忘了她的礼貌。”（医院的护士们是很恪守礼节的）一会儿当她专注于讲述到纯粹是人们本身时——她又把最起码的礼貌给忘了！

我惟一的所做的事，就是借助于丽瑟莲小姐的一个朋友提供的一封信——不揣冒昧地写下了第一章。我期望它能与此书的封面设计一样，具有这样的特征——那就是使人们对此事件的叙述者能有一个粗略的印象。



目 录

第一章 引 子

在巴格达[1] 的底格里斯王宫旅馆的大厅里，一位医院的护士正在写信，她的钢笔尖在信纸上沙沙地滑动着。

……好吧，亲爱的，我想这的确就是我所有的消息了。我得说能见点世面还是极不错的——虽然，我每次都认为我最喜欢的还是英国，谢谢你！你是不会相信巴格达是如此的肮脏和零乱——一点儿都不像你从《一千零一夜》里所想象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当然，如果你只是在河上漫游，景色也还秀丽。可是，城镇的本身却太可怕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店。凯尔西

① 伊拉克首都。——译注。

少校领着我逛了逛市场，不容否认市场有种古色古香的风味——然而全都是些毫不足道的货色，市场上的人们一个劲地老是敲打着铜盆，直到把你的头都敲疼了——要不是我有把握能弄干净的话，我实在不愿意用这些东西。你得要千万留意，别让铜盆上的铜绿沾到你的身上。

倘若赖利医生替我洽谈的工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一定写信让你知道。他说这位美国绅士正在巴格达，今天下午可能会来看我。这全都是为了他的妻子——如赖利医生所说的，她患了“幻觉症”。除了这些，他也没说什么了。不用说，亲爱的，人们都知道这病通常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希望可别真的就是“精神分裂症”!)自然啦，赖利博士尽管什么也没说——但是他却带着一种表情——不知你能否领会我的意思。这位利德勒博士是个考古学家，他正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为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发掘一个城堡。

得啦，亲爱的，我就写到这儿吧。你告诉我的关于小斯达宾的事情简直哭死人了！玛特朗究竟说了些什么？

不多写了。

永远是你的

艾米，丽瑟莲

她把信纸往信封里一塞，在信封上写下：伦敦，圣克利斯托弗医院，柯雪姐姐收。

当她把笔帽套上钢笔时，一个本地的孩子走到了她的面前。

“有一位绅士要见您。叫利德勒博士。”

丽瑟莲护士转过身来，看见了一个男子，中等身材，微微驼背，棕色胡须，眼神温存而又疲惫。

利德勒博士看见的是一位亭亭玉立，满怀信念的三十二岁的妇女，一张诙谐、幽默的面孔，镶嵌着一对微微突出的蔚蓝色的眼睛，金黄色的秀发闪闪发光。他思量，她看上去正如那种生气勃勃的医院护士所应该显示的那样：快乐、健壮、伶俐、庄重。

他琢磨着，丽瑟莲护士看来挺合适。

第二章　艾米·丽瑟莲小姐的自述

我无意当一名作家，也不打算参予任何有关写作的事宜。我着手这项工作完全是出于赖利医生的请求。不知怎么的，当赖利医生要求你干一件事的时候，你就是没法拒绝。

“哎呀，可是，医生，”我说，“我不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一点都不是呀。”

“别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乐意的话，就把它当作病例来写。”

唉，只好这样了，你们就按照病例来看吧。

赖利医生继续说着。他说，对在特勒亚里[1]所发生的事情，给予一个不加掩饰而又直率的评判是特别需要的。

---

[1] 伊拉克--地名。——译注。

"如果让一个当事人来写的话,那不会令人信服。人们将认为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

这无疑也是对的。我可以说我既是一个局内人,又是一个局外人。

"你为什么不亲自写呢,医生?"我问道。

"我当时不在现场——你在,另外,我的女儿也不让我写。"

他屈服于他那毛丫头,简直已达到了有失颜面的地步。这话就要滑到嘴边的时候,我瞧见他的眼睛在眨着。这是赖利医生最糟糕不过的习惯了。你决不会知道他是否是在开玩笑,他总是用同样一种低沉、忧郁的嗓音来说话——有一半的时间眼睛都在眨巴眨巴。

"好吧,"我含含糊糊地说,"我想我能够写的。"

"你当然能写。"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下笔。"

"对此有个很好的先例。在开头的时候开头,一直写到结束,然后就停下来。"

"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开头哩。"我惶惑不安地说。

"真的,护士,比起知道如何结尾来说,开头这种困难真算不了什么。至少可以说,当我不得不要作一次演讲时,我就处于这种状况。有人竟会拉着我的上衣后摆,用力把我拉下讲台。"

"哈,你在开玩笑,医生。"

"不,我是相当严肃的。那么,你看这事怎么样?"

还有一件事令我担忧。我犹豫了片刻说:"你知道,医

生，我担心我往往会——呃，有时会对人物评头品足的。”

“嗨！你呀，你对个人评论得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不是摆在橱窗里陈列的那种假人。评论——偏见——恶意——你爱怎么干都成！按照你自己的手法来写。以后，我们总可以摒弃那些中伤的言辞！写吧，你是一个明智的女人，你会对此事作出一个明智而又切合实际的报道。”

事情就算是讲妥了，我答应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就从这儿开始吧。不过，正如我对医生所说的那样，知道从哪儿讲起真令人为难。

我想，我应该把自己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今年三十二岁，我的名字叫艾米·丽瑟莲。我是在圣克利斯托弗医院接受医护训练的，以后又在产妇医院工作了两年，并做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私人护理。后来，我又在得文广场的本黛克丝小姐的育婴院里工作了四年。我陪同一位名叫凯尔西太太的人来到巴格达。她在生育时，我曾服侍过她。她要同她的丈夫一同去巴格达，并事先在那儿雇了一个同她在巴格达的朋友已相处了数年的保姆。原先主人家的孩子要回国上学，保姆已答应在他们离开时，就到凯尔西太太这儿来。凯尔西太太是一个娇弱的人，带着这样一个婴儿出门旅行真感到忐忑不安。因此，凯尔西少校安排我一道去，以照顾她和孩子。如果没有人在返回的旅程中需要护理的话，他们将付给我返程的旅费。

噢！没有必要再来描写凯尔西夫妇了——这婴儿真是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凯尔西太太尽管是那种有点儿多愁好

烦的人，她还是相当厚道的。我非常喜欢航海，也从来没在海上长途旅行过。

赖利医生站在海轮甲板上。他黑发，长脸，能用低沉、忧伤的语调说出各种各样的奇闻趣事。我总认为他喜欢作弄我，常常说出些荒诞不经的事情看我是否相信。他在一个名叫哈桑[①]的地方做民间医生——哈桑离巴格达有一天半的路程。

当我在巴格达呆了大约有一个星期的光景，我与他邂逅相遇。他问起我什么时候离开凯尔西夫妇。我回答说，他的问话实在令人发笑。因为，事实上莱特夫妇（我提到过的凯尔西太太的朋友）已把预定回国的时间提前了。他们的保姆没事马上就会来的。

他讲他已经听说了有关莱特夫妇的消息，所以才来问我的。

"说真的，护士，我为你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工作。"

"一个病人？"

他皱起了眉头似乎在考虑。

"还不能说是一个病人。不过是位太太，有——我是否可以说——幻觉症。"

"嗬！"我说道。

（人们通常都知道这病意味着什么——药水啦药片啦什么的。）

赖利医生没有深说下去。他的举止言谈是比较拘谨的。

---

① 伊拉克北部一城市。——译注。

“是的，”他说，“这人名叫利德勒太太，丈夫是个美国人——确切地说是个美籍瑞典人。他是美国一个大考古队的负责人。”

他向我谈到了这个考古队在如何发掘古代亚述[①]的一个大城市的废墟，这个城市有点像尼尼微[②]。考古队的住地实际上离哈桑并不很远，只是地处冷僻罢了，以及利德勒博士为他妻子的身体已经一直苦恼了不少时间。

“她伶仃一人整天置身于土著人之中吧？”我问。

“哦，不，他们有不少人——七个还是八个。我可不认为她会伶仃一人呆在住地。她处于那样一种怪诞的精神状态，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利德勒肩负大量的工作，他还是狂热地爱着他的妻子。知道妻子处于这种病态，他实在感到忧心忡忡。他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并且具有专业护理知识的人来照料他的妻子，他一定会感到高兴一些。”

“利德勒太太本人对这事想法如何呢？”

赖利医生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利德勒太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可是，她对任何事情却很少在两天之内不改变主意。不过，总的来说她赞成这种想法。”他又说，“她是一个古怪的女人，八成是在装模作样。我猜想，她是第一流会说谎的人——但是，利德勒却好像虔诚地相信她的病是被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所吓出来的。”

---

① 古代东方一奴隶制国家。——译注。

② 亚述的首都。——译注。

"她自己曾对你说过些什么吗,医生?"

"哦,她没找我看过病!她不喜欢我,不管怎么说——总有些原因吧。是利德勒到我这儿来提出这个计划的。怎么样,护士,你对此有何想法?在回国前,你也该游览一下这个国家嘛——他们在这儿的发掘工作还有两个月,考古是挺有趣的。"

我迟疑了一会儿,把这事在脑海中思量了一番。"好吧,"我说,我真的这么想,"也许我可以试试。"

"好极了,"赖利博士说着嗓门也高了起来,"利德勒眼下正在巴格达。我就去告诉他要他来一趟,看看是否由他来同你把事情商议一下。"

那天下午,利德勒博士来到了旅馆。他是一个举止有些胆怯、犹豫的中年人,带着一种文雅、亲切而又满是孤独无助的神情。

他听上去好像十分钟爱他的妻子。然而对他的妻子到底患有什么毛病却很漠然。

"你瞧,"他用一种相当困惑的姿势捻着胡须说,这种姿势直到以后我才渐渐知道是他的癖性,"我的妻子的确处在一种神经不安的状态之中,我对她实在感到忧虑。"

"她的体质好吗?"

"是的——哦,是的,我想是好的。不,我没想到这病与她的体质有什么关系。但是,她——呃——臆想出一些东西,你知道。"

"是些什么呢?"我问。

可是,他撇开了这个话题,只是窘困地喃喃说道:"她压

根儿就是无中生有，实际上我也看不出这些恐惧又有什么根据。"

"她恐惧什么，利德勒博士？"

他含含糊糊地说："哦，只是——精神上的恐惧，你知道。"

我暗自思忖，十有八九，那是药物所致。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男人都没有意识到，只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妻子竟变得神经质，甚至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

我问到利德勒太太本人是否赞成这种想法，由我来照顾她。他的神情豁然开朗起来。

"是啊，我吃惊了。我十分高兴地吃惊了。她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她还说她会觉得安全多了。"

这种说法使我感到惊愕不已。安全多了。这句话说得太古怪了。我开始猜利德勒太太有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急切之情继续说着：

"我深信你同她会相处得很好的。她确实是个十分具有魅力的女人。"他释然一笑，"她会感到你将是她最大的安慰。我一瞧见你，便有这种同样的感觉。你看，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你精力充沛，通情达理。我确信你正是露易丝所需要的人。"

"好吧，我们努力试试看吧，利德勒博士。"我兴冲冲地说，"我相信，我希望，我能够对你的妻子有些益处。也许，她对土著人或者有色人种感到神经不安吧？"

"啊，哎呀，不。"他摇了摇头，对我这个想法觉得有趣，"我的妻子非常喜欢阿拉伯人——她欣赏他们的质朴和诙

谐。现在仅仅是她到这儿来的第二个季节——我们结婚还不到两年——但她已经能说出相当多的阿拉伯语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试探了一下。

"利德勒博士，你不能告诉我你的妻子究竟害怕什么吗?"我问。

他踌躇不决，随后慢吞吞地说："我希望——我相信——她本人会告诉你的。"

这就是我能够从他那儿了解到的全部情况。

第三章　流言蜚语

我决定在下一个星期前往特勒亚里。凯尔西太太正要乔迁阿尔维[1]，我很高兴能帮助她减轻一些负担。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到了一两件有关利德勒考古队的隐情。凯尔西太太的朋友，一位年轻的空军少校，噘起嘴吃惊地叫道："美丽的露易丝，这是她最新的名字了！"他转身对我说，"这是我们给她起的绰号，护士，她是以美丽的露易丝而著称的。"

"那么，她真的是那么漂亮吗？"我问。

"她对她自己是这样估价的。她认为自己长得挺漂亮！"

"别那么损，约翰，"凯尔西太太说，"你知道这不单是她自个儿这么想！不少人都让她给迷住了。"

① 伊拉克一地名。——译注。

"你也许说对了。她的牙齿尽管偏长了一点儿，但是她仍然具有某种诱惑力。"

"你整个已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了。"凯尔西太太说着便大笑起来。

空军少校的脸刷地一下臊得通红，赧然承认道："嗳，她有独特的迷人之处。甚至连利德勒本人都崇拜她走过的土地——考古队里其他的人也都崇拜她。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我问。

"有各种各样不同国籍的人，护士，"空军少校兴致勃勃地说，"一个英国的设计师，一个从迦太基[1]来的法国神父——他从事铭文碑刻的研究——碑、匾这些东西，你知道，还有约翰逊小姐，她也是一个英国人——干一般的杂务工作。一个略显肥胖、愣头愣脑搞摄影的——他是个美国人，还有麦卡杜夫妇，鬼知道他们是哪国人。女的还相当年轻——看上去是个蛮阴险的家伙——啊！——她难道不恨美人露易丝？此外，还有两个年轻人，整个就这么些了。其中有几个是乖僻之徒，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不错的——你同意我的看法吗，彭里蒙少校？"

他征询一个年长人的意见，这人正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摆弄着一副夹鼻眼镜。

后者吃了一惊，抬起头来。

---

① 北非突尼斯首都以北，一座有三千年历史，几经兴废的古城。——译注。

“是的——是的——确实如此——按各人的情况来看，是这么回事，没错儿，麦卡杜真是个怪诞的人——”

“他那一脸的络腮胡子真是怪极了，”凯尔西太太插上一句，“胡子卷得是那么奇特。”

彭里蒙少校没注意到她的插话，继续说了下去。

“那两个小伙子都不坏，美国的那个相当沉默寡言，那英国孩子倒有点夸夸其谈。巧得很，这和通常的情况刚好相反。利德勒本人是个极有趣的人——温文尔雅，和蔼谦逊。当然啦，就各个人而言，他们都是些讨人喜欢的人。不知什么原因，我可能是有些异想天开吧，上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印象，似乎那儿出了什么事，确切的情况，我也说不清。人人都仿佛矫揉造作，充斥着一种异样的紧张气氛。最能解释我的意思的是，他们在就餐时相互谦让黄油的情景，未免显得过分客气。”

由于我不想太多表明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的脸红了一下说：“如果人们过分频繁地束缚在一起的话，就会使人陷入一种烦躁不安的状态中。我自己在医院里就有这样的体会。”

“是这么回事。”凯尔西少校说，“可是，他们紧张的工作恰好刚刚开始，几乎也没什么时间让那种特殊的刺激穿插进去。”

“考古队大概就像我们这儿生活的缩影，”彭里蒙少校说，“有派系，有竞争，有猜忌。”

“听说他们好像今年收了不少新来的人。”凯尔西少校说。

“让我想一想，”空军少校掰弄着手指计算着，“小科尔曼是新来的，赖特也是的，埃默特是去年来的，麦卡杜夫妇也是这样，拉维涅神父则是新来乍到，他是来顶替伯德博士工作的。伯德博士今年病了，不能外出。凯利，不用说，是个老手了。早在五年前发掘工作一开始，他就来了。约翰逊小姐几乎同凯利来的时间一样长。”

“我总以为他们在特勒亚里相处得极好，”凯尔西少校说，“他们看上去似乎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可是，当人们想到人的本性是什么时，这种大家庭也着实令人惊异了。我相信，丽瑟莲小姐会同意我说的话吧。”

“哦，”我说，“我并不认为你的话有什么不对！我在医院里所知道的吵闹，常常只不过是为了一壶茶的争论而引起的。”

“是的，即使在一个关系密切的集体中，人们也会产生些小的纠纷。”彭里蒙少校说，“尽管这样，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利德勒博士是那么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精明干练。他总是让考古队员们之间相处得和睦、愉快。可是，我的确感觉到那里有种紧张的气氛。”

凯尔西太太笑了起来。

“你没看出这里面的奥妙吗？哎呀，再清楚不过了。”

“你指的是什么？”

“当然指的是利德勒太太。”

“嗨，得啦，玛丽，”她丈夫说，“她是个娇媚的女人——一点儿也不是那种好斗的人。”

“我没说她是一个好斗的人。她是引起争斗的人！”

“在哪一方面？为什么她要这样呢？”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她闲极无聊。她不是一个考古学家，而是一个考古学家的妻子。她百无聊赖，避开了一切消遣来演她自己的戏。她使别人争斗不和而自娱。”

“玛丽，你什么也不知道，你简直是在凭空想象。”

“不错，我是在凭空想象！可是，你会发现我是对的。美人露易丝一点也不像蒙娜·丽莎[1]！她并非要想给别人有所伤害，然而她喜欢观看将会发生什么。”

“她对利德勒是忠诚的。”

“哦，我的意思并非在暗示什么庸俗下流的私通。我是说那个女人是一块 Allumeuse[2]。”

“女人们之间是够厉害的了。”凯尔西少校说。

“我知道你们男人说这话的意思，女人的心地恶毒、恶毒、恶毒。可是，我们对女性的了解通常是不错的。”

“不管怎么说，”彭里蒙少校深思熟虑地说，“姑且假定凯尔西太太那无情的猜测是真实可信的，虽然我并不认为这种猜测完全说明了那种奇特的紧张之感——酷似雷暴雨来临前的感觉一样。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就是雷暴雨可能是岌岌可危，一触即发。”

“嘿，别把护士给吓唬了，”凯尔西太太说，“她三天以后就要到那里去，你们该好好让她走啊。”

---

① 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达·芬奇所画的著名肖像。传说蒙娜·丽莎是专以美色而坑害男人的。——译注。

② 法语：点火石。——译注。

“哦，你们吓唬不了我的。”我抿嘴一笑说。

尽管这样，他们的话我还是想了又想。利德勒博士奇怪地说出“安全多了”这句话时的情景，又萦绕在我的心头，这难道就是他妻子隐忍的恐惧吗？未曾公开承认，或许已经表白，而又被考古队员中的其他人反映出来？或者，这就是她精神上的那种真正的（也许是无名的）紧张吗？

我在字典上查看了一下凯尔西太太所用的 Allumeuse 这个词，也实在悟不出什么道理。

好吧，我暗暗地想着，我必须等着瞧。

第四章　我到达哈桑

三天后，我离开了巴格达。

离开凯尔西太太和孩子使我觉得怪难受的。孩子是个可爱的小宝贝，长得壮极了。她每星期的体重都要增加好几盎司。凯尔西少校领着我到车站，给我送行。我应该在第二天早上抵达吉尔库克[1]，那儿会有人来迎接我。

一路上我辗转反侧。我别想在火车上安然入睡，梦把我骚扰得烦躁不安。

可是在第二天清晨，当我凭窗向外眺望时，天色明媚秀丽。我感到兴致盎然，对我即将要见到的那些人也觉得充满了好奇心。

在我踌躇不安地站在月台上四下环顾时，我瞧见了一

① 伊拉克东北部一城市名。——译注。

个年青人正向我走来。他长着一副粉红的圆脸。说实在的，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有人看上去竟同五德霍斯先生[1]所写的书中的一个年青人长得如此相像。

"哈啰，哈啰，哈啰，"他说，"你是丽瑟莲小姐吧？哦，我想一定是的——我看得出来。哈，哈！我的名字叫科尔曼。利德勒博士派我到这儿来的。你觉得怎么样？旅途中的一切都糟透了吧？我难道还不了解这些火车？哦，总算已经到了——用过早餐了吧？这就是你的行李？嗨，你也太简朴了，是吗？利德勒太太有四只皮箱和一只大衣箱……更不用说还有一个装帽子的盒子和一个独特的枕头；这一件，那一件，一大堆哩。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一块上那辆旧车去吧。"

车站的外边，停着一辆我以后才知道称做客货两用的汽车。它既有点像四轮游览马车，又有点像货车，又有点像小汽车。科尔曼先生扶我上了车，解释着我最好还是坐在驾驶员的旁边，以少受颠簸。

颠簸！我感到纳闷，这种装置奇特的汽车怎么没颠得粉身碎骨！这哪里像是一条大路——分明是一条坑坑洼洼，满是辙窝的车道儿。真可谓辉煌灿烂的东方！当我想起了我们英国那极好的公路干线，的确使我的乡思触动。

科尔曼先生从我后面的位子俯身向前，对着我扯开嗓门喋喋不休。

"道路现在好多了。"我们刚刚从座位上被颠得向空腾

---

① 英国小说家。——译注。

起,差点儿没碰到车顶时,他大声地嚷道。

显而易见,他这话说得一本正经。

"使肝脏活动活动——对你来说是很有益处的。"他说,"你应该知道这情况,护士。"

"如果我的脑袋都被颠裂的话,那受到刺激的肝脏对我是不会有什么益处的。"

"那你就该在雨后到这儿来一趟!车轮打滑得真厉害,大部分的时间,人都东倒西歪。"

对此我没有搭腔。

很快,我们要越过一条河,我们登上了一条你可以想象出来的那种起伏摇晃的渡船。在我看来,我们总算能摆渡过河真是莫大的幸运。可是,人们好像都认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

到达哈桑大约花了四个小时。令我不胜惊叹的是,哈桑是个相当大的地方。我们到达之前,它在河的对岸看上去仪态万方——白皑皑宛如仙女般的伊斯兰教堂的尖塔高高耸立。虽然当人们通过大桥,径直走进城里时,它却不尽相同了。灰尘、垃圾遍地皆是,难闻的气味,一切都荒废败落,疮痍满目。

科尔曼先生领着我到赖利医生家中,他说医生正指望我共进午餐。

赖利医生像往常一样殷勤有礼,他的房子也惬意舒适,房子里还有一个洗澡间,一切都干净整齐。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当我穿戴整齐走出来时,我觉得好多了。

午餐刚刚做好,我们便进去了,医生为他的女儿表示歉

意，他说他的女儿总是姗姗来迟。

我们正好吃完一盘美味的酱油卤蛋时，她走了进来。赖利医生说："护士，这就是我的女儿希拉。"

她握着我的手，希望我旅途愉快。她把帽子一扔，冷冷地向科尔曼先生点了点头，坐了下来。

"喂，比尔，"她说，"事情办得如何？"

他开始向她谈起了俱乐部里就要举行的一些聚会和其他什么的，我打量着她。

我不能说我对她颇有好感。我并不喜欢她。尽管她长得俊俏，却是一个简慢无礼的姑娘，黑发碧眼——一种没有血色的面孔，嘴上总是涂满唇膏。她那冷若冰霜、好挖苦人的谈话方式，使我觉得有些不快。我手下曾经有过一个见习护士——我承认，是一位工作勤奋的姑娘，然而她的举止总是令我恼怒。

我似乎有些感觉，仿佛科尔曼先生见到她便昏头昏脑，说起话来也有点结结巴巴。至少有这种可能，他的谈话同以往相比显得更加蠢不可言。他使我想起了一条愚蠢的大狗，摇着尾巴想取悦于人。

午餐以后，赖利医生到医院去了，科尔曼先生要进城去取一些东西。赖利小姐问我是喜欢游览一下城镇呢，还是宁愿呆在屋里。她说，科尔曼先生大约在一小时之内回来接我。

"有什么可看的吗？"我问。

"有一些雅致的去处，"赖利小姐说道，"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否乐意观光。它们确实是污秽不堪。"

她这种说话的方式，使我颇为恼火。我是决不能不顾肮脏去游览那些风景的。

最后，她领我来到俱乐部。它鸟瞰大河，令人心旷神怡。那儿还有不少英国的书报杂志。

当我们回到屋里时，科尔曼先生还没回来。于是，我们坐了下来，闲聊了一会儿。不知是什么缘故，这种聊天并不令人舒心。

她问我是不是还没见到利德勒太太。

“是的，”我回答说，“只见到了她的丈夫。”

“噢，”她说，“我不知你对她有何想法？”

我对这个问题无从谈起。她继续说：“我非常喜欢利德勒博士。人人都喜欢他。”

我思忖着，正如俗话所说的，你不喜欢他的妻子。

我依然缄默不语。很快，她突然问道：“她出了什么毛病？利德勒博士告诉你了吗？”

在我到达这儿之前，对我的病人没有评头论足，所以我闪烁其词地说：“她的身体有些衰弱，需要照顾。”

她笑了起来——笑得令人作呕——尖刻而又粗鲁。

“天啊，”她说，“已经有九个人来照顾她还嫌不够？”

“我想他们都有自己的活儿要干吧。”我说。

“干活儿？当然啦，他们是要干活儿的。可是，露易丝却是最重要的。——她自己也很明白这情况。”

不，我暗自说道，你不喜欢她。

“尽管这样，”赖利小姐继续说着，“我还是不明白她要一个专业的医护人员到底干什么。我认为业余的帮助更合

她的意，她并不需要有人把体温计塞进她的嘴里，量量她的脉搏，一丝不苟地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是的，我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也感到茫然。

"你认为她没有什么毛病？"我问。

"她当然没什么毛病！这个女人壮得像头母牛。'亲爱的露易丝失眠了。''她眼睛四周都有黑圈啦。'不错——那是用蓝铅笔画出来的！她的任何事情都会引起注意，使得大伙都围着她转悠，对她的一切都感到大惊小怪！"

这番话当然有些道理。我曾经就遇到过（哪个护士不是这样呢？）许多患有疑病症状的病人，他们所高兴的就是使一家人向他们献足殷勤。如果医生或者护士对他们说："你们根本就没什么毛病！"得了，起先他们是不会信以为真的，他们的愤慨甚至会发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当然了，利德勒太太也许很可能就是这种病人。丈夫，天生会是第一个被欺骗的人。我发现只要是与疾病有关，做丈夫的都是轻信之人。不管怎么说，这与我所听到的却大相径庭。例如，这番话与安全些这句话就不相符合。

真奇怪，这句话怎么这样深深地扎进了我的脑海里？

想到这里，我便问："利德勒太太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吗？例如她生活在这冷僻之地，感到担惊受怕吗？"

"有什么可以担惊受怕的？天哪，他们有十个人哩！而且由于有这些古老的文物——他们还备有警卫。哦，不，她不会担惊受怕的——至少可以这么说——"

她似乎被某种思虑所袭，话停了下来——一两分钟以后，她慢悠悠地继续说下去：

“你说的话真有点奇怪。”

“为什么？”

“有一天，我和空军上尉杰维斯骑马到考古队去。这是在早晨，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在发掘地。露易丝正坐在那儿写信，我猜想她没听见我们来的声音。那个带路的小听差这时不在附近，我们便直接上了走廊。显而易见，她看见了投映在墙上的空军上尉杰维斯的身影——她简直惊叫了一声。当然啦，她表示了歉意，说什么她以为是个陌生人呢。这事真蹊跷。我想即使是个陌生人，她也不至于被吓成这样。”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赖利小姐沉默了。接着，她突然大声嚷道：“我不明白今年他们那儿出了什么事。他们全都心神不定。约翰逊小姐变得那么郁郁寡欢，她竟然从不开口。大卫也是能不说则不说。比尔的嘴当然是决不会闲着的，不知什么缘故，他的饶舌看来使得别人的心境变得更加糟糕。凯利却到处转悠着来看去，仿佛随时要一把抓住什么似的。他们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相互监视——好像——哦，我不知道，可是这真奇怪。”

我捉摸着也真怪，赖利小姐和彭里蒙少校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竟会有同样的印象。

正在这时，科尔曼先生匆匆忙忙走了进来。匆匆忙忙这句话是最适合不过了。如果他的舌头挂住不动的话，他立刻会生出一条摇晃不停的尾巴，你是不会觉得震惊的。

“哈啰，哈啰，”他说，“确确实实世界上最好的采购员——就是我了。你领着护士游览了城里的风景吗？”

“她不感兴趣。”赖利小姐淡然地说。

“我不责怪她，”科尔曼先生诚心诚意地说，“整个就是一片破破烂烂的穷乡僻壤。”

“你不是一个喜好游山玩水、仰慕古物的人啰，是吗，比尔？我真想不到你怎么会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不要为这事责备我，责备我的保护人吧。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非凡人物——学院里的研究员——穿着拖鞋埋在书堆里——他就是这号人。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被保护人，他真有点感到惊讶呢。”

“我想你被迫从事一项你并不喜欢的职业，实在显得可怕。”姑娘尖刻地说。

“不是被迫的，希拉，老阿姐，不是被迫的。老头子问我是否脑子里已有了专门的职业，我说还没有。于是，他便巧妙地为我安排了一个机会到这儿来了。”

“可是，难道你没有一件自己真正喜欢要做的事吗？你一定是有的。”

“我当然是有的。我打算同一位小姐一起工作。我喜欢干的事，是要有很多的钱来参加赛车。”

“荒唐可笑！”赖利小姐说。

她的声音听起来怒气冲冲。

“噢，我明白这完全是题外话了。”科尔曼先生乐滋滋地说，“好吧，如果我要从事某种工作的话，只要不是得整天泡在办公室里，干什么我都不在乎。见见世面，我是欣然同意的。‘行啊’我说，这就来了。”

“我料想，你是一点用处也没有！”

“得啦，你错了。我可以站在发掘地同任何人一起高喊

'真主'呢！实际上，我的绘画还是不坏的。在学校里摹拟书法一直就是我的专长，我已经把自己培养成第一流的伪造者。嘀，我现在还是可以达到这一步的。如果你们在等汽车的时候，我的汽车溅了你们 身泥浆，你们就会知道我已经犯了罪。"

赖利小姐冷冰冰地说："你不认为你大概可以动身了，而不是在这儿夸夸其谈吗？"

"真是殷勤好客，是吗，护士？"

"我确信，丽瑟莲护士渴望能安居下来。"

"你总是确信一切事情。"科尔曼先生咧嘴一笑反驳她说。

我想这确实不错。过分确信就会显得有点轻佻。

我干巴巴地说："我们最好动身吧，科尔曼先生 。"

"好的，护士。"

我同赖利小姐握手道别，向她表示了谢意，我们就出发了。

"希拉，这该死的诱人的姑娘，"科尔曼先生说，"她总是对人责难。"

我们驱车出城，很快走上了一条两旁尽是绿油油的庄稼的小路。小路崎岖不平，满是辙坑。

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后，科尔曼先生指着我们前方靠近河边的一个大土墩说："特勒亚里。"

我看见一些小小的暗淡的人影在土墩的周围移动着。

当我正在眺望时，他们突然一起跑到了土墩的旁边。

"火焰去雾器，"科尔曼先生说，"下班的时间。我们在日

落前一小时就停止工作了。”

考古队的住房坐落在离河畔不太远的地方。

驾驶员把车拐了个弯，颠颠簸簸地通过了一个极其狭窄的拱门，我们便到达了目的地。

住房是围着一个院子而建的。原先只是在院子的南边有一排住房，东边紧连着几间无关紧要的小屋。考古队在另外两边继续造了些房屋。由于住房的设计以后显示出特殊的重要性，所以我画了一张草图。

所有的房间都朝着院子开门，大多数的窗户也是这样——原先南边的那排建筑物除外，那儿的窗户是朝着院子外面开的。然而，这些窗户都在外边装上了窗栏。西南角上有一个楼梯，直通向长长的平面屋顶。沿着南边建筑物的屋顶上有一堵比其它三面都要高一些的护墙。

科尔曼先生领着我沿着院子的东边走去，绕到南边中间的一个宽敞的露天走廊。他立刻推开走廊边上的一扇门，我们走进了一个房间，有几个人正围坐在茶桌的四周。

“嘟——嘟——嘟——又见面啰！”科尔曼模拟汽车的叫声说，“护士小姐到。”坐在茶桌上方的一个女人立起身来迎接我。

我第一次看见了露易丝·利德勒太太。

第五章　特勒亚里

我并不在乎承认利德勒太太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明显地使我大为震惊。当人们听到了有关对某人的议论时，便习惯对这人进行一番揣度。我的脑海中已深深地留下了这种印象：利德勒太太是那种心地邪恶，不知满足的人：她神经紧张，焦躁不安。因此，我也想当然地认为她——唉，直言不讳地说吧——有点儿庸俗下贱。

她丝毫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首先，她长得非常漂亮。她不同她丈夫一样是个瑞典人，可能看上去挺像罢了。她具有一种你平常不易看到的，白肤金发碧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美丽。她并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了。据我看，她总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她的面容有些憔悴，金色的秀发中搀杂着几根银丝。她的眼睛依然姣美可爱。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双眼睛，也许你真的可以把它们描绘成如紫罗兰一般。

这双眼睛非常大，眼睛的下面呈现出暗淡的黑圈。她略显清瘦，看上去似乎弱不禁风。如果我说她有一种萎靡不振之感，而同时又显得生气勃勃，这话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然而这是我所产生的感觉。我还感觉到，她纯然有一种贵夫人的气派，时至今日——我依旧有这样的感觉。

她伸出手来，莞尔一笑。她的声音低沉而又柔和，拖着美国腔。

“我很高兴你来了。护士。喝点儿茶吗？或者，先到你屋里去一趟？”

我说我还是喝点儿茶吧，她便把我介绍给围坐在茶桌旁的人。

“这位是约翰逊小姐——和赖特先生。麦卡杜太太。埃默特先生。拉维涅神父。我的丈夫马上就会到的。你就坐在拉维涅神父和约翰逊小姐的中间吧。”

我按照她的吩咐坐下。约翰逊小姐便开始同我交谈起来，问了一些有关我旅途上的情况以及其他什么的。

我喜欢她。她使我回想起我在实习时所遇到的一位护士长。我们全都敬佩她，为她努力工作。

我推测，她大概将近有五十岁了。她外表看上去很有些孩子气。灰白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她的声音粗犷、动人，语调相当深沉。她相貌丑陋，满面皱纹，鼻孔朝天，令人忍俊不禁。每当有什么事使她感到忧虑和为难时，她总是习惯恼火地擦着这只鼻子。她穿着一件很像男人穿的苏格兰呢的外套和裙子。她随即告诉我，她是出生在苏格兰北部的约克郡人。

我发现拉维涅神父真有些叫我感到惊骇。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长着一脸大胡子，带着一副夹鼻眼镜。我曾听凯尔西太太说过，考古队里有一个法国修道士，我现在就看见拉维涅神父正穿着一件由某种羊毛制品做成的教士长袍。这使我格外感到诧异，因为我总是以为修道士只要走进修道院里是不会再出来的。

利德勒太太多半是用法语同他交谈。但是他却用十分纯正的英语和我说话。我留意到，他的目光敏锐、机警，在人们的脸上扫来扫去。

另外三个人是坐在我的对面。赖特先生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矮胖、白净的年轻人。他头发很长而且鬈曲，长了一双圆滚滚的碧眼。我揣度，他一定曾经是个逗人喜爱的婴儿。可是如今却体貌不扬！实际上，他真的有点像头猪。另一位年青人剃着一个平头，他长着一张长长的，颇为诙谐的面孔、一嘴整齐的牙齿，微笑时看起来非常引人注目。不过，他寡言少语，别人同他说话时，他只点点头，答话时也是只言片语。他像赖特先生一样，是个美国人。最后一位是麦卡杜太太，我没法好好地看她一眼。因为每当我向她那个方向注目时，我总是发现她在虎视眈眈地凝视着我，这至少可以说使我微微觉得手足无措。她用这样的神态瞧着我，你或许会以为医院的护士竟是一头奇怪的野兽。一点儿礼貌都没有。

她相当年轻——大约不满二十五岁——肤色浅黑，体态窈窕。不知你们能否领会我的意思，就某方面而言，她模样十分标致，可是好像有点像我母亲过去惯常所说的那样，她可能具有“黑人的血统”。她穿着一件色彩极为鲜艳的套

衫，指甲上的颜色也与套衫相配。瘦削的像鸟儿一样表情热切的面孔上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嘴稍稍紧闭流露出猜忌的神情。

茶非常可口——一种很好的混合而成的浓茶——不像凯尔西太太一直喝的，我觉得不堪忍受的中国淡茶。

茶桌上有面包、果酱、一盘粗硬的小圆甜面包以及切开来的蛋糕。埃默特先生殷勤地把这些茶点递到我的面前。他闷不吭声，似乎总是在注意着我的盘子什么时候又空了。

不一会儿，科尔曼先生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在约翰逊小姐的身旁坐下。看来也没什么事情促使他神经过敏，可是他喋喋不休、口若悬河。

利德勒太太叹了一口气，厌烦地向他那儿瞟去一眼，但是并未奏效。其实，他大多是对麦卡杜太太侃侃而谈，而她正在忙不迭地注视着我，以致对他只是敷衍搪塞。

正当我们要吃完的时候，利德勒博士和麦卡杜先生从发掘地回来了。

利德勒博士温文尔雅地向我表示了问候。我发现他的目光飞快而又焦虑地向他妻子的脸上扫了一眼，似乎她的脸色使他觉得有所慰藉。随后，他在茶桌另一头坐了下来。麦卡杜先生在利德勒太太空下来的位置上就坐。他是一位身材修长，瘦骨伶仃，郁郁寡欢的人，年龄要比他的妻子大得多。他气色不佳，长着一脸奇特、柔软、看上去不成样子的胡须。他进来时，我很高兴。因为，他的妻子不会再凝神地注视我了，而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她丈夫的身上。她忧心忡忡，烦躁不安地看着他，使我感到分外好奇。他神情恍惚地

自个儿搅拌着茶，闷不吭声，盘子里的一块蛋糕动也没动。

茶桌的旁边还有一个空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我一看见理查德·凯利，便觉得他是我长时间以来所看到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虽然我也怀疑是否真的就是这样。说一个男人长得英俊，同时又说他看上去像一个骷髅头，听起来是极为矛盾的。可是，这却是真的。他的头令人产生一个印象，皮肤不同寻常地紧紧沿着头骨伸展出去——不过这是非常漂亮的头骨。下巴、鬓角和前额上清瘦的线条是如此地轮廓分明，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尊青铜雕像。瘦削的脸上突出一双我从未见过的最为光彩灼人而又满含激情的碧眼。他大约身高六英尺，我猜想他将近有四十岁。

利德勒博士说："这位是凯利先生，我们的建造师，护士。"

他用一种悦耳的，听不清的英国口音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便在麦卡杜太太的身旁坐下。

利德勒太太说："我担心茶有点凉了，凯利先生。"

他说："噢，没关系，利德勒太太。我来迟了，是我的过错。我想把那些墙的图标绘好。"

麦卡杜太太说："凯利先生，果酱？"

赖特先生把面包向前推去。

我回想起彭里蒙少校说过的话："最能解释我的意思的是，他们在就餐时相互谦让黄油的情景，未免显得过分客气。"

是的，这事真有点奇怪，显得拘谨了一些。你们会说，这

是一些素昧平生之人的聚会——不是那些相互熟识的人——其中有些人已是多年相识的人了。

第六章 第一天傍晚

茶会以后，利德勒太太领着我去看我的房间。

也许，我最好在这儿把所有房间的安排简略地介绍一下。房间的布局简单明了，参照平面图便可以使人一目了然。

宽敞的露天走廊的两边，是通到两个主要房间的大门。右边的那扇门通进餐厅，我们饮茶的地方。另一边的那扇门通进一个几乎是同样的房间（我把它称做起居室），这个房间被当作休息室和一种非正式的工作室——也就是说，相当的一部分绘图工作（不是精确的建筑上的制图），在那儿进行。并且，一些比较精制的陶器运到这儿来修补弥合。穿过起居室，便进入文物室。所有发掘出来的东西都被送到这间屋子里，放在搁板上或鸽笼似的分类架上，也在长凳和桌子上铺放着。除了通过起居室，文物室没有别的出路。

文物室的旁边是利德勒太太的卧室，她的房门是朝着院子开的。这个房间像这排房屋的其他房间一样，都有两扇配有窗栏的窗户，对着院外的耕地。在利德勒太太卧室旁边的拐角处，是利德勒博士的房间，这两个房间实际上并不相通。这是东边一排建筑物中的第一间，隔壁便是我的卧室了。紧接着我的房间是约翰逊小姐、麦卡杜先生和麦卡杜太太的房间，再过去就是两间所谓的浴室。

（当我曾一度用了最后那句措辞时，给赖利医生听见了。他嗤笑我说，这可以说是个浴室，也可以说不是一个浴室！在你习惯于水龙头和专门的水管装置后，而把这种在每间屋子里放上一只铅桶，从铅桶里取出浑水来洗澡的两间泥屋称做浴室，似乎真不可思议！）

利德勒博士在原先阿拉伯人的房屋的基础上，加盖了这边所有的建筑物。卧室全是一个样儿，每间都有一扇朝着院子而开的窗户和房门。

沿着北边的那一排房屋，是绘图室、实验室和摄影室。

折回走廊，房间的安排大致与另一边相同。有一间餐厅，它通向了存放文件、目录和打字机的办公室。与利德勒太太的房间遥相对应的是拉维涅神父的房间，给他安排了一间最大的卧室；他还要利用这个房间来翻译——或许你无论怎么讲都成——翻译碑铭、匾额。

西南角是一个通向屋顶的楼梯。西边那排房屋的第一间是厨房，接着就是四间年轻人所居住的小卧室——凯利、埃默特、赖特和科尔曼。

西北角是带有一个暗房套间的摄影室，旁边便是实验

室。随后，就是院子惟一的进口处——一个大拱门，我们正是通过拱门进入院子的。门外则是土著仆人的寝室，士兵们的哨房和为饮马而建的马厩以及其他什么的。门廊右边的其他地方均被绘图室占用了。

由于我不想以后再重新一一赘述，所以不厌其详地在这儿把房间的安排描绘了一番。

像我所说的，利德勒太太亲自领我四处走了一趟，最后把我领进了我的卧室。她希望我会觉得舒适惬意，需要的东西也能应有尽有。

房间尽管装饰简朴，然而是令人满意的——一张床，一个有抽屉的衣柜，一个洗脸架和一张椅子。

“孩子们会在中饭和正餐之前给你送来热水——当然是在早上。如果你在其他时间想要热水的话，出门拍一下手，当孩子来时就说‘Jib mai'har’[1]。你认为你能记住这句话吗？”

我说我想是记得住的，并且有点嗫嗫嚅嚅地重复了一遍。

“对的，一定要大声嚷嚷。用通常的‘英国人’的声音说话，阿拉伯人是什么也听不懂的。”

“语言真是有趣，”我说，“好像挺奇怪似的，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同语言。”

利德勒太太笑了。

“在巴勒斯坦有一座教堂，里面写了九十篇主祷文。我

[1] 阿拉伯土语，意为给我端来热水。——译注。

想那些主祷文——是用不同的语言写成的。"

"嗬!"我说,"我一定要写信告诉我的老姑母。她会觉得有趣的。"

利德勒太太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拨弄着水罐和脸盆,把肥皂碟移动了一下。

"我真希望你在这儿会感到高兴,"她说,"不会觉得过分厌烦。"

"我不会常常觉得厌烦的,"我使她宽心,"过分厌烦会缩短人的寿命。"

她没有吱声,仍旧摸弄着洗脸架,好像心不在焉。

突然,她那双阴郁的紫罗兰似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脸。

"我的丈夫究竟同你讲了些什么,护士。"

哦,人们惯常对这种问题会说出同样的话来。

"我猜想你有点虚弱以及其他什么的,利德勒太太,"我圆滑地说,"你的确需要有人照顾,替你解除一些忧愁。"

她微微地低下头,沉思着。

"是的,"她说,"是的——这样挺好。"

这种答话真有点使人莫名其妙,可是我并不想把它探问出来。我反倒说:"我希望你会让我帮你做屋里要做的任何事情。你千万别让我游手好闲。"

她淡淡一笑:"谢谢你,护士。"

随后,她在床上坐了下来。使我略感惊讶的是,她十分亲密地开始对我反复盘问。我所以略感惊讶,是因为我一瞧见利德勒太太时,就确信她是一位贵妇人。根据我的经验,

贵妇人是极少对别人的私事东探西问的。

可是，利德勒太太仿佛急欲了解一切有关我的事情：我是在什么地方接受训练的，有多少年了；是什么原因使我来到东方；赖利医生怎么会推荐我的。她甚至还问起我是否在美国呆过，或者在美国有没有亲戚。她还问起了另外一两个问题，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目的，然而以后我才明白了其中的意义。

接着，她的态度突然改变了。她笑了起来——一种热忱的、令人愉快的笑——她娓娓动听地说，我来了她非常高兴，而且她肯定我对她来说将会是个安慰。

她从床上站起身来说："你想到屋顶上去看看日落吗？这时的景色通常是非常可爱的。"

我很乐意地答应了。

在我们走出房间时，她问道："从巴格达来的列车上还有许多别的人吗？一些男人？"

我说我没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人。昨天夜里餐车里有两个法国人。还有一行三人，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推测，他们是同石油输油管有关的。

她点点头，不禁发出了轻轻的一声，听起来像是如释重负的嗟叹声。

我们一同登上了屋顶。

麦卡杜太太正坐在屋顶的护墙上。利德勒博士俯身观看着一大堆石头和排列成行摊在那儿的陶器。这里有被利德勒博士称作石磨、乳钵槌儿、石凿、石斧的大石头，同时还有那些我从未见过的、破碎不堪、式样奇特的陶器。

“到这儿来吧，”麦卡杜太太大声地说，“这儿的景致简直太美了！”

真是一派瑰丽多姿的日落景象。远方的哈桑在残阳的衬托下，看上去简直宛如仙境一般。底格里斯河[1]在宽阔的河床中川流不息，仿佛不像一条真正的河流而像一条梦幻中的河流一样。

“景致可爱吗，埃里克？”利德勒太太说。

博士目光茫然地抬头看了看，敷衍地嘟囔着“可爱、可爱”，便又继续分类整理那些陶器碎片了。

利德勒太太笑着说：“考古学家们只是看到他们脚底下的东西，天空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麦卡杜太太格格格地笑了起来。

“哦，他们是些非常奇怪的人——你不久就会发现的，护士。”她说。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对亲爱的露易丝一直都感到非常担心。我们是这样吗，露易丝？”

“你们是这样吗？”她的声音令人扫兴。

“噢，是的。她的身体一直很不好，护士。各种各样的惊恐和震动。你知道，当任何人对我说起某人是‘神经质’，我总会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糟呢？’神经是人生命的核心和中枢，是吗？”

姑娘啊，姑娘，你这是怎么啦？我暗暗地思忖着。

[1] 发源于土耳其的东南部，流经伊拉克，与幼发拉底河汇合而注入波斯湾的一条河流。——译注。

利德勒太太冷冷地说："你不用再担心我了，玛丽。护士会来照顾我的。"

"我一定会这样的。"我兴高采烈地说。

"我肯定一切都会改变的，"麦卡杜太太说，"我们全都觉得她应该寻医看病或做些什么。她的神经的确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是吗，亲爱的露易丝？"

"看来我的疾病也使你的神经变得如此不安了，"利德勒太太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谈些比我那令人沮丧的精神失调更为有趣的事情呢？"

这时，我才知道利德勒太太是一个极易树敌的女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漠然的粗鲁之感（我并非因此就责怪她），使得麦卡杜太太那副微显灰黄的脸颊顿时涨得通红。她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可是利德勒太太已经立起身来，走到屋顶的另一头她丈夫那儿去了。我怀疑他是否听到了她来的声音，直到她的手放在他的肩上，他才急忙抬头一看。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装模作样、急欲探问的神色。

利德勒太太温柔地点了点头，随即勾着他的手臂，他们一起漫步向远处的护墙走去，最后一同步下楼梯。

"他非常爱她，是吗？"麦卡杜太太说。

"是的，"我说，"看到这模样挺令人欣慰。"

她正用一种古怪的，颇为热切的目光斜视着我。"你以为她真的有什么毛病吗，护士？"她微微压低了声音问道。

"啊，我捉摸着她并没有多大的毛病，"我心神爽快地说，"我想只是有点虚弱罢了。"

她的目光就像在茶会上一样，惹人厌恶地一个劲儿地

盯着我。她出其不意地说："你是一个精神病护士吗？"

"哎呀，天哪，不是！"我说，"你怎么会想到这儿啦？"

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你知道她的神经是多么不正常？利德勒博士告诉你了吗？"

我不想对我的病人评头论足。另一方面，我的经验是通常甭想从亲戚中了解真象的。在了解到真象以前，你常常得在暗中摸索，干些无益的事情。不用说，当有一个主治医生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会告诉你哪些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可是，眼下并没有一个主治医生。赖利医生也从未专门地被请来诊治。我认为，我也不能完全确信利德勒博士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了我。言不尽意往往是丈夫的本能——我猜想，这同他的面子有关。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知道得越多，才能较好地区别应该采取哪种方法。麦卡杜太太（我私下认为她纯粹是一个心怀恶意、胸襟偏狭的女人）毫不掩饰地渴望谈论此事。直率地说，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种职业，我想听听她急不可待要说的话。如果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可以认为我不过是非常好奇罢了。

我说："我猜想，利德勒太太最近不是一直都很正常。"

麦卡杜太太令人不快地大笑起来。

"正常？我该说不正常，把我们吓得要死。一天夜里，一根手指弹着她的窗户，随后窗户上又贴着一只没有手臂的手。可是，当有一副黄巴巴的脸紧贴着她的窗户时——她冲到窗前，窗户那儿竟什么也没有——得了，我对你说，这使我们大伙都有点毛骨悚然哩。"

"或许是有人同她恶作剧吧？"我暗示说。

"嗨，不，全都是她想象出来的。仅仅是三天前，在吃饭的时候，有人在村子里开枪射击——大约有一里多远——她跳了起来，尖声地喊叫着——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吓坏了。至于利德勒博士，他跑到她的面前，举止非常可笑。'没什么，亲爱的，一点也没什么。'他不断地说着。你知道，护士，我认为男人们有时就是怂恿女人歇斯底里地胡思乱想。真遗憾啊，因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妄想是不该怂恿的。"

"如果是妄想的话，那确实不该。"我一本正经地说。

"不是妄想，那还能是什么呢？"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这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枪声和尖叫声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任何人处于神经不安状态中都会这样。可是，那关于鬼怪似的脸和手的荒诞故事却不同了。据我看，仿佛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利德勒太太捏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正如一个孩子为了使自己成为引人瞩目的中心，而扯谎讲些决不会发生的事来炫耀自己），要么是如我已经暗示的，是一种蓄意要弄别人的恶作剧。我考虑，像科尔曼先生这种热情得难以想象的小伙子，可能会认为这类事是十分有趣的。我决意要对他严密注视。精神病患者会被这种愚蠢的玩笑吓得精神失常的。

麦卡杜太太斜视了我一眼说："她看上去非常风流，护士，你认为是这样吗？她是那种惹是生非的女人。"

"她惹出多少事啦？"

"喏，她的第一个丈夫在战争中死去时，她仅仅只有二十岁。我想，这非常令人感伤，又富于浪漫色彩。你不这么认为吗？"

“这不过是敝帚自珍罢了。”我冷冷地说。

“啊，护士，多么不同寻常的见解！”

这千真万确。你会听见不少女人说：“唐纳德——或者阿瑟——或者无论他叫什么名字——如果活着该多好啊。”我有时就想，他如果当真还活着，他很可能已经是一个身材矮胖，不再风流的，脾气暴躁的中年丈夫了。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建议我们该下去了。麦卡杜太太同意了，她问我是否愿意去看看实验室。“我的丈夫在那儿——工作。”

我说我非常愿意，我们便向那儿走去。实验室被灯照得通亮，可是里面却空无一人。麦卡杜太太给我看了一些仪器，一些涂上了保护层的铜制饰品，还有一些涂上蜡的骨制品。

“约瑟夫能到哪儿去呢？”麦卡杜太太说。

她向绘图室里看了看，凯利正在那儿工作。我们走进去时，他几乎连头都没抬，他脸上浮现出的那种奇特的紧张神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忽然想到：此人已智穷力竭，很快有种什么东西将会突然地坍垮下来。我记得别的人也觉察到他流露出来的紧张情绪。

当我们又走出来时，我扭头向他看了最后一眼。他专心致志于图纸上，嘴紧紧地抿在一起。他那“骷髅头”轮廓极为分明。也许是想入非非吧，我认为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即将奔赴沙场，而且明知会被杀死的古代骑士一样。

我又一次地感到，他具有一种多么非凡、无形的吸引力啊。

我们在起居室里找到了麦卡杜先生。他正对某种刺绣的新工艺，向利德勒太太解释自己的看法。她坐在一张直背木椅上，用很细的丝线绣着花。我又一次被她那令人惊叹的、娇柔超然的容貌所打动。她看上去更像一个仙女，不像一个凡人。

麦卡杜太太说话了，她的声音又高又尖："哼，你在这儿呀，约瑟夫，我们以为会在实验室找到你呢。"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显得惊慌失措，仿佛她一进来就发出了一个咒语似的。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现在得走了，我中途——中途——"他话都没说完，便向门那儿走去。

利德勒太太用她温柔、和缓的声音说："你过些时候得把告诉我的话说完哪，这挺有趣的。"

她抬头看看我们，嫣然一笑，可是举止却显得恍惚，接着俯身又绣起花来。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儿有些书，护士，我们可以好好选择一番，挑一本坐下。"

我走到书架那儿，麦卡杜太太逗留了片刻，随后蓦地把身子一扭，走了出去。当她在我们面前走过时，我瞧见了她的脸，我不喜欢她脸上显露的神色。她好像气得要发疯了。

我不知不觉地想起了凯尔西太太说过和暗示的一些有关利德勒太太的事情。我并不认为这些都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利德勒太太。可是虽然这样，我还是想知道难道其中就没有一点或许是真的？

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事实上，无论是相貌和魅力，可爱但丑陋的约翰逊小姐和那个粗俗可卑、性格暴躁的麦卡杜太太，与她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何况，普天下男人

总归是男人，你要是干我这行的话，你不久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这种人。

麦卡杜是个可怜虫，我想利德勒太太是毫不在乎他对她的爱慕——可是他的妻子却在乎。倘若我没弄错的话，她耿耿于怀，如有可能她会非常乐意地对利德勒太太回敬一番。

我看着利德勒太太坐在那儿，绣着美丽的花卉，是那么孤独、冷漠、心神恍惚。我觉得无论如何应该告诫她一下。我感到她或许并不知道，妒忌和怨恨可能会多么愚昧、荒唐和疯狂——即使是多么微乎其微，也会使得她们产生难以抑制的愤恨。

随即，我暗暗地对自己说："艾米·丽瑟莲，你这笨蛋。利德勒太太可不是一个没有阅历的小丫头。她肯定已接近四十岁了，她一定懂得所有应该懂得的有关生活的事情。"

可是，我还是感到她也许并不明白。

她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无动于衷的神情。

我开始疑惑，她过去是怎样生活的。我知道，两年以前她才和利德勒博士结婚。据麦卡杜太太说，她的第一个丈夫死了有近二十年了。

我拿着一本书走了过来，在她的身旁坐下。不一会儿，我就洗手去吃晚饭。这是一顿美餐——一些色香味美的咖喱菜肴。我很高兴他们全都很早就寝，因为我真累得发慌。

利德勒博士陪我一同走到我的卧室，看看我要的东西是否全都齐备。

他兴奋地握着我的手，热切地说："她喜欢你，护士，她

立刻就喜欢你了，我太高兴了。我感到现在一切都会变得正常起来。”

他那热切之情几乎有种孩子气。

我也觉得利德勒太太对我已经产生好感，能够这样我是很高兴的。

可是，我却不能完全分享他的自信。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还有某些他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东西。

是些什么——我也说不上。我朦朦胧胧地有所感觉罢了。

我的床尽管舒适惬意，可是我仍旧睡不好。我做了很多梦。

当我还是孩子时不得不学的济慈[1] 的那些诗句，这些诗句一个劲儿地在我脑海中盘旋。我总是把它们背得颠来倒去，使我苦恼不安。我想——这是我始终讨厌的诗句，因为不管我想不想学，但我不得不学。可是不知怎么地，当我在黑暗中醒来时，我是第一次觉察到诗中有一种美的感受。

“啊，说一说你怎么啦，铁甲凤盔的骑士，你孤苦伶仃——还有什么？——面无人色地徘徊不定——”我的脑海中也是第一次看到这骑士的面孔——是凯利先生的面孔——一副悲哀、紧张、古铜色的面孔，像我在大战期间做姑娘时，所记得的一些可怜的年轻人的面孔一样。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接着我又睡着了。我看见那 Belle Dame Sans

① 济慈——英国诗人(1795—1866)。——译注。

Merci[1] 就是利德勒太太。她手中拿着绣有朵朵花儿的刺绣，斜骑在一匹马上——随即马儿绊跌在地，处处都有涂着蜡的骨制品。我瑟瑟发抖地惊醒过来，全身泛起了鸡皮疙瘩。我暗暗地对自己说，晚上吃咖喱菜肴简直不对我的胃口。

① 法语：无情的美人。——译注。

第七章　窗户旁边的人

我想，我最好还是现在就说清楚，这个故事并不具有任何地方色彩。我对考古学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急需了解有关这方面的事情。纷乱忙碌的人群，污秽紊乱经过处理的湮没之地，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凯利先生经常对我说，我这个人没有考古学家的气质。我相信，他的话一点不错。

就在我到达后的第二天早上，凯利问我想不想去看一看他正在——设计的宫殿，我认为他是这么声称的。不过，他何以能够设计出很久以前出现的东西呢，我真的不知道！好吧，我说我想看看，说实在的，我对此还有点儿兴趣呢。这座宫殿似乎将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奇怪，假如像我见过的鞑靼可汗坟墓里的陈设一样，他们那时候的宫殿怎么会成这等模样。你能相信吗，除了泥土之外是没什么可看的。

肮脏不堪的泥墙大约有两米多高——宫殿就是这些了。凯利把我领到这儿，又带到那儿，向我介绍——这是大宫廷，这儿还有几间卧室，一层楼和通向宫中的其他各个房间。可是，我所想到的是，他究竟怎么会知道的？虽然，我由于礼貌而很难说出口。的确，这是令人沮丧的。对我而言，整个发掘地看上去不过是泥土而已——没有大理石，没有黄金或任何富丽堂皇的东西——我姑母在克里克尔亚森林的那间倒毁的破屋也要比这显赫高大得多！那些古亚述人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竟然还把自己称做皇帝。当凯利带我看完了他那古老的"宫殿"时，便把我交给了拉维涅神父，由他来领着我看坟墩的的其他地方。拉维涅神父作为一个修道士，一个外国人，又有如此深沉的嗓音什么的，我对他是有点畏畏惧惧。可是，他十分友好——尽管他令人很难以捉摸。有时，我竟觉得这种友好的态度，不用说是我就连他自己也会感到并不真诚。

利德勒太太以后向我解释过。她说，拉维涅神父感兴趣的仅仅是一些如她所称的——"书写文献"。他们这些亚述人把一切都写在陶土上，一些奇妙的，看起来是未经开化的符号，可也使人一目了然。甚至还有学校的书板，一面是老师讲授的课题，背面则是学生的精心之作。我承认，这确实使我觉得趣味无穷——似乎是那么广达人情，不知你们能否理解我的意思。

拉维涅神父陪着我绕着发掘地走了一遭，告诉我哪里是庙宇，哪里是宫殿，哪里是私人住宅，还有一处他说是早

期阿加经人[1] 的墓地。他说起来拙口钝腮，十分可笑，只是插上几句一鳞半爪的知识，接着便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他说："你到这儿来真不可思议。那么说，利德勒太太果真是病了。"

"并没有确证。"我小心翼翼地说。

他说："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我认为，她是一个危险的女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危险？她怎么是危险的呢？"

他深思熟虑地摆了摆头。

"我想她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说，"是的，我认为她可能纯粹就是这种人。"

"倘若你能原谅我的话，"我说，"我想，你是在胡扯吧。"

他把头摇摇。

"你不像我那样了解女人。"他说。

我以为一个修道士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妙不可言。当然啦，我猜想他也许是在接受忏悔时听到了不少事情。可是这也使我觉得迷惑，因为我难以肯定修道士能否听到忏悔，或是只有牧师才能听到。我料想他是一个穿着羊毛袍的修道士——长袍上一点灰尘都没有——而且还挂着念珠等等！

"是的，她该是薄情寡义的人，"他沉思冥想地说，"我对

[1] 系中亚地区说都兰语的民族，由于碑铭及古代遗物，推想此族始创文明。——译注。

此确信不疑。可是——尽管她如此冷酷——像石头、像大理石一样——她仍然担惊受怕。她究竟害怕什么呢?"

我想,这也是我非常想要知道的。

她的丈夫或许是不知道,我认为其他人也不会知道。

他用一种敏慧而又诡诈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这儿奇怪吧?你发现这儿奇怪吗?或者说不大正常?"

"是不大正常,"我思量着,"就安排而言,这儿相当安逸——可是,并没有一种相当安逸的气氛。"

"这儿使我并不感到安逸。我有个想法,"他忽然变得更有点难以捉摸了,"某种事情正在蕴酿着。利德勒博士,他也有点失常。有些事情也正使他感到困惑忧虑。"

"是担忧他妻子的身体?"

"也许是吧。但是,远非如此。有一种——我该怎么说呢——不安的感觉。"

的确是这么回事,是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利德勒博士这时正向我们走来。我们便不再交谈下去了。他领我看了一个刚刚出土的孩子的坟墓。这坟墓实在令人哀怜——小小的白骨——一两个泥罐和一些利德勒博士告诉我叫做念珠项圈的小小微粒。

使我发笑的是那些干活的人。你从来不会看见有这么多骨瘦如柴的人——全都穿着褴褛不堪的长裙。他们像是牙疼似的,把头都捆扎起来。当他们来回穿梭,运走一篮篮泥土时,还不时地唱起了歌——我琢磨着,这无论如何还算是唱歌——一种可笑的、千篇一律的调子,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我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的眼睛令人可畏——全都

被眼屎糊住,一两个人的眼睛看上去几乎像瞎了一般。当我正想着他们的命运是多么凄惨的时候,利德勒博士说:“他们看上去真够幸运的,是吗?”人世是多么奇怪,我思索着,两个不同的人看到同样一件事情怎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不能很好地表达我这种感受,你们可以猜测出我这番话的意思吧。

过了一会儿,利德勒博士说他要回到屋里吃些早茶。于是,我们一道往回走,他一路上对我讲解这些古迹。当他解释时,景象就大不相同了。我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所有一切——过去是怎么个模样——街道、房屋,他把亚述人烤面包的炉子指给我看,并告诉我阿拉伯人时至今日仍用这种大致相同的炉子哩。

我回到屋里,发现利德勒太太已起床。她今天仿佛好多了,看上去不那么清瘦和憔悴。茶几乎立刻就送了过来。利德勒先把早上在发掘地新发现的东西告诉了她。接着,他又回去工作。利德勒太太问我是否想看看他们至今所得到的发掘物。我当然说想要看一看。她便领着我走进了文物室。那儿摆着一大堆的废物——依我看大都是些破碎的坛坛罐罐——要不也就是那些补好和粘好的东西。我想,这一大堆东西满可以一扔了事。

“啊,哎呀,”我说,“真可惜,它们全都是支离破碎的,是吗?它们真的值得保存吗?”

利德勒太太微微一笑说:“你决不能让埃里克听到你说的话。他对这些坛坛罐罐比对任何东西都要感兴趣。其中有一些是我们得到的最古老的文物——也许长达七千年的

历史。"她向我解释了一些文物是怎样从接近墓底的深处被挖掘出来的，这些文物在几千年前曾被打碎，又是怎样用沥青修补起来，显示了那时候的人恰好像当今的人们一样珍视自己的东西。

"好吧，"她说，"我让你看那些比较动人心弦的文物。"

她从架子上拿下一个盒子，给我看了一把美丽的金匕首，柄上镶嵌着深蓝色的宝石。

我兴奋地惊叫了一声。

利德勒太太笑了。

"是的，人人都喜欢黄金！只有我丈夫除外。"

"利德勒博士为什么会不喜欢呢？"

"哦，一方面是因为黄金太昂贵了。你不得不根据文物的重量，用黄金付给发现此物的工人。"

"哎呀！"我大声叫了起来，"为什么呢？"

"哦，这是惯例。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他们偷盗文物。你知道，倘若他们真的偷了，这文物便失去了考古的价值，只剩下它本身的价值。他们会把它熔化掉。因此，我们这样做是使他们安心做一个诚实的人。"

她又取下另一个盘子，给我看了一只非常漂亮的金酒盅，上面饰有公羊头的图案。

我又一次地惊叫起来。

"是的，很漂亮，对吗？这些都是从一个王子的坟墓里发掘出来的。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王族的坟墓，其中大都被偷盗过。这只酒盅是我们发现的最好掘获物。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未曾发现过的最可爱的文物之一，早期阿加德人的产

物。”

突然，利德勒太太眉头一皱，把酒盅拿到眼前，用指甲审慎地刮了刮。

“怪极了！酒盅的上面的确有蜡。大概有人带着蜡烛到这儿来过。”

她刮下薄薄的一层蜡，把酒盅放回原处。

随后，她又给我看了一些奇妙的小俑——大都是粗制滥造。哎呀，这些古人智力是那么平庸。

当我们走回走廊时，麦卡杜太太正坐在那儿涂着她的指甲。她把手指向前伸去欣赏着。我暗自思量，几乎很难想象会有任何一种颜色要比指甲上的橘红色更令人厌恶了。

利德勒太太从文物室里拿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已碎成几块的小茶碟，现在要着手把它们粘合起来。我看着她干了一会儿，随即便要求是否让我也来帮帮忙。

“嘿，可以，还有不少呢。”她拿来了一大堆破碎的陶器，我们便开始工作。我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诀窍，她对我的能力大为称赞。我想，她应知道大多数护士的手指都是灵巧的。

“人人都忙得要命，”麦卡杜太太说，“而我感到闲极无聊。不用说，我是个懒散的人。”

“如果你喜欢，你干吗不这样呢？”利德勒太太说。

她的声音有些厌烦。

我们在十二点钟进午餐。过后，利德勒博士和麦卡杜先生洗涤一些陶器，他们把盐酸溶液倒在陶器的上面。一个罐子显现出令人悦目赏心的梅红色，另一个罐子又露出了牛

角的形状。这实在妙不可言。所有未经冲洗的干土，都会形成一种泡沫，被清除得干干净净。

凯利先生和科尔曼先生前往发掘地，赖特先生进了摄影室。

“你愿意干什么呢，露易丝？”利德勒博士向妻子问道，“我想，你要休息一下吧？”

我捉摸，利德勒太太通常每天下午是要休息一会儿的。

“我大约要休息一小时，然后，也许我会出去溜达溜达。”

“好的。护士将陪你去，好吗？”

“当然了。”我说。

“不，不，”利德勒太太说，“我想独自走一走。护士的职责没有那么多，竟不会让我离开她的视线。”

“啊，可是我愿意去。”我说道。

“不，说实在的，我倒是希望你别去。”她说得相当坚决，近乎不容分说，“我无论何时都要自由自在，这对我来说是必须的。”

我没有再坚持下去。可是，当我自己也去小憩一会儿时，我觉得精神恐惧的利德勒太太，竟然情愿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孤身一人外出散步，真是奇怪。

我在三点半钟走出房间时，院子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孩子在铜盆里洗涤陶器，埃默特正在分类、整理。我向他们那儿走去时，利德勒太太穿过拱门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比中午又显得精神多了。她双眸灼灼发光，精神振奋，近乎喜气洋洋。

利德勒博士从实验室里走出来，同她呆在一起。他正给她看一个装饰有公羊角的大盘子。

“极其惊人的史前文物。”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的考古始终处在兴旺之时。一开始就发现了坟墓真是幸运。惟一可能抱怨的人是拉维涅神父。直到现在，我们简直没能发现什么碑铭。”

“他好像对我们已发掘的那些很少的碑铭。并不十分在意。”她干巴巴地说，“他也许是个出色的碑铭学家，但也是个懒得出奇的人。他把所有的下午都用来呼呼大睡。”

“伯德没能来，”利德勒博士说，“这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是科班出身——尽管，我当然没有什么能力予以判断。可是他翻译的一两块碑铭，至少可以说使我十分惊诧。例如，我简直就不能相信，他对那块刻有铭文的砖头的解释是对头的。然而，他应该是知道的。”

午茶以后，利德勒太太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河边散步。我想，她也许担心先前拒绝让我作伴，可能伤害了我的感情。

我想要她知道，我可不是那种易因小事而生气的人。我立即答应了。

这是一个可爱的傍晚。大麦田中一条小道径直向前，接着穿过一些花果树丛，我们最后便到达了底格里斯河的河岸。突然，在我们的左边特勒那个地方，干活的人们正用一种千篇一律的怪调引吭高歌起来。在我们右边很近的地方，一辆大水车又发出了古怪的呻吟声。这些声音起先常使我感到有些恼怒，可是后来我却喜欢上了，竟觉得给我有种甜蜜的感觉。水车的那边是座村庄，干活的人们大都是来自这

个村子里。

"真是风光旖旎，是吗?"利德勒太太说。

"相当安谧，"我说，"真有意思，在我看来这儿好像四顾茫茫，远离各方。"

"远离各方，"利德勒太太重复道，"是的，至少在这儿人们会觉得安然无恙。"

我机警地向她瞥了一眼，可是我觉得她这番话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她而言。我认为，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话已经揭示了一些隐秘。

我们开始返回住地。

忽然，利德勒太太猛然一把抓住我的手，使我差点叫喊起来。

"那是谁，护士？他在干什么?"

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就在通向考古队住房的路上，站着一个男人。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好像正踮着脚尖，试欲透过其中一扇窗户，向屋里窥望。

就在我们注视着的时候，他四下扫了一眼，看见了我们。他顿时就沿着大路迎面向我们走来。我感觉到利德勒太太的手紧紧地钳住我。

"护士，"她瑟缩低声地说道，"护士——"

"没什么，亲爱的，没什么。"我安心地对她说。

那人从我们身旁而过，是个伊拉克人。一看见他走近时，利德勒太太不由舒了一口气。

"原来是个伊拉克人。"

我们继续向前走去。我走过窗户前，略微向窗口仰视了

一下。窗上不仅装有栅栏，而且离地面很高，任何人别想从窗下向里探望，因为窗外的地势要比院子里的地势低。

“大概只是好奇而已。”我说。

利德勒太太点了点头。

“是这样的。我不过是一刹那想到——”

她的话停了下来。

我暗暗地思忖：“你想到什么呢？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吗？你究竟想到了什么呢？”

可是，我现在总算了解到一件事——利德勒太太害怕的，肯定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

第八章　深夜惊梦

要想毫不含糊地知道在我到达特勒亚里以后的一个星期中，我该留心些什么，真觉得有些为难。

用我目前的见解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我是能够看出许许多多在当时我视若无睹的迹象和征兆的。

但是，我认为要想好好地讲个故事，我就应该设法回想一下我当时的感受。我那时的确是苦于困惑和不安，也越来越意识到有某种不祥的感觉。

有一件事情是确笃的，紧张拘谨的奇特感觉，并非是异想天开。它真实无疑，甚至连麻木不仁的比尔·科尔曼先生都议论纷纷。

“这地方使我感到很烦。”我听到他这样说过，“难道他们始终就是这样一伙闷闷不乐的人吗？”

他是对另一个助手大卫·埃默特说起这番话的。我有

点喜欢埃默特先生，我确信，他沉默寡言并非就是冷漠无情。在人们无法肯定任何人正感觉到和考虑到什么的气氛里，他的身上却好像有某种非常坚定而又自信的东西。

"不，"他回答科尔曼先生的话说，"去年可不像这样。"

然而，埃默特先生既没有深谈下去，也没再说些什么了。

"我无法理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科尔曼先生恼怒地说道。

埃默特耸了耸肩膀，没有搭腔。

我曾同约翰逊小姐作过一次使人觉得有所启发的谈话。我非常喜欢她。她是个有能耐，讲求实际而又有才智的人。不言而喻，她对利德勒博士显然十分崇拜。

在这次谈话中，她把利德勒博士自幼以来的经历都告诉了我。她知道他从事考古的每一个地方以及发掘的成果。我几乎敢发誓，她甚至能引用他每次发表的讲话。她告诉我，她认为他是当今第一流的考古学家。

"他是那么单纯，完全超脱了世俗之欲。他从不自满，只有真正伟大的人才能如此纯朴。"

"非常正确，"我说，"大人物们是不需要滥用权势的。"

"他又是那样无忧无虑。我真说不出，我们过去相处得是多么有趣——他，理查德·凯利和我——第一年我们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这一伙人快活极了。当然，理查德·凯利曾和他在巴勒斯坦工作过，他们之间有十多年的友谊。啊，对了，我认识凯利也有七年了。"

"凯利先生长得真帅啊！"我说。

"是的，我想他长得英俊。"

她有几分敷衍地说出了这句话。

"可是，你不认为他有点古板吗？"

"他过去并不这样，"约翰逊小姐急速地说着，"只是自从——"

她突然停了下来。

"只是自从——"我怂恿地说道。

"啊，得啦。"约翰逊小姐的肩膀颇有特色地抖动了一下，"如今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我没有回答。我希望她能继续说下去——她说了——未曾开口便微微一笑，仿佛这些话无足轻重似的。

"我担心，我是个墨守成规的人。我有时想，如果一个考古学家的妻子对考古实在不感兴趣的话，她不来陪伴考古队倒是明智的。这事会常常导至不和。"

"麦卡杜太太？"我绕着弯儿说。

"嗬，她！"约翰逊小姐对这种暗示不屑一顾，"我想的却是利德勒太太。她是一个令人销魂的女人——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利德勒博士——用句粗俗的话来说，'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我不禁感到她在这儿是不合适的。她——把这儿搞得不得安宁。"

如此说来，约翰逊小姐同凯尔西太太的观点倒是一致的了。正是利德勒太太应当对这种紧张气氛负责。然而，利德勒太太本身的精神恐惧又来自何方呢？

"这情况把利德勒博士搞得心烦意乱。"约翰逊小姐真挚地说道，"当然啦，我像——唉，我就像一条忠诚而又妒忌

的老狗。我不爱看到他是那样筋疲力竭，忧虑不安。他的整个思想应当放在工作上——而不该被他的妻子和她那愚蠢的恐惧所占有！倘若，她对到这个不合适的地方来感到神情不安的话，她早该呆在美国。我容忍不了那些来到一个地方，除了对这个地方牢骚满腹以外而什么也不干的人！”

接着，她有点担心她的话比她想要说的多了一些，便继续说：“我当然是非常羡慕她的。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在她觉得适意的时候，她真是娇姿媚人。”

说到这儿，话题止住了。

我暗自思索，总会有这种同样的情况——无论在哪儿只要女人们聚在一起，必然是心怀妒忌。约翰逊小姐明显地不喜欢她队长的妻子（这也许是正常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麦卡杜太太则对她相当怀恨了。

还有一个不喜欢利德勒太太的人，是希拉·赖利。她曾到发掘地来过一两次，一次是坐车，另一次是同某个年轻人骑马而来——我的意思当然是说骑两匹马了。我有这个印象，她特别喜欢那个寡言少语的年轻的美国人埃默特。当他在发掘地值班时，她常常逗留在那儿同他说话。我认为，埃默特也爱慕她。

一天，我以为稍欠慎重的是，利德勒太太竟然在进午餐时评论起这事来了。

“赖利家的那个姑娘，一个劲儿地在追求大卫呢。”她说着便嫣然一笑，“可怜的大卫，她甚至追他一直追到发掘地！姑娘们真够蠢的！”

埃默特先生没有吱声，可是他那黝黑的脸被臊得通红。

他抬起了双眼，带着一种非常奇异的神色直盯着她的双眼——目不斜视，坚定而又含着挑战的神气。

她凄然一笑，向一旁走去。

我听见拉维涅神父嘴里咕咕哝哝，可是当我请他"再说一遍"时，他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重复他所说的话。

那天下午，科尔曼先生对我说："实际上，我一开始并不十分喜欢利德勒太太，我每次开口讲话时，她总是突然粗暴地打断我的话。可是，我现在开始能比较了解她了。她是我曾见到过的最善良的女人之一。你自已也会发现，你会不知不觉地把你所招致的许多烦人的困境向她倾吐出来。我知道，她已经报复性地伤害了赖利·希拉，可是希拉也曾有一两次对她粗鲁、无礼。这是希拉最糟糕的地方——她全无礼貌，脾气就像魔鬼一样。"

我很相信这番话，赖利医生把她给宠坏了。

"作为这地方惟一的一个女人，她必然会有点不可一世。可是，这并不能原谅她对利德勒太太说话就像利德勒太太是她祖母似的。利德勒太太绝不是一个年幼无知的丫头，而是一个绝色美人。她完全就像带着灵光从沼泽地里走出来的那些仙女一样，诱惑着你。"他酸溜溜地又说，"你不会发现希拉能诱惑任何人，她所干的一切是在激怒人。"

我只是记得另外两件具有某种意义的偶然事件。

一件是，我到室验实去拿一些丙酮，来洗掉我在弥合陶器时手上粘着的胶质。麦卡杜先生正坐在那儿，头伏在手臂上。我猜想他睡着了，我拿走了我想要的瓶子，带了出去。

令我不胜惊讶的是，那天傍晚麦卡杜太太竟向我发难

起来。

"你从实验室里拿走了一瓶丙酮?"

"是的,"我说,"我拿了。"

"你很清楚,文物室里是放着一小瓶的。"她勃然大怒地说。

"那儿有吗? 我不知道。"

"我,认为你知道! 你就是想来四处密查罢了。我可是知道医院的护士是些什么货色。"

我凝神地注视着她。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麦卡杜太太,"我轻蔑地说,"我肯定,我不想密查任何人。"

"哎,不! 当然不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到这儿来到底是干什么的?"

说真的,一瞬间我想她大概是喝醉了。我转身离去,不愿再说什么了。可是,我想这事太奇怪了。

另一件事就更不值一提了。我试着用一块面包诱导一只小狗。可是这条狗像所有阿拉伯狗一样,非常胆小——而且确信我不怀好意。它偷偷地溜之大吉,我追着它不放——出了拱门,绕过屋角。我一个急转弯,竟出其不意地猛然撞了拉维涅神父和同他站在一起的另一个人——我立刻意识到,此人正是那天我和利德勒太太看到的,试图透过窗户向里窥视的人。

我表示歉意,拉维涅神父微微一笑,他向那人道别了一声,便随我一同走回屋去。

"你知道,"他说,"我觉得非常惭愧。我是一个学习东方

语言的学生，可是工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听懂我的话！你不觉得，这是耻辱吗？我正向那个人试讲我的阿拉伯语，他是镇上人，来听听是否有些进步——可是依然成效不大。利德勒说我的阿拉伯语太纯正了。”

就是这些了。

那天夜里，我们受了一场惊骇。

事情大约发生在凌晨两点多钟。我像大多数的护士一样，是个睡不熟的人。我一觉醒来坐在床上，这时我的房门突然大开。

“护士，护士！”

是利德勒太太的声音，低沉而又紧张。

我擦了根火柴，点燃了蜡烛。

她穿着蓝色的长睡衣，正立在门口，看上去被吓得呆若木鸡。

“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有人——有人，我听见他在——刮着墙壁。”

我一骨碌跳下床来，向她走去。

“没什么，”我说，“我在这里哩。别害怕，亲爱的。”

她低声地嘟囔着：“把埃里克叫来。”

我点点头跑了出去，敲着利德勒博士的房门。他随即就同我来了。利德勒太太正坐在我的床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我听见他，”她说，“我听见他在——刮着墙壁。”

“文物室里有人？”利德勒博士大声地嚷着。

他飞快地跑了出去——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两

个人的反应是多么迥然不同。利德勒太太的恐惧全然是自身的安全，可是利德勒博士立刻想到的是那宝贵的珍品。

“文物室？”利德勒太太低声说，“不用说！我多么蠢啊。”

她站了起来，把睡衣往身上裹了裹，要我陪她一同去。任何惊慌失措的痕迹，都已顿然消失。

我们到了文物室，就发现了利德勒博士和拉维涅神父。后者也是听到一阵嘈杂声而起来查询此事的，他自认为他看见文物室里有盏灯光。他因套上拖鞋、抓着火炬而耽搁了时间，当他到了文物室时便发现里面没人了。此外，房门在夜间本应该是锁上的。

正当他弄清楚没有任何东西被盗的时候，利德勒博士已经走了进来。

再也没什么需要了解的了。院外的拱门是锁着的。门卫发誓任何人都别想从院外走进来，可是由于他们或许一直睡得很熟，所以这一点并不能予以确信。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被盗，也没有入侵者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导致利德勒太太受惊的原因，可能是拉维涅神父为了确定一切是否原封不动，把盒子从架子上拿下来时所发出的声音造成的。

另一方面，拉维涅神父本人却肯定：一、他听见了他的窗下有脚步声；二、他看见文物室里有闪烁的灯光，很可能是一个火炬。

另外也再没有人曾经听到或看到过什么了。

这件偶然发生的事在我所叙述的故事中极有价值，因为它使利德勒太太在第二天向我吐露了她的肺腑之言。

第九章 利德勒太太的轶闻

我们刚刚吃完午饭，利德勒太太就像往常那样回到卧室里休息了。我替她整理好床铺，放上足够的枕头和书，我正要离开房间时，利德勒太太把我叫了回来。

“别走，护士，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我回到房间。

“关上门。”

我把门关上。

她从床上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看得出，她正在决意要做某件事，我不愿打扰她。她心中显然是犹豫不决。

终于，她看上去似乎鼓足了勇气要坚持这样做了。她转身对着我，突然说：“坐下。”

我屏声息气地坐在方桌旁。她神经质似地开始说道：

“你大概会疑惑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吧？”

我只点了点头，什么话都没说。

“我已下了决心要告诉你——一切事情；我非得告诉某个人不可，要不我就要疯了。”

“是啊，”我说，“我的确认为这样做挺好。个人处在蒙昧无知之中，是很难知道能做出什么最有益的事情的。”

她停下了她那飘忽不稳的脚步，面对着我。

“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

“某个人。”我回答说。

“是的——可是我并没有说害怕谁——而是说害怕什么。”

我等待着。

她说：“我害怕被杀死！”

噢，现在终于明白了。我并没有即刻显示出特别的关注。她已经近乎歇斯底里了。

“天啦，”我说，“是这么回事，是吗？”

接着，她开始大哭起来。她哭啊，哭啊——泪水从脸上流了下来。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她气喘吁吁，“你怎么这样说——”

“好啦，好啦，”我说，“不要这样。”我厉声说道。我把她扶在椅子上，跑到洗脸架那儿，拿了一块冷海绵，敷在她的额头和手腕上。

“别再胡说了。”我说，“冷静一些，好好把一切都告诉我。”

这番话使她平静了下来。她坐在那儿，用她那惯常的声音说着：

"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护士。"她说，"你使我觉得我好像成了一个六岁的孩子似的。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

"这就很好，"我说，"慢慢说，别着急。"

她开始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说道："在我二十岁时，我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在国务院工作的年轻人。那是在一九一八年。"

"我知道，"我说，"麦卡杜太太告诉过我。他在大战中死去了。"

可是，利德勒太太摇了摇头。

"那是她这么想的。人人也都这么认为。事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一个怪僻的、有爱国心而又满怀热情的姑娘，充满了理想。在我结婚后的几个月，我发现——纯属意料之外——我的丈夫是一个德国豢养的间谍。我了解到他所提供的情报，已直接导致了一艘美国运输舰的沉没和数以百计的人死于非命。我不知道，大多数的人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可是我要告诉你我所做的事。我随即到我父亲那儿，把真相告诉他。他在国防部工作。弗雷德里克在战争中被杀——然而他是死在美国——是当作间谍毙命身亡的。"

"啃，哎呀，天哪！"我不由惊叫起来，"多么可怕啊！"

"是的，"她说，"是可怕。他是那么文雅，又是——那么温存。而且一直——可是我一点儿都没犹豫。也许，我错了。"

"这很难说，"我说，"我肯定，我也不知道人们会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我告诉你的事情，除了国务院以外是绝不会有人知道的。表面上，我的丈夫已奔赴前线，并且已经在战争中死亡。我作为烈属而得到了许多同情和帮助。"

她的声音哀泣，我体谅地点点头。

"很多人都想要娶我，不过我总是予以拒绝。我经受的打击太可怕了。我感到，我再也不能信赖任何人了。"

"是的，我能想象出这样的感情。"

"随后，我喜爱上一个年轻人。我在踌躇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惊愕的事情！我收到一封匿名信——是弗雷德里克寄来的——说如果我嫁给另一个男人的话，他就要杀死我！"

"弗雷德里克寄来的？你那死去的丈夫？"

"是的。不用说，我起先认为我是疯了或是在做梦。最后，我来到我父亲那儿。他把实话告诉了我。我的丈夫终究没有被击毙。他逃脱出来——可是他的逃脱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益处。几个星期以后，他在一次火车失事中丧生，在遇难者中发现了他的尸体。我父亲把他逃脱的事情对我秘而不宣。因为不管怎么说，此人已一命呜呼，直到现在他都认为，没什么道理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可是，我收到的这封信完全揭示了新近产生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我的丈夫仍然活着呢？

"我的父亲尽可能审慎地调查这件事。他宣称，就人而言，可以确定被认作是弗雷德里克而被掩埋的尸体，就是其

人的尸体。由于尸体大量毁损，形迹难辨，以致他无法毅然断定。可是他反复重申他郑重的信念，弗雷德里克已然死去，这封信是一种残忍而又恶毒的欺骗。

“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只要我好像与某个男人关系亲密的话，我就会收到这种恫吓信。”

“是你丈夫的笔迹吗？”

她说得很慢：“这很难说。我没有他的信件，我只能依靠我的记忆来判断。”

“没有什么可以使你笃信不疑的暗示或特有的表达方式？”

“没有。我们之间有一些——私下所用的措辞——例如绰号——假如其中有一句被用上或被引用的话，我早就会确信无疑了。”

“是的，”我若有所思地说，“这事真奇怪。信看上去好像不是你丈夫所写。可是，还可能会有别的什么人吗？”

“存在一种可能。弗雷德里克有一个年幼的弟弟　我们结婚时，他是一个十岁或十二岁的孩子。他崇拜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对他也十分宠爱。他的名字叫威廉。我不知道，这孩子能干出些什么事。据我看，可能他对他的哥哥爱慕得如此狂热，也许越来越认为我对他哥哥的死亡应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一直都在妒忌我，或许想出了这种阴谋作为惩罚。”

“很可能，”我说，“真是令人诧异，孩子们如果受到打击的话，他们是会记住的。”

“我知道。这孩子也许会毕生致力于复仇。”

“请说下去。”

“没什么可以再说的了。三年前，我遇见了埃里克。我从未想到要结婚。埃里克使我改变了主意。临近我们结婚的那天，我等待着另一封恫吓信，但我什么都未收到。我断定，不管这个写信的人是谁，他要不就是死去了，要不就是对这种残忍的游戏感到厌倦。我们结婚两天以后，我收到了这一封来信。”

她拖了拖身旁桌子上的那个小手提皮包，开启皮包上的锁，拿出信交给了我。

信上的墨水有点儿褪了色，字写得微微有些倾斜，多半像出自一个女人的手迹：

你已经违抗了命令，现在你无法逃脱。你只能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纳的妻子！你必须得死。

“我惊惧不安——可是并不像我先前那样惊恐万状。同埃里克在一起使我觉得安然无恙。一个月以后，我收到第二封来信：

我并没有忘记。我正在筹划我的计划。你就要死去。你为什么违抗命令。

“你丈夫知道这件事吗？”

利德勒太太无精打采地回答说：“他知道我遭到威胁，当收到第二封信时，我把两封信都交给他看了。他倒认为整个事情是一种欺骗。他还认为，可能有人装作我的前夫还依然活着，想来讹诈我。”

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下去：

“就在我收到第二封来信后没儿天，我们差一点儿就死

于煤气中毒。有人在我们睡觉以后，进了我们的公寓，打开了煤气。幸好我醒了，及时嗅出了煤气味。我惊惶失措。我告诉埃里克，多年来我是如何遭受迫害的。我告诉他，无论此人是谁，这个疯子真的想要杀死我。我第一次想到，我的确认为此人就是弗雷德里克。在他温存外表的背后，总是有某种残忍的东西。

"埃里克神色不动。我想，他没像我那样惶恐不安。他想去警察局。我自然是不会同意的。最后，我们商定我应该陪着他到这儿来。如果以后我不返回美国，而是呆在伦敦和巴黎的话，也许是谨慎的。

"我们履行了我们的计划，一切平安无事。我确信，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无论如何，我们使得我们的敌人同我们相距了半个地球之远。

"接着——在三个多星期之前——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贴的是伊拉克的邮票。"

她把第三封信递给我：

你认为你能够逃脱了。你错了。你休想欺骗我而生存。我一直都这样告诉你。死亡很快就要来临。

"一个星期以前——收到这一封！信就放在这张桌子上。它甚至都未经过邮局。"

我从她手中把这张信纸拿了过来。信纸上只有一行潦草的字：

我已经到了。

她凝眸注视着我。

"你明白吗？你懂吗？他就要来杀死我。可能是弗雷德

里克——可能是小威廉——他就要来杀死我了。”

她的声音抖抖瑟瑟变得尖了起来。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好啦——好啦，”我告诫她说，“别失去自制。我们将会照顾你的。你有挥发盐[1] 吗？”

她朝洗脸架那儿点了点头，我给她服了足够的剂量。

“这会使你觉得好些的。”当她的脸上恢复了血色时，我说道。

“是的，我现在觉得好些了。可是，唉，护士，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况吗？当我看见那个透过我的窗户向里窥视的男人，我以为：他已经来了！甚至你来到这儿，我都满腹狐疑。我想，你可能是一个乔装打扮的男人——”

“什么！”

“我知道，这听起来真是荒谬之极。可是，你也许一直同他勾结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士。”

“简直是胡言乱语！”

“是的，也许是我的神志已经不清了。”

我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说：“我想，你应该认得出你原来的丈夫吧？”

她慢悠悠地回答说：“我甚至都认不出。十三年前的事了，我可能认不出他的脸了。”

她悚然颤抖了一下。

“我有一天在夜里看见了——可是，是一张死脸。玻璃窗上发出了嗒、嗒、嗒的轻叩声，随即我就看见了一张脸，一

① 主要成份为碳酸铵、提神药。——译注。

张死脸，贴着窗户像鬼一样，龇牙咧嘴地笑着。我吓得拼命地喊呀，叫呀。他们都说那儿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想起了麦卡杜太太所讲的事。

“你不认为，”我迟迟疑疑地说，“这是你臆想出来的吗？”

“我肯定我没有。”

这可不能那么肯定。这是一种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很可能产生的噩梦，它也很容易被看成是醒来时所发生的事情。然而，我是决不会和病人争辩的。我尽力安抚利德勒太太，并说如果附近有陌生人来的话，完全可以确信是会被发现的。

我觉得她感到有所宽慰的时候，便离开了她。我去寻找利德勒博士，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

“我很高兴，她把事情都告诉你了。”他简单地说，“这事使我感到忧心忡忡。我确信，所有那些脸和玻璃窗上的叩击声纯粹是她的想象而已。我一直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你对整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我不理解他讲话的那种语调，可是我即刻作了回答。

“这些信件，”我说，“很可能是一种惨无人道、用心恶毒的欺骗。”

“是的，多半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些信使她都要发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束手无策。我想这事或许同一个女人有关。那些信件的笔迹带有女人的特征。我心中想到了麦卡杜太太。

假如她不知怎么的偶然了解到利德勒太太第一次婚姻

的真情，她也许会通过威吓对方，以发泄自己的怨恨。

我并不愿意把这种想法示意给利德勒博士。要知道人们会如何处理这些事情，那真是太困难了。

"嘿，得啦，"我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必须对此抱有乐观的希望。我认为利德勒太太看上去好像已一吐为快。你知道，这样做总是有益的。事情秘而不宣，就会使你觉得心悸不安。"

"我很高兴她都告诉你了，"他再三地说，"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这说明她喜欢你，信任你啊。我一直陷于智穷力竭的境地，不知如何才好。"

我差一点就要问他，是否想过要给当地的警察局一些审慎的暗示。可是，后来我却庆幸自己没有这样说。

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科尔曼先生要到哈桑去领取工人们的工资。他也要带着我们所有的信件去赶航空邮班。

写好的信件，放在餐厅窗台上的一个木盒子里。那天夜里，科尔曼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取出信件，分类用橡皮筋捆扎起来。

他蓦地大叫一声。

"怎么啦？"我问。

他咧嘴一笑，拿出一封信。

"是我们可爱的露易丝的——她真格儿有点疯了。她写了一封信，给法国巴黎 42 大街的某个人。我想，地址这样写可不行吧，你说呢？请你把这封信带给她，问一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好吗？她刚刚回去睡觉。"

我从他手中拿了这封信，跑到利德勒太太那儿。她把地址改正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笔迹。我恍恍惚惚地觉得，我曾在哪儿见过，因为我肯定这种笔迹我觉得非常熟悉。直到半夜时分，我突然才想起来了。除了字大一些，略微稀疏一些以外，它酷似那些匿名信上的笔迹。

新的念头掠过了我的脑际。可以想象那些信是利德勒太太自己所写的吗？而且，利德勒博士对此亦半信半疑？

第十章 星期六下午

利德勒太太在星期五把她的经历告诉了我。星期六上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突变的气氛。

尤其是利德勒太太，似乎对我非常怠慢，全天隐讳地避免与我作面对面的交谈。嗨，这并不能使我感到惊讶！这类事情，我是屡见不鲜了。太太们出于一时猝发的信任，把事情告诉了她们的护士。接着，她们以后又会对此感到懊悔不安，真希望她们没说该多好！这不过是人的本性而已。

我非常小心地处处留意，不要影射或是使她回想起她所告诉我的话。实际上，我也尽可能有意地避免同她直接交谈。

科尔曼先生早上就带上装着信件的旅行包，乘着卡车前往哈桑。他还要为考古队里的人代办一两件事情。这天是工人们发工资的日子，他要到银行里领取金钱并兑换成

小额货币。这都是些罗嗦事，他别指望在中午能够返回。我有点怀疑，他也许会同希拉·赖利一同进午餐哩。

由于下午三点半钟就开始发放工资，发掘地的工作到下午也就不那么忙碌了。

艾比达尔哈，这个专洗罐子的孩子像通常那样呆在院子的中间，一如既往，瓮声瓮气地把那单调的圣歌唱来唱去。利德勒博士和埃默特先生在科尔曼先生回来之前，一直忙着清理那些陶器。凯利则去发掘地。

利德勒太太去屋里休息，我照例替她整理好床铺，由于我不觉得有什么睡意，便拿了一本书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时，大约是一点差一刻，两个小时可以十分自在地消磨过去。我看着《育婴院里的惨案》——这的确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虽然我认为，作者并不十分了解育婴院里的管理方法！无论如何，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会有像这样的育婴院！我真的想要写信给作者，使他对几处作出更正。

当我最终把书放下（恰恰就是那个红头发的女仆，我从来就未曾怀疑到她？），看了看手表。我大吃一惊，发现竟两点四十分了！

我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出房间进了院子。

艾比达尔哈还在一边洗着陶器，一边唱着那令人忧郁的圣歌。大卫·埃默特正站在他的旁边，检查洗涤过的坛坛罐罐，把那些破碎的玩艺放进标明急待弥合的盒子里。就在我大步向他们走去时，利德勒博士正沿着梯阶从屋顶平台上走了下来。

“这个下午过得不坏，”他心旷神怡地说，“我已把屋顶

整理了一番。露易丝会高兴的。她最近一直抱怨那儿没地方可以散散步。我要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她。"

他转向他妻子的房门走去，敲了敲门走进房间。

我估计大约是在一分半钟以后，他走了出来。当他走出来时，我刚好在注视着房门。这简直像一场噩梦。他已经完全不像一个生气勃勃、心神爽快的人了。他像一个醉汉似地走了出来——步履蹒跚，脸上显现着一种失神的迷茫之情。

"护士——"他用一种异样的沙哑的声音喊道，"护士——"

我立刻发现出了事，便疾步向他奔去。他看上去神色可畏——他的脸色惨白，脸部抽搐不停。我看得出，他随时都会瘫下去。

"我的妻子——"他说，"我的妻子——啊，天哪！"

我掠过他闯进屋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利德勒太太令人骇然地缩成一团，躺在床边。

我向她俯下身去。她早就死了——至少已经死了一个小时。死亡的原因十分清楚——头的前部正好在右太阳穴处，遭到猛击。她大概是从床上起来，站在那儿被击倒在地的。

我碰都不敢碰她。

我向屋里四处扫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什么可以提供线索的东西，然而没有任何东西显得不得其所或被搞得乱七八糟。窗户被关上并插得牢牢的，房间里也没任何地方可供凶手藏身。显而易见，凶手早就来过而且已逃之夭夭。

我走出房间，关上身后的房门。

利德勒博士眼下已完全垮了下来。大卫·埃默特正陪伴着他，把一副苍白、诘询的面孔朝着我。

我低声地把发生的事情三言两语地告诉了他。

正如我一直所估计的那样，他是第一流能够在危难之中予以信赖的人。他非常沉着而且有自制力。他那双碧眼睁得滴溜滚圆，此外竟是一点声色不露。

他很快地考虑了一下，然后说："我想我们必须尽快通知警察局。比尔应该马上就会回来的。我们对利德勒该怎么办呢？"

"帮着我把他扶到他房间去。"

他点了点头。

"我想最好先把这房门锁起来。"他说。

他转动钥匙，锁好了利德勒太太的房门，接着拔出钥匙交给了我。

"我认为还是由你来保管这把钥匙，护士。就这样，来吧。"

我同他一起扶着利德勒博士，把他送进了自己的房间，让他躺在床上。埃默特先生出去找白兰地，由约翰逊小姐陪同一起回到了房间。

约翰逊小姐愁眉苦脸，焦虑万分，然而她稳静沉着，精明强干，把利德勒博士交给她照看我觉得放心。

我急匆匆地走进大院，那辆客货两用汽车刚好驶进了拱门。我琢磨着。比尔一边跳下汽车，一边发出他那令人熟悉的"哈啰，哈啰，哈啰！钱来了！"的喊叫声，看着他那粉红的、笑逐颜开的面孔，这使我们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他兴

致勃勃地继续说道："没遇上拦路抢劫的大盗——"

他倏地把话停住了："哎呀，怎么啦？你们大伙怎么啦？你们这副模样就像猫吃了你们的金丝鸟似的。"

埃默特先生简短地说："利德勒太太死了——被杀死了！"

"什么？"比尔的那副笑脸变得十分滑稽，两眼滴溜溜乱转，"利德勒太太死了！你们在同我开玩笑。"

"死了？"一声尖叫声。我转身看见麦卡杜太太站在我的背后。"你们是说利德勒太太已被人杀死了？"

"是的。"我说，"被谋杀了。"

"不！"她喘着粗气，"啊，不！我不相信，也许她是自杀的。"

"自杀的人是不会往自己脑袋上打的。"我冷冷地说道，"是被谋杀的，没错，麦卡杜太太。"

她忽地一下子坐在一只倒放着的货箱上。

她说："啊，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这自然是可怕的。我们无需她这样来告诉我们！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由于以前对这死去的女人隐含过恶意，以及她所说过的那些中伤的言语，或许现在感到有点儿懊恼呢。

一两分钟以后，她用一种几乎透不过气来的声音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呢？"

埃默特先生从容地担起了责任。

"比尔，你最好尽快地开车再到哈桑去一趟。我不大了解那些专门的程序。最好找一下梅特兰警长，我想，这儿的警察局是由他负责的。先找到赖利医生吧，他会知道该怎么

办的。"

科尔曼先生点点头，所有那些诙谐的表情全都无影无踪了。他显得很不成熟而且惊惶失措。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跳上汽车开车走了。

埃默特先生颇为踌躇地说："我想，我们应该四处搜查一下。"他提高嗓门喊道："伊伯拉希姆！"

"在这儿。"

小男仆跑了过来。埃默特先生用阿拉伯语同他说话。两个人滔滔不绝地谈着。孩子好像在竭力否认什么。

最后，埃默特先生为难地说："他说今天下午这儿一个人影都没有。没有任何陌生人。我推测，那家伙是乘他们没注意时溜进来的。"

"不用说，是这样的。"麦卡杜太太说，"在孩子们未留意时，他溜了进来。"

"是的。"埃默特先生说。

他的声音里微微流露出不能确定的口气，使我不由地想刨根问底对他注视起来。

他转身又对艾比达尔哈，那个洗罐子的孩子说话，问了他一个问题。

孩子感情激动地详细作了回答。

埃默特先生感到困惑不解，他双眉锁得更紧了。

"我不明白，"他低声地说着，"我一点都不明白。"

可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他不明白的到底是些什么。

第十一章　一件怪事

我尽可能坚持只是讲述我个人在这事件中的感觉。在梅特兰警长以及警察和赖利医生到来以后的两个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我就无需赘述了。大量的询问和所有的例行公事，我忖度搞得人们全都惶惶不安。

我认为，大约在五点多钟当赖利医生要我同他一起到办公室里去时，我们才开始谈及了实质性的问题。

他关上门，坐在利德勒博士的椅子上，示意我坐在他的对面，淡淡地说："好了，护士，我们还是把这事认真谈一谈吧。这儿发生的事情的确非常奇怪。"

我放下袖口，用一种追根究底的目光望着他。

他拿出一本笔记簿。

"我这是履行我的义务。利德勒博士发现他妻子的尸体确切地讲到底是什么时间？"

“据我看，确切的时间大约是两点四十五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嗨，我起床时看了手表。那时是两点四十分。”

“让我们核对一下你的手表。”

我从手腕上解下手表，交给了他。

“一分不差。杰出的女人。太好了，这事可以确定下来了。根据你的观点，利德勒太太已经死去了多长时间？”

“啊，真格的，医生，”我说，“我也许说不上。”

“别那么拘谨，我想了解一下你的估计与我是否一致。”

“好吧，我看她至少已经死了一个小时。”

“正是如此。我在四点半检查了她的尸体，我倾向于她死亡的时间是在一点十五分到一点四十五分之间。我们可以推测是在一点三十分，这十分相近。”

他不再说话了，沉思着用手指在桌子上敲打着。

“这件事真是怪极了。”他说，“你能把这事告诉我——你是说，你正在休息？你听到了什么吗？”

“你是指在一点三十分的时候？没有，医生。我在一点三十分或其他任何时候，什么都没有听到。我从十二点四十五分到两点四十分一直躺在床上，除了阿拉伯孩子那单调沉闷的歌声和埃默特先生偶尔向屋顶上的利德勒博士发出的喊叫声，别的我什么都没听到。”

“阿拉伯孩子——是的。”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正在这时，门开了。利德勒博士和梅特兰警长走进了房间。梅特兰警长是一个坐立不安的小矮个，长着一双机敏、

灰色的眼睛。

赖利医生站起身来，把利德勒博士扶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

“坐下，伙计。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需要你。这件事非常奇怪。”

利德勒博士的头低垂着。

“我知道，”他望着我，“我的妻子向丽瑟莲护士吐露了真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决不能再隐瞒什么事了，护士，所以请你把昨天我妻子同你谈话的内容告诉梅特兰警长和赖利医生吧。”

我尽量把我们说话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梅特兰警长突然异乎寻常地喊了一声。当我讲完后，他转身对着利德勒博士。

“利德勒，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呃？”

“丽瑟莲护士告诉你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

“多么荒诞不经的故事，”赖利医生说，“你能够把这些信件拿出来看看吗？”

“我毫不怀疑，在我妻子所用的物品里能够找到这些信件。”

“她从放在桌上的那个手提包里拿出了这些信件。”我说。

“这么说，信大概还在那儿。”

利德勒朝着梅特兰警长，平时温存的面孔变得严酷无情。

“毫无疑问，这事决不能大事张扬，梅特兰警长。必须要

做的一件事情是得逮住这个人并绳之以法。”

“你相信这一定是利德勒太太的前夫所干的吗?”我问。

“你不这么认为吗？护士。”梅特兰警长问。

“啊，我想这很值得怀疑。”我犹犹豫豫地说。

“不管怎么说，”利德勒博士说，“这人是个凶手——并且我认为也是一个危险的疯子。他必须得找到，梅特兰警长。一定要找到。这不会有什么困难。”

赖利医生慢声慢气地说道:“可能会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呃，梅特兰警长?”

梅特兰警长捋着髭须，没有吱声。

突然，我悚然一惊。

“请原谅，”我说，“不过有些事情我也许应该提一提。”

我把我和利德勒太太看见的那个伊拉克人试图从窗户那儿窥视的情景，以及两天前我看见他在这儿东荡西逛想从拉维涅神父那儿套话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很好，”梅特兰警长说，“我们要把这件事备案，让警方通缉。此人可能与这案件有所关联。”

“大概这人是被雇用为暗探，”我提醒说，“来了解什么时候无人留意而有可乘之机。”

赖利医生用一种恼火的姿势擦着鼻子。

我困惑地注视着他。

“见鬼，”他说，“假如没有可乘之机呢——呃?”

梅特兰警长转向了利德勒博士。

“我希望你仔细地听我说，利德勒。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午餐是十二点钟开始，十二点四十分到十

二点五十五分结束。午餐以后，你的妻子在丽瑟莲护士的陪同之下回到房间。丽瑟莲护士使她安然休息。你本人则到屋顶上去了，在那儿呆了两个小时，是这样吗？”

“是的。”

“在这段期间，你根本就没有从屋顶上下来过？”

“没有。”

“有人到你这儿来过吗？”

“有。埃默特常常上来。他在我和下面洗陶器的孩子之间来来往往。”

“你本人从未朝院子里看过吗？”

“看过一两次——通常是因事唤埃默特。”

“你每次都看到那孩子在院中洗陶器吗？”

“是的。”

“埃默特离开院子同你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有多久？”

利德勒博士沉思着。

“这很难说——也许十分钟吧。就我个人而言，我看是两三分钟。不过，我的经验告诉我，在我对所做的事情感到兴趣盎然而全神贯注时，我的时间观念也就差劲了。”

梅特兰警长望了望赖利医生，后者点了点头：“我们最好还是静下心来把这案子研究一下。”

梅特兰警长拿出一个小笔记簿翻开。

“注意，利德勒，我这就把你的考古队员们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每个人究竟在干些什么讲给你听。”

“可是，肯定——”

"等一等。你马上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首先是麦卡杜夫妇。麦卡杜先生说，他正在实验室里工作。麦卡杜太太说，她在自己的卧室里洗头。约翰逊小姐说，她正在起居室里印制封存陶器的封条。赖特先生说，他在暗房里冲洗胶卷。拉维涅神父说，他在卧室里工作。至于剩下的两个考古队员凯利和科尔曼，前者在发掘地，后者则在哈桑。考古队就这么些人了。再说那些佣人吧：厨师——那个印度人——直接就坐在拱门的外边，一边拔着两只家禽的毛，一边同警卫们闲聊。伊伯拉希姆和曼苏尔这两个小厮，大约在一点十五分时也到了厨师那儿。他俩又说又笑地呆在那儿直到两点三十分——**这时，你的妻子已经死了**。"

利德勒博士倾身向前。

"我不明白——你使我感到困惑，你在暗示些什么呢？"

"除了通向院子的房门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进入你妻子的房间？"

"没有，房间里有两扇窗户，可是铁栅拦得严严的——另外，我想窗户是关着的。"

他疑疑惑惑地望着我。

"窗户是关着的，而且里面闩了起来。"我果断地说道。

"总之，"梅特兰警长说，"即使窗户是开着的，任何人也甭想通过窗户进出这个房间。我和我的同事对此确信不疑。朝着屋外旷野的其他所有的窗户也都是一样。它们全都装有铁栅，栅条完好无损。那个陌生人要想进入你妻子的房间，就必须要通过拱门。我们同警卫、厨师和两个小厮一致认为，**没人进来**。"

利德勒博士蓦地站起身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镇静些，伙计，"赖利医生心平气和地说道，"我知道，这是令人震惊的。然而，你得面对事实。凶手不是从外边进来的——所以说，他一定是从里边而来。这个案件看上去利德勒太太肯定是被你自己考古队里的一个成员所谋杀。"

第十二章 “我不相信……”

“不，不！”

利德勒博士立起身来，激动不安地踱来踱去。

“你说的这些话是不能成立的，赖利，绝对不可能。我们其中的一个？哎呀，考古队里的每一个人都爱慕露易丝！”

赖利医生微微流露一种奇异的表情，嘴角撇了下来。既然是这种情况，他也很难再说些什么了，如果沉默有说服力的话，他此时正是这样。

“完全不可能，”利德勒博士重复说，“他们全都爱慕露易丝。人人都能感受到，露易丝具有如此惊人的魅力。”

赖利医生咳了起来。

“请原谅，利德勒。但是，这毕竟是你个人的观点。倘若考古队里的任何一个成员厌恶你妻子的话，他们自然是不会把这情况向你大肆宣扬的。”

利德勒博士显得神情沮丧。

“对的——完全是对的。尽管如此，赖利，我认为你还是错了。我可以肯定，人人都喜欢露易丝。”他沉吟了片刻，接着突然大声地说道，“你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它——它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你可不能违背——呃——事实啊。”梅特兰警长说。

“事实？事实？一个印度厨子和两个阿拉伯小厮所捏造出来的谎言。赖利，对于这些家伙你同我一样都了如指掌；你也是了解的，梅特兰警长。就真理而言，对他们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纯粹是出于礼貌，说出你们想要他们说出的话。”

“假如是这样的话，”赖利医生冷冷地说，“他们倒说出了我们并不想要他们说出的话。何况，我也非常了解你们这个大家庭的习惯。大院的门口就是一个社交的场所。每当我下午到这儿来时，我总是发现大多数的工作人员都呆在那儿。这是他们惯常所呆的地方。”

“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你假设得太过分了。为什么这个人——这个魔鬼——不会事先潜进大院藏起来呢？”

“我赞同这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想法，”赖利医生漠然地说，“让我们假设一下，一个陌生人的确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了大院。他在一个合适的时刻来到之前，不得不匿影藏形（他当然无法在利德勒太太的房里躲藏起来，那儿没有隐身之处），而且冒着被发现的危险进出她的房间——埃默特和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呆在院子里。”

“孩子。我把那孩子给忘了，”利德勒博士说，“一个机灵

的小家伙。不过可以肯定，梅特兰警长，这孩子必然会看见凶手进入我妻子的房间吧？"

"我们已经排除了这一点。除了一个例外的情况之外，孩子整个下午都在院中洗着陶器。大约是在一点三十分左右——埃默特不能说得比这更精确了——他走上屋顶同你呆了有十分钟，是这样，对吗？"

"对的。我讲不出确切的时间有多长，大致是这样吧。"

"很好。得了，就在这十分钟的时间里，孩子偷空躲懒了。他溜达出去，伙同那帮人在门口闲聊起来。当埃默特下来发现孩子不在院子里，便气冲冲地呼喊他，问他擅离职守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你的妻子一定是在这十分钟的时间里被谋杀了。"

利德勒发出一声呻吟，坐了下来，两手捂着脸。

赖利医生接着说了下去，他的声音沉稳而又无动于衷。

"这个时间同我调查所得的证据相符。"他说，"当我检查她的尸体时，她大约已死了三个小时。惟一不能确定的是——谁干的？"

一阵沉默，利德勒博士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一手撑着前额。

"我承认你的推理有说服力，赖利。"他平静地说，"这事看上去的确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内部自己人所作的案'。可是不知怎么的，我确信总有点不对头。其中必有些漏洞似乎是可能的。首先，你们正推测出发生了一件巧合之事。"

"巧合这个词你用得可真奇怪。"赖利医生说。

利德勒对此话并不留意，他继续说着："我的妻子收到恐吓信，她有理由惧怕某个人。接着她被——杀死了。你们要我相信，她不是——被那个人所杀——而是被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我该说这是荒谬的。"

"好像是这么回事——是的，是这样。"赖利医生苦苦思索着说。

他看了看梅特兰警长。"巧合——呃？梅特兰，你看呢？你赞同这种想法吗？我们该鼓励他这种想法吗？"

梅特兰警长点了点头。

"说下去。"他简短地说。

"利德勒，你曾经听说过有一个名叫赫尔克里·波洛的人吗？"

利德勒博士凝眸眈视看赖利，迷迷惑惑。

"我想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他含含糊糊地说，"我曾经听到一个名叫范艾汀的先生极为赞赏地提到过他。他是一个私人侦探，是吗？"

"就是这个人。"

"但是他肯定住在伦敦，他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

"对的，他是住在伦敦。"赖利医生说，"这儿又是个巧合了。他现在不在伦敦，而在叙利亚。他明天肯定要路过哈桑，前往巴格达！"

"谁告诉你的？"

"法国代办琼·贝拉特。他昨晚宴请我们时，谈到了他。他好像一直在忙于揭开叙利亚军方的丑闻，他要经过这儿，访问巴格达，随后通过叙利亚返回伦敦。这事难道不是巧合

吗？”

利德勒博士迟疑了片刻，抱歉地看着梅特兰警长。

“梅特兰警长，你看呢？”

“欢迎合作，”梅特兰警长立刻回答说，“我的同事擅长于在农村侦缉、查访阿拉伯氏族之间的仇杀。可是坦率地说，利德勒，有关你妻子的这个案件我似乎感到力所不及。整个事情显得令人惶惑之极。我极愿有人能对此案助一臂之力。”

“你认为我应该请求波洛这个人来帮助我们吗？”利德勒博士说，“假如他拒绝呢？”

“他不会拒绝的。”赖利医生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具有职业道德的人。如果我碰巧遇上了一个真正的疑难病症——例如脑脊髓膜炎，而被邀请帮助治疗时，我是不能拒绝的。这个案件可不是一般的犯罪，利德勒。”

“不是。”利德勒博士说，他的嘴唇突然痛苦地抽搐起来。

“那么，赖利，你愿意以我的名义向赫尔克里·波洛提出请求吗？”

“愿意。”

利德勒博士作出了一个感谢的手势。

“甚至到现在，”他声音哀泣地说，“我都不能相信——露易丝是真的死了。”

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啊!利德勒博士,"我忽然大声地说,"我——我讲不出对这件事感到是多么难受。我远远没能尽到我自己的责任。我的工作就是照料露易丝——使她免受伤害。"

利德勒博士庄重地摇了摇头。

"不,不,护士,你没有什么需要责备自己的。"他说得很慢,"是我,愿上帝饶恕我吧,应该受到责备。我不相信——我一直都不相信——我从来就没有想到真的会有危险。"他站了起来,脸都痉挛了。"我使她遇难的。是的,我使她遇难了——不相信——"

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房间。

赖利医生凝视着我。

"我也自己觉得罪过不小啊,"他说,"我以为这位好太太的神经不正常哩。"

"我也没把这事真正当回事。"我承认说。

"我们三人都错了。"赖利医生严肃地说。

"看来是这样的。"梅特兰警长说。

第十三章　赫尔克里·波洛来了

我想，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见到赫尔克里·波洛时他所留下的印象。当然，我后来对他也就逐步习惯了。可是一开始却是十分吃惊，我看别的人大概也有同感！

我不知道我曾经把他想象成什么样子——有点儿像歇洛克·福尔摩斯似的——颀长、瘦削，有一副热情而又聪明的面孔。不用说，我知道他是个外国人，可是我没料到他的外国味竟有那么足，你要是能理解我这话的意思就好了。

当你瞧见他时，你会禁不住地哑然失笑。他就像舞台上或电影里的人物一样。首先，他不足五英尺高，依我看——是个怪里怪气的矮胖子，的确是上了年纪，厚厚的一大撮髭须，脑袋像只鸡蛋。他看上去像一个滑稽剧里的理发师！

恰恰是这个人要来查出是谁杀害了利德勒太太！

我揣度，我那种不屑的神情一定已流露在我的脸上。因为他奇妙地眨着眼睛，几乎立刻就对我说："你对我不大信任吧，ma soeur[①]？记住，吃了布丁[②]才知道布丁的滋味呀。"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空谈无补，实验方知。

得了，话说得是一点都不错。不过，我可说不上我自己对他就十分信任。

星期天午餐后不久，赖利医生便开车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首先采取的步骤是要求我们所有的人集合。

我们聚集在餐厅里，围坐在桌子的四周。波洛先生坐在桌子的首席，一边是利德勒博士，另一边是赖利医生。

当我们全都到齐了以后，利德勒博士清了清嗓子说话了，他的声音温和、踌躇。

"大概你们大家都听说过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他今天路过哈桑，承蒙他同意中断旅行来帮助我们。我确信，伊拉克警方和梅特兰警长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可是在这个案件中还有些情况，"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求助地向赖利医生望了一眼——"看起来，也许还有些困难。"

"这个案件根本就不是明光正大的[③]——是吗？"坐在桌子首席的那个小矮子说。嗨，他这人甚至连英语都说得不地道。

---

①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② 一种甜食，为正餐之一部分，通常在主菜后食用。——译注。

③ 英语"光明正大"应为 open and aboveboard，可是波洛却说成了 sauare and overboard。——译注。

“啊，他一定要被抓住！”麦卡杜太太大声地说，“如果抓不住，真令人不堪忍受！”

我注意到这个矮小的外国人正在打量着她。

“他？他是谁，太太？”他问。

“嗨，当然是凶手呗。”

“哦！凶手。”赫尔克里·波洛说。

他说这话的神气仿佛凶手根本无关紧要似的！

我们都凝神盯着他。他把每个人的脸挨个儿看了看。

“我想，”他说，“可能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以前曾同谋杀的案件有过牵连吧？”

一阵附合的喃喃声。

赫尔克里·波洛微微一笑。

“因此，很清楚你们并不了解这方面最基本的知识。会令人不愉快！是的，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首先，就存在着怀疑。”

“怀疑？”

说话的是约翰逊小姐。波洛先生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我有一个想法，他是颇为赞许地在注视着她。他看上去像是思忖，“这儿有一个聪明的，具有理智的人！”

“是的，小姐，”他说，“怀疑！对此我们不必讳莫如深。住在这座屋里的所有的人全都要受到怀疑。厨师、小厮、洗碗洗碟子的、洗陶器的孩子——对了，还有考古队里的全体人员。”

麦卡杜太太吃惊地站了起来，她的脸抽搐着。

“你怎么这样说话？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这种话令

人作呕——令人难以忍受！利德勒博士——你可不能坐在这儿，让这个人——让这个人——”

利德勒博士萎靡不振地说：“请镇静些，玛丽。”

麦卡杜先生也站了起来，他双手颤巍巍，眼里布满了血丝。

“我同意，这是不道德的——是种污辱——”

“不，不是，”波洛先生说，“我并没污辱你们。我仅仅是请你们大家要面对事实。在一个发生了谋杀的屋子里，任何住在这屋里的人都要受到某种怀疑。我倒要请问你们，凶手是从外边进来的究竟又有什么根据？”

麦卡杜太太大声嚷嚷：“他当然是从外边进来的！这合乎情理！为什么——”她停住了，话说得比较慢，“别的都不可置信！”

“大概你是对的，太太，”波洛欠身说道，“我不过是向你们解释一下事情必须如何看待。首先，我得要弄清楚在这个房间里的谁是清白无辜的，然后我才能到其他的地方去搜寻凶手。”

“那时就可能会有些嫌迟了吧？”拉维涅神父讨好地问。

“mon pere[①]，乌龟会赶上兔子的。”

拉维涅神父耸了耸肩。

“我们全听你的吩咐，”他顺从地说，“使你能尽快地确信我们在这桩可怕的事情中是清白的。”

“会尽快弄清楚的。把这状况向你们阐明是我的责任，

---

① 法语，我的神父。——译注。

从而使你们对我可能不得不提出的任何不礼貌的问题，不至于感到忿恨。先生们，也许从事圣职的人会做出榜样的。"

"你可以询问你想要我回答的任何问题。"拉维涅神父庄重地说。

"这是你到这儿的第一个季节吗？"

"是的。"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差一天就有三个星期了。也就是说，是在二月二十七日。"

"从哪儿来？"

"从迦太基的白衣神父教团①。"

"谢谢你，先生。你来这儿前认识利德勒太太吗？"

"不认识。我在这儿见到她之前，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这位太太。"

"你愿意告诉我在这场悲剧发生的时候，你正在干什么吗？"

"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研究刻有楔形文字的书板。"

我注意到，波洛的胳膊肘下压着一张这座建筑物的草图。

"就是在西南角与利德勒太太的房间相对称的那一间？"

"是的。"

"你进房间是在什么时候？"

① 天主教会中的一个团体。——译注。

"吃了午餐就进房间了。我估计，大约在一点四十分吧。"

"你在那儿一直待到——什么时候？"

"快近三点。我听见那辆客货两用汽车回来了——接着又听见车子开了出去。我纳闷是什么原因，便出来看看。"

"在这段时间里，你一直呆在房间从未离开过？"

"没有，一次也没有。"

"与这场悲剧可能有些关连的任何东西，你都没听见或者看到？"

"没有。"

"你房间里没有朝着院子而开的窗户吧？"

"没有，房间里的两扇窗户都是朝着田野的。"

"你一点都没听到院子里有什么动静？"

"听得不大清楚。我听到埃默特先生路过我的房间，走上屋顶。有这么一两次。"

"你能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吗？"

"不行，我恐怕没记住。你知道，我正在埋头工作。"

停顿了一下，接着波洛说："你能够说一些或者提示一些也许对此案有所启发的事情吗？例如，在谋杀前的那些日子里你注意到一些什么了吗？"

拉维涅神父微微显得有点儿不自在。他惶惑地向利德勒博士瞟了一眼。

"先生，这是一个为难的问题。"拉维涅神父严肃地说，"如果你问我，我就得据实回答。依照我的看法，利德勒太太显然是惧怕某个人或某件事。她肯定是对陌生的人感到不

寒而栗。我想，她神经紧张是有原因的——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对我不信任。"

波洛咳了一下，看了看手中拿着的一些笔记。

"两天前的夜里，我了解到有一次因盗窃而引起的惊骇。"

拉维涅神父断然给予回答，复述了他看到文物室里的灯光以及随后那徒劳的搜索。

"你难道不相信那时屋子里有个偷偷溜进来的人吗？"

"我不知道我想了些什么，"拉维涅神父坦然地说，"东西既没被偷走也没有被搞得乱七八糟。可能是一个小厮——"

"或者是考古队里的一个成员？"

"或者就是考古队里的一个成员。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是没有理由不经过允许而进入这个房间的。"

"是否同样有可能是一个从外面进来的陌生人呢？"

"我推测有这种可能。"

"假定这个陌生人一直在屋里，他在第二天能够成功地躲藏起来，而且一直躲到第三天下午吗？"

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一半是在问拉维涅神父，一半则是问利德勒博士。两个人都仔细地考虑着这个问题。

"我很难相信有这种可能。"利德勒博士最终有几分勉强地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拉维涅神父，你看呢？"

"没有——没有——我认为不可能。"

两个人似乎都不愿排除这种念头。

波洛转向约翰逊小姐。

"小姐,你看呢?这种假设可能吗?"

约翰逊小姐沉思了片刻,搔搔头。

"不可能,"她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人能藏在哪儿呢?卧室里有人住,何况室内又很少备有家具。暗房、绘图室和实验室第二天全都用过——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没有衣橱或者什么隐秘之处。也许,如果仆人们狼狈为奸的话——"

"可能,但是不会。"波洛说。

他又一次朝着拉维涅神父。

"还有一点。有一天,丽瑟莲护士看到你和外边的一个人交谈。她先前曾注意到,正是这个人在大院外试图透过其中一扇窗户向里窥视。这事看上去好像此人的确是有意在这个地方闲荡。"

"不用说,这是可能的。"拉维涅神父深思熟虑地说道。

"是你先同这个人说话的,还是他呢?"

拉维涅神父思索了片刻。

"我相信——对了,我肯定,是他先同我说话的。"

"他说了些什么?"

拉维涅神父竭力回忆。

"我想,他大概是说这是考古队的住房吧?接着还说了些关于美国人在这儿雇用了许多人干活儿的事。我实在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话,然而我还是努力继续下去,以便能改进我的阿拉伯语。我想他作为一个镇上的人,或许要比工地上的人能更好地听懂我的话。"

“你们还谈到了其他的事吗?”

“据我的回忆,我说过哈桑是一个大城镇——随后我们都认为巴格达要大一些——我想,他还问了我是美国的还是叙利亚的天主教徒——大致就是这些事。”

波洛点了点头。

“你能描绘一下他的模样吗?”

拉维涅神父皱起眉头沉思。

“他长得矮小,”他最后说,“身材宽阔而结实。眼睛显著斜视、肤色白皙。”

波洛对着我。

“与你所看到的模样一致吗?”他问。

“不大一致。”我犹豫地说,“我该说,他个儿挺高而不是矮小。肤色十分黝黑。在我看来,此人身材细长。我可没看出他有什么斜视眼。”

波洛先生无可奈何地把肩膀耸了耸。

“事情总归是这样!如果你们是警务人员的话,你们就会非常清楚了!两个不同的人来描绘同一个人的模样——都决不会相符,每一处细节都截然相反。”

“我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眼睛是斜视眼。”拉维涅教士说,“在其他几点上,丽瑟莲护士也许是对的。顺便提一提,我说此人肤色白皙,不过是就伊拉克人而言罢了。我料想护士会把这种肤色称之为黝黑的。”

“非常黑,”我执拗地说,“一种令人厌恶的黝黑色。”

我看见赖利医生咬着嘴唇笑了。波洛举起了双手。

"Passons[①]!"他说,"那个闲荡的陌生人,可能是重要的——也可能不是。不管如何,一定要把他找到。让我们继续问下去。"

他迟疑了一会儿,审视着桌子周围朝着他望的脸庞,随即把头很快地点了点,挑出了赖特先生。

"喂,我的朋友,"他说,"让我们了解一下你昨天下午的情况吧。"

赖特先生那粉红色的胖脸变得猩红。

"我?"他说。

"是的,你。首先说一说你的名字和年龄。"

"卡尔·赖特,二十八岁。"

"美国人,对吗?"

"对的,我是芝加哥人。"

"这是你来到这儿的第一个季节吗?"

"是的,我负责摄影。"

"啊,明白了。昨天下午你在干什么?"

"嗯——我大部分时间是待在暗房里。"

"大部分时间——呃?"

"是的。我先冲洗了一些胶卷,后来又安排一些物品照像。"

"在外边?"

"啊,不,在摄影室。"

"出了暗房就是摄影室?"

① 法语:不谈这个了。——译注。

"是的。"

"这么说，你根本就没离开过摄影室？"

"没有。"

"你注意到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吗？"

年轻人摇摇头。

"我什么也没顾得上注意，"他解释说，"我很忙。我听见汽车回来的声音。当我一旦可以丢下我手头的工作，我就跑了出来，看看是否有信。就在这时，我——才听说了这件事。"

"什么时候——你到摄影室里去工作的？"

"十二点五十分。"

"你在参加考古队之前，认识利德勒太太吗？"

年轻人把头摇了摇。

"不认识，先生。没到这儿来之前，我从来就没见过她。"

"你能不能想到一些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事情——一些小事——无论多么微不足道？"

卡尔·赖特摇摇头。

他一筹莫展地说："我想，我什么都不知道，先生。"

"你呢，埃默特先生？"

大卫·埃默特用柔软、悦耳的美国口音简洁明了地说："从十二点四十五分到两点四十五分，我一直在弄着陶器——监督艾比达尔哈这个孩子干活儿，把陶器分类，偶尔还要去屋顶给利德勒博士帮帮忙。"

"你上屋顶去了几次？"

"我想有四次。"

"有多长时间?"

"通常只有几分钟——不会再长了。不过,有一次我连续干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我去屋顶上呆了有十分钟之久—与利德勒博士商议哪些陶器该保存,哪些该丢弃。"

"我了解到当你走下来时,你发现孩子已不在院子里了。"

"是的。我气急败坏地唤他,他从拱廊那儿回来了。他出去是和其他人闲聊。"

"他离开他的工作仅仅是这一次?"

"噢,我还要他带着陶器上屋顶去过一两次。"

波洛神情严肃地说:"埃默特先生,几乎没什么必要再来问那段时间里你是否看到有人进出利勒德太太的房间啰?"

埃默特先生很快回答说:"我根本连人影都没看到。在我工作的两个小时里,甚至也没人走进院子。"

"据你看来,是否在一点三十分的时候,院子里空荡荡的,你和孩子都不在那儿?"

"相差不会太大。当然啦,我无法说出确切的时间。"

波洛转脸对着赖利医生。

"医生,这与你所估计的死亡时间一致吗?"

"一致。"赖利医生说。

波洛先生捋了捋鬈曲的髭须。

"我想我们可以认为,"他一本正经地说,"利德勒太太就是在这十分钟内遇难的。"

第十四章 我们中的一个

停顿了一会儿——一阵恐惧的波涛仿佛在这停顿中淹没了整个房间。

我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相信赖利医生的见解是正确的。

我觉得凶手就在这房间里，和我们坐在一起——听着。我们之中的一个。

或许，麦卡杜太太也感觉到这一点。因为，她突然发出了一声急促的尖叫声。

“我受不了，”她呜呜咽咽，“我——这太可怕了！”

“镇静些，玛丽。”她丈夫说。

他歉疚地望着我们。

“她太敏感了。她的感情过于冲动。”

“我——我是那么喜欢露易丝。”麦卡杜太太抽泣着说。

我不知道我内心的那种感觉是否已流露在我的脸上，不过我蓦地发觉波洛先生正看着我，嘴角上泛起了一丝笑意。

我冷冷地向他瞪了一眼，他立即又继续询问下去。

“告诉我，太太，”他说，“你昨天下午是怎样度过的？”

“我在洗头，”麦卡杜太太抽抽噎噎，“似乎是太糟糕了，我简直是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忙得正高兴哩。”

“在你的房间里？”

“是的。”

“你没有离开过你的房间？”

“没有。直到我听到了汽车的声音，我才跑了出来听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啊，太糟糕了！”

“这事使你感到吃惊吗？”

麦卡杜太太止住了抽泣，她愤懑地睁大双眼。

“波洛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在暗示——”

“我该怎么说呢，太太？你刚才告诉我们，你是多么喜欢利德勒太太。她可能，她也许向你吐露过隐秘。”

“噢，我明白了。没有——没有，亲爱的露易丝从来没告诉过我什么——就是说任何肯定的事情。我当然看得出她神经紧张，苦恼不堪。而且，还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敲打玻璃窗的手啦等等。”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是臆想。”我实在保持不住缄默，插上一句。

看到她一时竟显出狼狈的模样，我很高兴。

我又一次察觉到波洛先生那有趣的目光正朝我这儿瞟

来。

他有条不紊地汇总了一下。

“归结起来你是说，太太，你去洗头——什么都没听到，什么也都没看见。无论如何，你多少还是会想到一些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事情吧？”

麦卡杜太太迫不及待地想都没想。

“没有，实在没有。简直不可思议！可是据我看，毫无疑问——真的是毫无疑问，凶手是从外面进来的。嗨，这合情合理。”

波洛对着麦卡杜先生。

“你呢，先生，你看呢？”

麦卡杜先生神情开始紧张起来，他漫无目的地拽着他的胡须。

“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他说，“怎么会有人想要伤害她呢？她是那么温柔——那么善良——”他摇摇头，“谋杀她的人一定是个魔鬼——是的，一个魔鬼！”

“先生，你本人又是如何度过昨天下午的呢？”

“我？”他漠然地两眼发直。

“你是在实验室里，约瑟夫。”他的妻子立即提示他说。

“哦，是的，我是在那儿的——是在那儿的。我通常在那儿工作。”

“你什么时候到那儿去的？”

他又一次显得不能自助，带着询问的目光望着麦卡杜太太。

“一点五十分，约瑟夫。”

“噢，是的，一点五十分。”

“你从未走进院子？”

“没有——我想我没有。”他思忖着，“没有，我肯定我没有。”

“那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桩悲惨的事情呢？”

“我妻子来告诉我的。这太——令人震惊了。我简直难以相信。直到现在，我几乎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他忽地开始战栗起来，“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麦卡杜太太即刻走到他的身旁。

“是的，是的，约瑟夫，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可是，我们决不能失去自制。这样会使可怜的利德勒博士更加受不了的。”

我看见一阵痛楚的痉挛掠过了利德勒博士的面孔。我猜想，这种激人情感的气氛对他来说真是不易忍受。他半睁着眼瞅着波洛，好像在请求。波洛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约翰逊小姐？”他说。

“我担心，我没什么能够告诉你的。”约翰逊小姐说。听过麦卡杜太太的刺耳的尖叫声之后，她那经过知识陶冶、教养良好的声音真是令人慰藉。她继续说：“我正在起居室里工作——在代用粘土上印制一些封条。”

“你没见到什么或者注意到什么吗？”

“没有。”

波洛敏锐地盯了她一眼。他已觉察到我已有所感觉似的——答话中微微有一种捉摸不定的味道。

“小姐，你能完全肯定吗？你隐隐约约地还能回忆起什

么吗?”

“不能——不会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你无意中悄悄看见了什么吧?”

“没有，肯定没有。”她回答得十分肯定。

“那么，你听见了什么。啊，对了，你还不能完全确信是否听到吧?”

约翰逊小姐为难地莞尔一笑：

“你真是逼人太甚，波洛先生。我担心，你是在鼓励我告诉你一些也许只是我想象出来的事情。”

“那么，你还是有些——我们该说——你想象出来的事情啰?”

约翰逊小姐实事求是，字斟句酌地慢慢说道：“我曾想象过——因为——在下午某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声非常微弱的喊叫声。我是说，我也许的确听到了一声喊叫声。起居室里所有的窗户都是敞开的，都可以听到在大麦田里干活儿的人所发出的各种声音。可是你们知道——因为——我脑中想到我听到的——我听到的正是利德勒太太的声音。这使我心境非常不安。因为，我如果立即跑到她的房间那该多好——唉，谁知道呢?我本来可以及时——”

赖利医生权威性地打断了她的话：

“好了，别让这个想法注进你的脑海里，”他说，“我毫不怀疑，利德勒太太(请原谅，利德勒)几乎是在那个人一进房门就被当头一击，也正是这一击使她一命呜呼，不用再来一击。否则，她该有时间呼救而大声嚷嚷的。”

“我仍然这样想，我原可以抓住这凶手的。”约翰逊小姐

说。

“这是在什么时候，小姐？”波洛问，“在一点三十分左右吗？”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是的。”她仔细地想了一会儿说。

“时间相符。”波洛深思熟虑地说，“你没有听到别的声音——例如开门或关门的声音？”

约翰逊小姐摇摇头。

“没有，我不记得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我猜想你是坐在桌子旁边。你的脸朝着哪个方向？朝着院子？文物室？走廊？还是旷野？”

“我的脸是朝着院子的。”

“从你坐的地方，你能看见艾比达尔哈这孩子在洗陶器吗？”

“啊，如果我抬头的话，我能看见的。不过，我不用说在一心一意地做事，我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工作上了。”

“尽管如此，倘若有人经过这扇朝着院子的窗户，你会注意到吗？”

“哦，会的。我几乎可以肯定会的。”

“没人经过窗户吗？”

“没有。”

“如果说，有人从院中走过，你会注意到吗？”

“我想——大概不会——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除非我碰巧抬头向窗外望去的话。”

“你没有看见艾比达尔哈这孩子离开工作，出去同别的

仆人聊天吧?"

"没有。"

"十分钟。"波洛苦思冥想,"这致命的十分钟。"

一阵短暂的沉默。

约翰逊小姐突然抬起头来说:"你知道,波洛先生,我想我已经无意识地使你感到困惑了。回过头来再想一想,我并不相信从我呆着的地方,有可能会听到利德勒太太的房间里发出的任何喊叫声。我和她之间隔着一间文物室——而且,我了解到窗户是关着的。"

"你无论如何不要觉得心悸不安,小姐。"波洛温存地说,"这实在是没什么。"

"没什么,当然是没什么了,我知道。不过,你要知道这对我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我感到我本可以做些事情。"

"别那么懊恼,亲爱的安妮,"利德勒博士满怀深情地说,"你一定是太敏感了。你听到的大概是一个阿拉伯人对远处田里的其他人吆喝的声音。"

听着他那温存的嗓音,约翰逊小姐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我甚至看见她竟然热泪盈眶。她把头转向一旁,说起话来声音比以前更嘶哑了:

"大概是的。经历了一桩悲惨的事情以后,普通的事情——都会惹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波洛又一次查阅了他的笔记。

"凯利先生,我猜想你没什么更多的事情要说吧?"

理查德·凯利慢吞吞地说着——他无精打采,神情木然:

"我恐怕也没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了。我去发掘地值班。噩耗是传到我那儿去的。"

"你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没想到,在惨案的前几天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助于了解案情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

"科尔曼先生?"

"我对这事一无所知。"科尔曼先生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懊恼之情吗?"我昨天上午去哈桑为工人们领取工资。当我回来时,埃默特先生把发生了的事情告诉了我,接着我又驾车返回去请警察和赖利医生。"

"以前的事情呢?"

"嘿,先生,那都是令人有点心惊肉跳的——不过,你已经知道了。文物室里的惊慌,在这之前还有一两件事——窗户上的手啦、脸啦——你记得的,先生。"他向低头表示赞同的利德勒博士请求说,"我想,你也知道,你会发现有一个家伙的确是从外面走了进来,大概就是那种狡猾的乞丐。"

波洛默默地把他打量了一两分钟。

"你是一个英国人,科尔曼先生?"他最后问道。

"没错,先生。纯英国人。瞧我这模样,血统保管纯正。"

"这是你来这儿的第一个季节?"

"完全对。"

"你对考古学是极其爱好啰?"

这种对他的评述,真使科尔曼先生自己觉得有些局促不安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像个自疚的小学生斜眼瞟了一下利德勒博士。

"当然啦——考古实在是太有趣了。"他结结巴巴，"我是说——我的确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有点语无伦次地停了下来。波洛没有再追问下去。

他若有所思地用铅笔头敲打着桌子，小心地把他面前的墨水瓶扶正。

"看来，"他说，"我们眼下所能得到的就是这些了。如果你们之中有人记起了一时突然忘记的事情，可以立即到我这儿来把事情告诉我。我想，就这样吧。因为，我还有些话想单独同利德勒博士和赖利医生谈谈。"

这是散会的信号。我们全都站了起来，陆陆续续地向门口走去。可是，当我正要走出房门时，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也许，"波洛先生说，"丽瑟莲护士会乐意留下来的。我想她的帮助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我转身回到桌子旁，重新坐在我的椅子上。

第十五章　波洛提出建议

赖利医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当人们都离开房间后，他小心地关上房门。接着，他询问地望了波洛一眼，又把朝着院子的那扇窗户关上。房间里其他的窗户已经关好，他随后也坐在桌旁的椅子上。

"Bieu!"[1] 波洛说，"我们现在能够不受干扰，私下交谈了。我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都听到了考古队成员所说的话——不过，对了，ma soeur[2]，你对此有何见教？"

我满脸涨得绯红，不容否认，这个怪里怪气的小矮人目光锐利。他已经看透了我脑海里掠过的想法——我猜想，我的脸把我内心的想法披露得一览无遗！

---

① 法语：好啦。——译注。

②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哦,没什么——"我吞吞吐吐地说。

"说吧,护士。"赖利医生说,"可别让专家坐等哪。"

"实在没有什么,"我急忙说,"我不过是脑海中刚有个想法,可以这么说吧,也许即使有人的确知道或者是的确怀疑到某些事,也很难当着大家的面吐露真情——也许特别是在利德勒博士的面前。"

令我不胜惊讶的是,波洛先生非常同意地点着头。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你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可是我要解释一下。我们刚才那小小的聚会——是为了一个目的服务的。在英国,赛马之前总得把马检阅一下,是不是?这些马走到运动场的看台前,以便能让所有的人有机会饱饱眼福,评价一番。这就是我们这场小小聚会的目的。用句运动场上的术语来说,我是把那些合适的赛马浏览一下。"

利德勒博士激烈地大声嚷道:"我一刻都不能相信,在考古队里有人同这桩罪行有所关连!"

他随即朝着我,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护士,如果此时此地你能把两天前我妻子同你谈话的情况确切地告诉波洛先生,我将会非常感激。"

由于这样强烈的要求,我立即平铺直叙地,尽可能一字不漏地重复利德勒太太的原话,把事情讲了出来。

在我说完以后,波洛先生说:"很好,很好。你头脑清楚,有条不紊。你在这儿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他转身对着利德勒博士。

"这些信你都没有?"

"在这儿哩。我想你会首先想要看看这些信的。"

波洛从他手中接过这些信看看，仔仔细细地看着。我倒觉得有点懊恼，他怎么没把信上的香粉掸掉，用显微镜或诸如此类的强光把这些信检查一下呢——但是，我知道，他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了，他的方法大约也不是最时新的。他只不过像任何人看信那样，把这些信看了看。

看完以后，他把信放在桌上，清了清嗓子。

“唔，”他说，“让我们开始把所了解的情况梳理清楚吧。在这些信中，第一封是你妻子在美国与你结婚后不久收到的。过去还有些信件，可是她都销毁了；接着，又收到第二封。刚刚收到第二封信，你们俩险些由于煤气中毒死亡。你接着来到国外，将近两年再也没收到什么信。在今年你们工作的季节开始时，信件又开始出现了——这就是说，在过去三个星期之内，对吗？”

“完全对。”

“你的妻子充分地表现了她的恐惧。你在征询了赖利医生的意见以后，雇用了丽瑟莲护士到这儿来陪伴你的妻子，以减轻她的恐惧？”

“是的。”

“发生了某些小事——敲打窗户的手啦——鬼怪似的脸——文物室里的嘈杂声。这些事情你都没能亲自看见？”

“没有。”

“除了利德勒太太之外，实际上也没人看见？”

“拉维涅神父看见文物室里有灯光。”

“不错。我并没有忘记。”他沉吟了片刻，接着说：“你的妻子立过遗嘱吗？”

"我想她不会。"

"为什么不会?"

"据她看来似乎是不值得这样做。"

"她不是一个有钱的女人?"

"是的,她活着的时候不会有钱。她的父亲留下了一大笔钱委托她保管。她不能触犯这个原则:在她死时,这笔钱得交她生下的孩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则交给匹兹堡[1]博物馆。"

波洛深思熟虑,手指连续不断地敲弹着桌子。

"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他说,"在这个案件中排除一个动机。你们能够意识到,那正是我首先要寻求的:谁能从死者的身上获利?在此案中,获利的是一个博物馆。要不是这样,利德勒太太未留下遗嘱而死,却掌管着一笔可观的财产,我设想谁能继承这笔财产——是你——或是她的前夫——将会证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但是,这也许会存在一种困难。这个前夫就得死而复活,以求认领这笔财产。我料想他就会冒着被捕的危险,虽然我几乎难以想象死刑会拖到战后如此漫长的岁月来执行。不过,也没有必要来产生这些推测。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首先要解决的是钱的问题。而下一步,我总是开始怀疑死者的丈夫或妻子了!在这个案件中,第一,你被证实昨天下午从来没走近你妻子的房间;第二,你从你妻子的死亡中不是有所得而是有所失;第三——"

---

①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一城市。——译注。

他停住了。

“什么呢?”利德勒博士问。

“第三.”波洛说得慢吞吞地,“依我的愚见,我能欣赏这种忠诚。利德勒博士,我相信你对你妻子的挚爱,在你的一生中是主导一切的。是这样,对吗?”

利德勒博士非常简单地回答说:“对的。”

波洛点点头。

“因此、”他说,“我们可以进行下去了。”

“听着,听着,让我们开始认真着手吧。”赖利医生有点急不可待地说。

波洛责备地望了他一眼。

“我的朋友,不要急躁。像这类案件,一切都得有条有理地进行。实际上这也是我处理每一个案件的规矩。排除了某些可能性以后,我们现在就接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你们所说的那样——应该摊牌——绝不能有任何隐瞒。”

“正是这样。”赖利医生说。

“这就是我要求获得全部真象的原因。”波洛继续说。

利德勒博士吃惊地望着他。

“波洛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什么都没隐瞒。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你,毫无保留。”

“Tout de même[1],你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我。”

“是的,的确是的,有些琐碎的小事我遗忘了、想不起

① 法语:不管怎么说。——译注。

来。”

他显得十分沮丧。

波洛微微地摇了摇头：

“不，”他说，“例如你并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丽瑟莲护士安顿到这儿来呢？”

利德勒博士看上去全然不知所措了：

“可是我已经解释过了。这是十分清楚的。我的妻子神经不安——她害怕——”

波洛俯身向前。他缓慢而有力地把一个手指上下摇动：

“不，不，不。有些事情并不清楚。你的妻子处在危险之中，是的——她被死亡所威胁，没错儿。你——没去请警察局——没去请私人侦探——而是请了一个护士？这不符合情理，不符合！”

“我——我——”利德勒博士语塞了，他的脸色泛红，“我想——”

利德勒博士戛然止住了。

“现在我们就要知道，”波洛鼓励他说，“你想到了——什么？”

利德勒博士依然缄默不语，他神情窘困、厌烦。

“你瞧，”波洛的声音变得恳切、有说服力，“除了这一点，你告诉我的话听起来似乎是真实可信的。为什么要请一个护士呢？是的——有一个答案。事实上也只能有一个答案。你自己并不相信你的妻子处在危险之中。”

利德勒博士顿时发出一声喊叫，痛哭起来。

“上帝救救我吧，”他呻吟着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波洛带着一种像猫儿盯着老鼠洞那样专注的神情凝视着他——老鼠一旦露面，就准备扑上前去。

“那么，你究竟想到些什么呢？”他问。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可是你的确知道。你知道得很清楚。也许，我能帮助你——猜一猜，利德勒博士，你怀疑这些信全都是你妻子自己写的吧？”

他无需再作回答了。波洛的猜测完全正确，这再也清楚不过了。他举起了他那战抖的手，不言而喻仿佛是在乞求宽恕。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么说，我以前那种半信半疑的猜测竟然是对的！我回想起利德勒博士问我对一切有何想法时，他所表露出来的声调。我若有所思，慢慢地点了点头。突然，我意识到波洛先生的眼睛正盯着我。

“你也有同感吧，护士？”

“我脑海中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我据实回答说。

“是什么原因呢？”

我解释说，科尔曼先生给我看的那封信上的笔迹与此相似。

波洛转向利德勒博士。

“你也曾留意到这种相似之处吗？”

利德勒博士垂下头。

“是的，我注意到了。这种笔迹细小而且难以辨认——不像露易丝的那么潇洒、大方。不过，其中有几封信的字写得像露易丝的一样，我拿给你看看。”

他从内衣口袋里拿出了几封信，从递给波洛的信中挑出了一张信纸。这是他妻子给他来信的一部分。波洛仔细地与那些匿名信对比起来。

"是的，"他喃喃地说，"是的。有好些相似之处——字母's'的写法很奇特，'e'也写得与众不同。我不是一个笔迹专家——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就辨认笔迹而言，我还从来没见过处处意见一致的两个笔迹专家呢)——不过，人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两种笔迹的相似之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些信似乎很有可能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可是，也并不能予以肯定。我们必须把一切可能性都考虑到。"

他向椅背上一仰，深思地说："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笔迹的相似纯属巧合；二，这些恫吓信是利德勒太太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自己所写；三，这些信件是由某个竭力模仿她笔迹的人所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好像没什么道理嘛。在这三种可能性之中，其中有一个想必是对的。"

他思索了一两分钟，接着转向利德勒博士，恢复了他那生气勃勃的神态问道："当你第一次感到有可能是利德勒太太自己写了这些匿名信时，你是怎么想的？"

利德勒博士把头摇了摇。

"我尽可能很快地抛开这个念头，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你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唉，"他迟疑不决地说，"我纳闷是否过去的忧虑和压抑也许使我妻子的大脑受到一些影响。我想，她可能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给自己写信。这是可能的，不是吗？"他朝着赖利医生补充说。

赖利医生的嘴唇噘了起来。

“人类的大脑几乎可以干出任何事情。”他似是而非地回答说。

但是，他飞快向波洛瞟了一眼，仿佛是要遵照他的脸色行事。波洛却把这个问题岔开了。

“这些信件倒是一个有趣的要害问题。”他说，“不过，我们必须集中全力于整个案件。据我看，大概有三种解释。”

“三种？”

“是的。第一种解释，也是最简单的，你妻子的前夫依然活着。他一开始就威胁她，随后并继续进行这种威胁。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解释，我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他是如何不被觉察而进出这儿的。

“第二种解释，利德勒太太，出于她个人的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更易被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所理解，而不是被律师所理解），给自己写了这些恫吓信。煤气中毒的事件则是她自己所为。（记住，恰恰是她唤醒你，告诉你她闻到了煤气味。）不过，倘若利德勒太太给自己写了这些信，她就不会感到那想象中的写信人所带来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从别处来寻找凶手。实际上，我们就得从你的雇员中来寻找。是的，”他回答利德勒博士持有异议的咕哝声，“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们其中有一人为了个人的怨恨而杀害了她。我可以认为，这个人大概也知道这些信——或无论如何也知道利德勒太太惧怕某人，要不正在假装惧怕某人。照凶手看来，这情况使这次谋杀对他来说是安然无恙。他确信，此案会被引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外来者的身上——那些恫吓信的

撰写人。

"另一种解释是，由于了解利德勒太太过去的历史，实际上是凶手本人写出了这些信。可是在此案中，为什么罪犯要摹拟利德勒太太那种独特的笔迹，这一点还不太清楚。

"据我们认为，这些信看上去是由一个外来者所写，将会对他或是她更为有利罢了。

"第三种解释，我想也是最能引起兴趣的，我设想这些信是真的。它们是由利德勒太太的前夫所写（或许是他的弟弟），此人正是考古队的一个成员。"

第十六章 可疑的人

利德勒博士一跃而起。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种想法真是荒谬之极！"

波洛先生声色不动地注视着他，一声不吭。

"你的意思是推测我妻子的前夫是考古队的一员，而她竟没有把他认出来？"

"的确如此。把事实考虑一下吧。将近二十年前，你的妻子同这个人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的光景。经历了这样漫长的岁月，假如她与他邂逅相遇，她会把他认出来吗？我想是不会的。他的面容将会发生变化，身材也会有变化——他的声音也许变化不大，然而他自己是会注意这个细节的。记住她是不会在与她同住在一起的人之中，来寻找他的。她把他想象成在某处的一个外人——一个陌生人。不会，我想她不会把他认出来的。同时，还存在着第二种可能性。那个年轻

的兄弟——这孩子过去是如此狂热地爱慕他的哥哥，现在是个成人了。一个十岁或者十二岁的孩子长成近三十岁的人，她难道还能认出来吗？是的，这个年轻的威廉·博斯纳需要认真对付。要记住，在他的心目中，他的哥哥也许并非是以一个叛徒的面目出现，而是一个爱国者，一个为他自己的祖国——德国而献身的烈士。利德勒太太在他的眼中则是一个叛徒——一个将他心爱的哥哥置于死地的恶魔！易动情感的孩子会对英雄极端崇拜。幼小的心灵也易于被一种观念所缠，一直持续到青年时代。"

"完全正确，"赖利医生说，"孩子易忘事这种世俗之见其实不然。许多人都被一种在幼年时代牢记的印象所驾驭而度过一生。"

"Bien[①]，你已经了解到这两种可能性。弗雷德里克·博斯纳，一个如今已有五十来岁的人了，和威廉·博斯纳，他的年龄大约不到三十岁。让我们从这两点出发，审查一下你的雇员吧。"

"真是异想天开，"利德勒博士低声地抱怨着，"我的雇员！我自己考古队里的成员。"

"必然就该认为无可怀疑。"波洛干巴巴地说，"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观点。Commencons[②]！谁可以断定不会是弗雷德里克或者威廉呢？"

"女人。"

---

① 法语：好啦。——译注。

② 法语：让我们开始吧。——译注。

"那自然啰。约翰逊小姐和麦卡杜太太排除在外。还有谁?"

"凯利,早在我认识露易丝之前,我和他就已共事多年——"

"他的年龄也不符。我估计他有三十八九岁,比弗雷德里克年纪轻得多,比威廉的年纪又大得多。再看其他人吧。还有拉维涅神父和麦卡杜先生。两者之中可能有一个会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纳。"

"可是,我亲爱的先生,"利德勒博士用一种既觉得恼火又觉得可笑的声音大声地说,"拉维涅神父作为一个碑铭专家而闻名于世,麦卡杜先生在纽约一家著名的博物馆里工作过多年。他们其中不可能会有一个是你认为的那个人!"

波洛轻轻地挥挥手。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我是从来不考虑的!对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我总是非常仔细地进行审查。不过,我们可以暂且搁一搁。你们还有些什么人?卡尔·赖特,一个带着德国人名字的年轻人。大卫·埃默特——"

"记住,他在两次考古工作中都一直同我呆在一起。"

"他是一个具有稳静之才的年轻人。假如他要作案的话,是不会匆忙的,一切都会安排得井井有条。"

利德勒博士做出了一个绝望的手势。

"最后一个,便是比尔·科尔曼。"波洛继续说。

"他是一个英国人。"

“Pourqui pas[1]? 利德勒太太难道没说过那孩子会离开美国，到处跟踪吗？他很可能是在英国被抚养成人的。”

“你对任何事情都有话回。”利德勒博士说。

我苦苦地思索着。我从一开始就认为科尔曼与其说是像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倒不如说更像伍德霍斯先生书中的人物。他当真一直在演戏吗？

波洛正在一个小笔记簿上写着什么。

“我们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吧。”他说，“在第一轮统计中，我们有两个名字，拉维涅神父和麦卡杜先生；第二轮则是：科尔曼、埃默特和赖特。

“现在我们再考虑一下事情的另一面——方法和机会。考古队里谁能有作案的机会和办法？凯利在发掘地，科尔曼在哈桑，你本人是在屋顶上。那末，剩下的是拉维涅神父，麦卡杜先生，麦卡杜太太，大卫·埃默特，卡尔·赖特，约翰逊小姐和丽瑟莲护士。”

“啊！”我惊叫了一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波洛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我。

“是的，ma soeru[2]，我恐怕你不得不与此案有所牵连。当院子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杀死利德勒太太对你来说真是易如反掌。你身强体壮，而且在那致命的一击发生之前，她对你不会有任何怀疑。”

我心慌意乱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发现赖利医生

---

① 法语：为什么不会呢？——译注。

②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正乐滋滋地瞧着我。

"一桩有关护士的有趣案件,她把她的病人一个个地干掉了。"他嘴里嘟哝着。

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利德勒博士的头脑已转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

"不会是埃默特,波洛先生,"他反对说,"你可不能把他牵涉进去。记住,在那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同我一直呆在屋顶上。"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能把他排除。他可以从屋顶上下来,直接走进利德勒太太的房间杀死她,然后再把孩子唤回来。或许他也可能利用其中一次把孩子支使到你那儿的机会,然后杀死她。"

利德勒博士摇着头,嗫嚅着:"多么可怕的事啊!这一切太——奇异了。"

波洛竟同意这种说法,使我大吃一惊。

"说得对,正是如此。这是一桩奇异的犯罪。人们通常是不会遇到的。通常的谋杀案是非常下作的——非常简单。不过,这是一桩不寻常的案件。我怀疑,利德勒博士,你的妻子也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

他如此准确地击中要害,不禁使我赫然一惊。

"是这样吗,护士?"他问。

利德勒博士平静地说:"护士,把你对露易丝的印象告诉他吧,你不会有什么偏见的。"

我直言不讳地说了。

"她非常可爱,"我说,"你会情不自禁地爱慕她,希望为

她效劳。我以前还从未见过像她这样的人。”

“谢谢你。”利德勒博士说，对着我微微一笑。

“这是一个由外人所提出的有价值的证据。”波洛彬彬有礼地说，“唔，让我们继续谈吧。在作案的‘方法和机会’这一栏上，我们有七个人的名字：丽瑟莲护士，约翰逊小姐，麦卡杜太太，赖特先生、埃默特先生和拉维涅神父。”

他又一次清了清嗓子，我总是发现外国人都能发出些怪腔怪调。

“我们姑且认为我们的第三个论断是正确的。这就是说，凶手是弗雷德里克或是威廉·博斯纳，而弗雷德里克或威廉·博斯纳又是考古队的成员。对照这两份名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怀疑缩小到四个人：拉维涅神父，麦卡杜先生，卡尔·赖特和大卫·埃默特。”

“拉维涅神父不可能。”利德勒博士认定说，“他是伽太基白衣教团的成员之一。”

“他的胡子完全是真的，”我插上一句。

“ma soeur[1]，”波洛说，“第一流的凶手是决不会带假胡子的！”

“你怎么知道这个凶手是第一流的呢？”我反唇相问。

“因为倘若他不是第一流的凶手，整个真象我立刻会一清二楚——可是，并没有。”

我暗自思讨，简直不可一世。

“不管如何，”我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说，“这胡子想必

---

①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得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起来。”

“这种见解倒是挺实际的。”波洛说。

利德勒博士烦躁地说：“这是荒谬的——太荒谬了。他和麦卡杜两人都是知名人物，他们相识已有多年。”

波洛转脸对着他。

“你缺乏真正的想象力。你尚未意识到一个重要之处：如果弗雷德里克没有死的话——这些年他一直是在干什么？他一定会更名换姓，创立一番事业。”

“成为一个 pere Blanc[①]。”赖利医生不无怀疑地说。

“是的，这多少有点儿怪异。”波洛承认说，“但是，我们不能就认为可以不屑一顾。另外，还有些其他的可能性。”

“那些年轻的家伙吧？”赖利说，“假如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单从表面进行判断，在你的怀疑中恰恰只有一个人似乎还能讲得通。”

“那是——”

“年轻的卡尔·赖特。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对他不利的事情，不过推断而已，并且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年龄相符，有一个德国人的姓氏。他又是今年新来的人，确实具有进行谋杀的机会。他只需迅速地离开摄影的地方，穿过小院去从事这种卑鄙的勾当，然后在无人觉察之时像兔子一样再溜回来。即使当他离开时，有人偶然走进摄影室，他以后可以说他是去暗房里。我并不是说，他正是你所怀疑的人。不过，如果你要对某人怀疑的话，无疑他有可能。”

① 法语：白衣神父。——译注。

波洛看上去并不十分信服。他神态严肃而又满腹狐疑地点点头。

“是的，”他说，“他似乎最有可能，然而事情不可能如此简单。”他接着又说，“我们到此为止吧。我现在倒很想能否可以把作案的房间检查一下。”

“当然可以。”利德勒博士在口袋里找了找钥匙，随后望着赖利医生。

“钥匙给梅特兰警长拿走了。”他说。

“梅特兰警长把钥匙交给我了。”赖利医生说，“他不得不去处理库尔德人[1] 的事务。”

他掏出了钥匙。

利德勒博士踌躇地说：“你不介意吧——如果我不——也许，护士——”

“当然啦，当然，”波洛说，“我完全理解。我决不希望给你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痛苦。ma sour[2]，如果你能陪伴我的话，那真太好了。”

“当然可以。”我说。

---

① 西亚细亚山地的民族。——译注。

②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第十七章　洗脸架旁的血迹

利德勒太太的遗体已被运往哈桑进行检验，否则她的房间会一切如故。房间里的陈设寥寥无几，以致警察没费什么时间就已清查完毕。

进了房间，门的右边是一张床。门的对面，是装有栅栏的两扇朝着田野的窗户。窗户之间，有一张简陋的带有两个抽屉的橡木方桌，给利勒德太太当作梳妆桌。在东面的墙上，有一排挂着衣服的钩子，用棉布口袋防护着。一个松木五斗柜。紧靠着门的左边，是一个洗脸架。房间的中央是一张大号的本色橡木桌，上面放着吸墨用具、墨水台和一个小小的手提包。利德勒太太把那些匿名信就放在这个手提包里。窗帘是一种当地制造的短条纹布——夹杂着橘黄色的白条纹。地面由石块铺成，上面盖有山羊皮织成的小块地毯。两扇窗户和洗脸架前铺的是三块夹着白色条纹的褐色

地毯，床和写字台之间则铺着一块大一些的、质量较好的夹有褐色条纹的白色地毯。

没有食柜，没有壁柜，也没有长帘——事实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身。床是一张简易铁床，上面铺着印花棉被。房间里惟一奢侈的迹象是那三个枕头，都是用最柔软的材料制成的。除了利德勒太太之外，没人有这样的枕头。

赖利医生平铺直叙地用几句话解释了在什么地方发现了利德勒太太的尸体——在床旁边的地毯上，缩成一团。

为了阐明他所讲的话，他点头招呼我过去。

我可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我躺在地面上，尽可能使自己模仿出利德勒太太的尸体被发现时的模样。

“利德勒发现她时，扶起了她的头。”医生说，“然而我还是仔细地盘问了他，显而易见，他实际上并没有移动她的位置。”

“这事好像十分明确。”波洛说，“她正躺在床上，睡着了或者在休息——有人打开了房门，她抬头一看，站起身来——”

“他把她击倒在地，”医生把他的话说完，“这一击使她失去了知觉，很快也就一命归天。你知道——”

他用了一些技术性的语言把这种伤害解释了一番。

“这么说，不会有很多血啰？”波洛说。

“不会，血向里流进了大脑。”

“Eh Bien[1]，”波洛说，“除了一点之外——这事似乎再

---

① 法语：好吧。——译注。

简单不过了。如果进来的这个人是个陌生人，为什么利德勒太太不当即呼救呢？如果她高声呼叫的话，她的声音可以被听到的。这儿的丽瑟莲护士就会听到，埃默特和孩子也会听到。”

“这很容易回答。”赖利医生冷冰冰地说，“因为，这不是一个陌生人。”

波洛点点头。

“是的，”他沉思着说，“她也许看见这个人觉得很吃惊——但是她并不害怕。随后当他动手的时候，她可能就要喊了出来——太迟了。”

“是约翰逊小姐听到的叫喊声？”

“是的，如果她当真听到的话。不过，总的来说我表示怀疑。这些泥墙很厚，而且窗户又是关着的。”

他踱到床前。

“你真的让她躺下来了吗？”他问我。我解释我真的是这样做了。

“她是说要睡觉呢，还是要看书？”

“我给了她两本书——一本消遣的读物和一本回忆录。她习惯看一会儿书，然后再小睡一会儿。”

“她——我是说——像往常一样平静吗？”

我考虑了一下。

“是的，她看上去十分正常，情绪也很好。”我说，“也许只是有点简慢，我把这归咎于前天她向我一吐衷肠所造成的结果。这种事有时会使人觉得有点儿不自在的。”

波洛的眼睛眨了眨。

"哦，是的，的确如此，哎呀，我知道得很清楚。"

他环顾一下房间。

"惨案发生后你到这儿时，一切东西都如你以前所看到的一样吗？"

我也环顾了一下。

"对，我想一切都依然如故。我想不起来有什么异样。"

"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她是被武器所击吧？"

"没有。"

波洛看着赖利医生。

"你对此有何见教？"

医生急忙给予回答。

"是某种相当大的、很重的、没有棱角的东西。我是说，一座圆底雕像——诸如这样的东西。你听着，我并非认为就是这个东西。不过，是这种类型的东西而已。这是用很大的力量予以打击的。"

"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手臂所击？人的手臂？"

"是的——除非——"

"除非——什么呢？"

赖利医生慢吞吞地说："完全有可能，利德勒太太也许是跪着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个很重的器械从上面一击，所需的力量不需要太大。"

"她是跪着的？"波洛沉思着，"这是一种想象——是的。"

"听着，这仅仅是想象。"医生急不可待地指出，"全然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

“但是，这是可能的。”

“是的，根据情况来判断，毕竟不是异想天开。当她的本能告诉她已经来不及的时候，她的恐惧导致她跪下来求饶，而不是呼救——没人能够及时赶来。”

“对。”波洛思索着说，“这是一种想象。”

我认为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想象，我根本很难想象利德勒太太会向任何人下跪。

波洛慢步绕着房间走着。他打开窗户，试试铁栅，把头从栅栏中伸出，证实了头伸了出去但肩膀却无论如何再也伸不出去。

“当你发现她时，窗户是关着的。”他说，“你在十二点四十五分离开她时，窗户也是关着的吗？”

“是的，窗户在下午总是关着的。除了起居室和餐厅，这些窗户都没有装上纱窗。窗户关着以防止苍绳进来。”

“不管怎么说，人是不能从窗户进来的。墙也十分坚固——泥砖墙——没有地板门和天窗。没有，只有一个办法进入房间——通过房门。而且，只有一个办法走进房门——通过院子。进入院子的办法也只有一个——通过拱门。拱门外有五个人，他们异口同声都那样说。嗨，我不认为他们是在撒谎。没有，他们没有撒谎。他们并没有受贿而要保持缄默。凶手就在这儿。”

我什么话都没说。此时我们全都呆在房间里站在方桌的四周，我难道就没有同感吗？

波洛闷不吭声地在房间里慢悠悠地踱来踱去。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这是一个长着山羊胡须的老人的

照片。他带着询问的目光望着我。

“利德勒太太的父亲。”我说，“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他又放下照片，朝梳妆桌上的东西扫了一眼——全都是些普通龟甲壳——质朴但精致。他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一排书，大声地读出这些书名。

“《谁是希腊人?》、《相对论入门》、《赫斯特·斯坦厄普女士的一生》、《克鲁号列车》、《回到梅休塞拉》、《林德·康登》。对了，也许这些书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你的这位利德勒太太可不是一个愚笨的人啊，她很有头脑。”

“哦，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我急切地说，“她博览群书，很有造诣。她不是个寻常的人。”

他看了看我，笑了。

“不错，”他说，“我已经意识到了。”

他向前走着，在洗脸架那儿站了片刻，洗脸架上有一排摆得整整齐齐的瓶子和雪花膏。

接着，他突然跪下，仔细地端详着地毯。

我和赖利医生很快跑了过去同他一起查看。他正在检查一小块深棕色的污迹，在棕色的地毯上污迹几乎难以觉察。实际上，仅仅是因为它紧贴着地毯上一条白色的条纹上才引人注目的。

“医生，你看呢?”他说，“是血吗?”

赖利医生跪了下来。

“也许是的，”他说，“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将确定一下。”

“那太好了。”

波洛先生把水罐和脸盆检查了一下。水罐放在洗脸架

的一侧。脸盆里没有水，但在洗脸架的旁边有一只存放污水的旧煤油桶。

他转身对着我。

“你记得吗，护士？当你十二点四十五分离开利德勒太太时，水罐是在脸盆里还是放在脸盆的外面？”

“我说不上。”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倒认为水罐是在脸盆里的。”

“噢？”

“不过你知道，”我赶紧说，“我之所以这样想，因为通常是这样。孩子们在午饭以后把水罐放在脸盆里，我只是感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注意到的。”

他十分赞赏地点点头。

“是的，我明白。这是由于你经过医护训练。如果房间里的东西放得不合规矩的话，你几乎会不知不觉地把它放好的。惨案发生后呢？水罐像现在这样放着吗？”

我摇摇头。

“我那时没有注意，”我说，“我所寻找的是这儿有没有地方让人可以藏身，或者凶手是否遗失了什么东西。”

“对，是血。”赖利医生说，他站了起来。“这血迹重要吗？”

波洛茫然地紧锁双眉，他恼火地挥动着双手：

“我很难断定。我怎么能断定呢？这也许根本不值一顾。我想，我可以认为凶手摸过她——手上沾有鲜血——虽然只是一点点，但还是血——他于是走到这儿，把手洗了洗。是的，很可能就是这样。然而我不能武断地说就是这样。这

血迹可能无关紧要。"

"会流出很少很少的一点儿血,"赖利医生没把握地说,"没什么血会喷出来像那样的情况,只是会从伤口那儿渗出一点血来。当然啦,如果凶手要探查伤口 -- "

我赫然颤抖了一下。一副令人恶心的景象呈现在我的脑中:某人的幻影——也许是那讨厌的长着一副猪脸的、搞摄影的孩子,击倒了这位可爱的女人,然后弯下身来得意洋洋地用手指刺探伤口。他的脸也许全然变了形——十足的残忍和疯狂。

赖利医生看到我在瑟瑟发抖。

"你怎么啦,护士?"他说。

"没什么——起了鸡皮疙瘩。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喋颤起来了。"

波洛先生扭转身来看着我。

"我知道你需要些什么,"他说,"我们一完成这儿的工作,我就要和医生一同回哈桑去,我们将带你一道去。你会用茶点招待丽瑟莲护士,不是吗,医生?"

"不胜荣幸。"

"啊,不,医生,"我执意说,"我简直想不到会有这种事。"

波洛先生友好地在我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拍得就像英国人一样,不像外国人。

"ma scour[1],你要听话呀,"他说,"此外,这对我也有

①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好处。我还有很多事情想同你讨论，在这儿人们必须要尊重礼仪，我也无法同你讨论。普良的利德勒博士崇拜他的妻子，而且他确信，啊，非常确信——其他的人对她也同样如此！可是在我看来，人的本性不是这样！不是，我想——你看该怎么说——开诚布公地——把利德勒太太讨论一下？那么，就这样决定了。我们这儿的工作完成以后，我们就带你去哈桑。"

"我想，"我难以抉择地说，"我无论如何还是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这儿使我感到十分尴尬。"

"一两天之内什么事都别干，"赖利医生说，"葬礼之前你的心境是不会好的。"

"说得真不错，"我说，"假如我也被谋杀呢，医生？"

我是半开玩笑地说出这句话的，赖利医生也是这样听的，我想他本应该做出一些诙谐的反应。

然而使我大为惊愕的是波洛先生木然不动地站在屋子的中间，十指交叉紧贴在脑门上。

"啊！假如是可能的，"他喃喃细语，"危险——是的——非常危险——可是该怎么办呢？该怎么预防呢？"

"嗨，波洛先生，"我说，"我不过是开玩笑！我倒很想知道，谁想要谋杀我呢？"

"你——或是其他人。"他说。我实在不喜欢他这种说话的方式，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可是，为什么？"我坚持问道。

他两眼笔直地正视着我。

"我是开玩笑，小姐，"他说，"说着玩玩的。但是，有些事

情却不是闹着玩的。我的职业使我认识到一些事情。其中一件事，也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谋杀是一种习惯……”

第十八章　赖利医生家的午茶

离开之前，波洛绕着考古队的住地里里外外地转了一圈。他也间接地向仆人们问了一些问题——这就是说，赖利医生把问话从英语译成阿拉伯语，再把回话从阿拉伯语译成英语。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那个陌生人的面目，利德勒太太和我曾经见过此人透过窗户向里窥视，拉维涅神父第二天也曾同此人交谈过。

"你真的认为那家伙同此案有关吗？"当我们坐在他的汽车里颠颠簸簸地向哈桑行驶时，赖利医生问道。

"我喜欢了解所有的情况。"波洛回答说。

这句话的确很好地描述了他的工作方法。我后来发现——哪怕是一星半点、不足挂齿的流言蜚语——他没有不感兴趣的。男人们一般不该那么爱听闲话嘛。

在我们到了赖利医生家时，我得承认喝上这种茶真使人高兴。我留意到，波洛先生竟在他的茶里放了五块方糖。

他一边仔细地用茶匙搅动着茶，一边说："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了，不是吗？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谁有可能行凶。"

"拉维涅、麦卡杜、埃默特，或是赖特？"赖利医生问。

"不，不——这是我所推测的三个人。我现在想把推测缩小到两个人——撇开突然出现的那个神奇莫测的前夫或小叔子。我们现在还是简单地讨论一下考古队里究竟是哪一个人，能有办法和机会杀死利德勒太太，谁有可能这样做。"

"我还以为你并不看重这种推测呢。"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自然觉得有些棘手，"波洛责备地说，"难道我能当着利德勒博士的面，讨论可能导致考古队的一个成员谋杀利德勒太太的动机吗？那将会十分棘手的。我当时不得不对他的妻子是值得爱慕的、人人都崇拜她这种杜撰表示认可！

"可是，自然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们可以不留情面地畅所欲言了，我们不必再考虑到别人的感情。这也正是丽瑟莲护士将要帮助我们的地方。我肯定，她是一个很好的目击者。"

"啊，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说。

赖利医生递给我一盘热烤饼——"多吃一点儿。"他说。这些烤饼真不错。

“好了，说吧，”波洛先生友好、亲切地说，“ma souer[①]，你会确切地告诉我考古队里的每个成员对利德勒太太的感觉怎样。”

“波洛先生，我在那儿只不过呆了一个星期。”我说。

“对像你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来说，时间是足足有余了。护士概述起来是敏捷的。她做出判断并且对此坚信不疑。说吧，我们这就开始。例如，拉维涅神父。”

“啊，这，你看，我真的说不出。他和利德勒太太好像喜欢在一起谈话。但是他们通常是用法语讲话，我自己的法语不太好，虽然我小时候在学校里学过。我有一个印象，他们主要是谈论一些书。”

“如你所说，他们彼此是友好的，是吗？”

“啊，是的，你可以这么说。可是尽管如此，我认为拉维涅神父被她给窘住了——喔——几乎被窘得恼羞成怒，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就好了。”

我便把第一天在发掘地与他说话的情况说出来，当时他曾把利德勒太太称之为一个“危险的女人”。

“唔，这倒非常有趣。”波洛说，“她——你认为她对他印象如何？”

“这很难说。想知道利德勒太太对别人的印象如何是不容易的。有时，我琢磨，他也把她搞窘了。我记得她对利德勒博士说过，她从来都没见过像他这样的神父。”

“为拉维涅神父定做了一根绞索。”赖利医生戏谑地说。

---

①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我亲爱的朋友，”波洛说，“也许你没有什么需要就诊的病人啰？我一点儿都没想到要阻拦你去履行你的职责啊。”

“我的病人有满满一医院呢。”赖利医生说。

他立起身来说要去小睡一会儿，便笑着走了出去。

“这下好多了，”波洛说，“我们现在将能促膝进行一些有趣的谈话。不过，你可别忘了喝茶。”

他给我递来一盘三明治，建议我再喝一杯茶。他的确是风度翩翩，很有吸引力。

“好吧，”他说，“继续谈谈你的印象。据你看来，谁不喜欢利德勒太太？”

“嗯，”我说，“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不愿再三重复了。”

“当然不要。”

“我看那可鄙的麦卡杜太太相当恨她！”

“噢！麦卡杜先生呢？”

“他对她还不错，”我说，“我认为除了他妻子以外，女人们对他从不会多加理会的。利德勒太太具有一种亲切友好的态度，对人有兴趣，对人们告诉她的事情有兴趣。我相信，这多少使得那可怜的男人昏昏然了。”

“麦卡杜太太——她会不高兴啰？”

“她醋意十足，溢于言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丈夫和妻子呆在一起时，你得多加小心，这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令人惊骇的事情。你没法想到当她们的丈夫出现问题时，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出现在女人的脑子里。”

"我毫不怀疑你说的是实话。这么说麦卡杜太太是善于猜忌了？因此，她憎恨利德勒太太？"

"我曾见过她投向利德勒太太的目光，简直想要杀死她似的——啊，天哪！"我急忙使自己镇静，"实际上，波洛先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是说，我可从来没想到过——"

"不、不，我完全明白，说漏了嘴罢了。这是非常自然的。那么利德勒太太，她对麦卡杜太太的这种敌意感到担忧吗？"

"这，"我考虑了一下说，"我认为，她根本毫不担忧。其实，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这种目光。我有一次曾想过给她一点暗示——可是，我不想这样做。多说反坏事，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

"毫无疑问，你是明智的。你能给我提供一些麦卡杜太太如何流露出这种敌意的例子吗？"

我把我们在屋顶上谈话的情况告诉了他。

"这么说她提到了利德勒太太的第一次婚姻，"波洛思考着说，"你能记得——在提及此事时——她看着你好像她觉得奇怪，你是否听到不同的说法？"

"你认为她可能已经了解到整个事情的真象？"

"可能的。她可能写了那些信——设想出敲击窗户的手啦及其他所有的事情。"

"我本人对某些事情也同样感到怀疑。她可能会做出这种卑鄙的报复。"

"是的，我认为这略微有点残酷。不过，这种素质对一个

残忍的凶手来说是不适合的，除非，当然啦——”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奇怪啊，她对你说的话真难以理解，‘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想不出是什么意思。”我坦率地说。

“她认为你到这儿来是怀有不可告人的原因，而不是你所宣称的那样。是什么原因呢？她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关切？你告诉过我，你刚来的那天她在茶桌上一直盯着你望，这也挺怪啊。”

“哦，她不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波洛先生。”我一本正经地说。

“ma soeur[①]，这是一种托辞而不是解释。”

我一时竟不能确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很快又继续说了下去：

“考古队的其他人呢？”

我思索了一下：

“我认为约翰逊小姐也很不喜欢她。但是，她对此却襟怀坦荡。她甚至承认自己存有偏见。你知道，她对利德勒博士非常虔诚，曾同他一起工作多年。不用说，婚姻的确把事情全都改变了——这是不容否认的。”

“对，”波洛说，“在约翰逊小姐看来，这种婚姻是不适合的。倘若利德勒博士娶了她的话，那真会再适合不过了。”

“真会这样，”我同意说，“唉，这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一百个人之中也没有一个可以认为是合适的。人们实在不能

①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责怪利德勒博士。约翰逊小姐，可怜的女人，她其貌不扬。而利德勒太太则长得挺美——当然，她并不年轻——可是，啊！我真希望你曾见过她。她具有某种东西——我记得科尔曼先生说过，她就像一个前来使人蛊惑销魂的什么人。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妥当，可是——啊，得了，你会笑话我的，不过她的确具有一种——啊——超脱尘俗之美。"

"她很有诱惑力——是的，我明白。"波洛说。

"我并不认为她和凯利先生也相交得很好，"我接着说，"我有一个想法，他就如约翰逊小姐一样对她心怀妒忌。他对她总是非常严肃，她对他也是那样。你知道——她递给他东西时彬彬有礼，并且十分拘谨地称他为凯利先生。他是她丈夫的一个老朋友，当然，有些女人对她们丈夫的老朋友是不堪忍受的。她们并不喜欢有人知道他们结婚前的情况——这样说至少会令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很明白。那三个年轻人呢？科尔曼，你看呢，他对她倒很有些想象力。"

我禁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开玩笑，波洛先生，"我说，"他简直就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年轻人。"

"另外两个呢？"

"我对埃默特先生真的不了解。他总是那么沉默寡言。她一直对他非常友好。你知道——像朋友似的——称呼他大卫，还常常拿赖利小姐和像这样的事情来逗弄他。"

"噢，真的吗？他喜欢这样吗？"

"我不十分清楚，"我犹豫地说，"他只是望着她，可笑极

了。你没法知道他在想什么。"

"赖特先生呢?"

"她并不是一直都对他很好,"我慢吞吞地说,"我觉得他使她感到神经不安。她常常说出一些讥笑他的话来。"

"他介意吗?"

"他总是被搞得满面通红,可怜的孩子。当然啦,她并非是心怀恶意。"

我接着突然对这孩子感到有点难过,我意识到他很可能就是那个残酷的凶手,而且一直在装模作样。

"哎呀,波洛先生,"我尖声地叫了起来,"你认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慢慢地摇着头,思索着。

"告诉我,"他说,"今天晚上你回到那儿去不会觉得害怕吧?"

"噢,不会的,"我说,"我自然记得你说过的话,不过谁想谋杀我呢?"

"我并不认为有人想要谋杀你,"他说得很慢,"我之所以那么急切地要听听你能告诉我的一切事情,部分原因也在于此。我想不会了——我肯定——你非常安全。"

"如果在巴格达时有人能告诉我——"我欲言又止。

"在你来到这儿之前,你曾听到过有关利德勒太太和考古队的闲话吗?"

我把利德勒太太的绰号以及凯尔西太太对她的一些评价都告诉了他。

话正说着,门开了,赖利小姐走了进来。她刚才一直在

打网球，手上还拿着球拍。

我发现波洛先生到达哈桑时就已认识她了。

她用惯常那种简慢无礼的方式向我问了好，随手拣起了一块三明治。

“喂，波洛先生，”她说，“对我们这儿的乡间秘密你进展得如何？”

“进展得不很快，小姐。”

“我看得出你已经把护士从遭难中营救出来了。”

“丽瑟莲护士一直在给我提供有关考古队各个成员的许多有价值的情况。不言而喻，我已经了解到不少——有关受害者的事情。小姐，被害者常常能为神秘的案件提供线索。”

赖利小姐说：“你真聪明，波洛先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有一个女人活该被谋杀的话，利德勒太太就是这号女人！”

“赖利小姐！”我愤慨地大声嚷了起来。

她发出了一阵短促而又令人作呕的笑声。

“啊！”她说，“我认为你一直都没能听到事情的真象。我担心，丽瑟莲护士会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被骗得好苦。你知道，波洛先生，我非常希望这个案件不会是你成功的案件之一。我多么乐意谋杀利德勒太太的凶手能够逃之夭夭，我巴不得自己能亲手干掉她。”

我对这姑娘厌恶得简直无以复加。我得说，波洛先生竟然无动于衷。他只是躬身致意，落落大方地说：“那么，我希望你能提供昨天下午你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啰？”

一刹那沉默无语，赖利小姐手中的网球拍叭的一声落在地板上，她顾不上把拍子捡起来。她这种女人也有没精打采、零乱懒散的窝囊相！她有点透不过气来地说："唔，对了，我在俱乐部里打网球。不过，说正经的，波洛先生，我不知道你是否完全了解她这种女人和有关她的事情？"

他又可笑地微微鞠了一躬，说："你会告诉我的，小姐。"

她迟疑了片刻，接着便冷若冰霜、毫无礼貌地说了起来，使我觉得实在恶心。

"不说死者的坏话是一种惯例了。我认为这样其实是蠢不可言。真理总是真理。大体上来说，对活着的人还是免开尊口为好，可以想象你也许会伤害他们。死去的已经死去了，然而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有时却依然存在。这话并不全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原话，但是非常接近！护士已告诉你在特勒亚里有种奇妙的气氛吧？她告诉你他们全部心神不安吧？以及他们又是如何像敌人一样相互之间虎视眈眈？这都是利德勒太太造成的。三年前我还是个孩子来到这儿时，他们是一群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快乐、最幸福的人。甚至在去年，他们一切都还不错。可是今年却使他们受到摧残——这还是她所造成的。她是那种不愿使别人快活的女人。有像这样的女人，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总是要把事情搞糟，只是为着逗乐——或是为着控制欲——或者也许只是因为她天性如此。她是那种极力想把她所接触到的每一个男人都牢牢控制在手中的女人！"

"赖利小姐，"我大声嚷嚷，"我认为这不是真的。事实上我知道这不是。"

她对我毫不理会，继续说着。

“对她来说，使她的丈夫崇拜她，是不能满足的。她不得不去愚弄一个名叫麦卡杜的，那个长腿、呆滞的笨蛋。接着，她又把握住比尔。比尔是个聪明的家伙，可是她竟把他搞得神魂颠倒，昏头转向。她折磨卡尔·赖特只是为了自娱。这很容易，因为他是多愁善感的孩子。她对大卫则更是跃跃欲试了。

“大卫是她更好的玩物，因为他竭力进行抵抗。他感觉到她的魅力——可是他并没有被迷住。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她实在是一点都不在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憎恨她。她并非是个淫荡的人，也不想私通。就她而言，把人们挑逗起来互相争斗，不过是她残酷的实验和乐趣。她对此也津津乐道。她这种女人，一生之中都不会同别人争吵——可是她在哪儿，哪儿总会发生争吵：她使这些争吵发生。她是女人中的埃古[1]。她想必是在演戏，而自己却不想卷入。她总是幕后操纵——袖手旁观——乐在其中。嗨，我的意思你们全都明白吗？”

“明白，也许我明白得比你知道的还要多，小姐。”波洛说。

我听不出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他的声音也并不愤慨。他的声音听起来——哦，得了，我没法解释。

希拉·赖利好像明白了，因为她满脸通红。

---

① 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人物，系奥赛罗的执旗官，为人阴险奸刁。——译注。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她说，“我对她的评价没错。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但又使人厌烦。她用人——进行试验——就像别人用化学药品进行实验一样。她喜欢折磨约翰逊小姐的感情，使她有苦难言，像老玩物似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她喜欢逗弄得麦卡杜太太怒不可遏，她也喜欢戳我的痛处——她时时都会这样干的！她喜欢探听有关别人的事情，用这些事情来威胁他们。哦，我并不是指那种赤裸裸的讹诈——我的意思只是说让那些人了解她知道这些事——使他们惴惴不安，不知她将干出什么事。天哪，这女人简直是一个艺术家！她的手法竟然掩饰得毫不外露！”

“对她的丈夫呢？”波洛问道。

“她从没想到要伤害他，”赖利小姐慢慢地说，“她对他温柔可亲，别的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想她是喜欢他的。他是一个可爱的人——禁锢在自己的天地里——考古和他的学说。他崇拜她，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这也许会使一些女人恼怒，而她则不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生活在虚幻的乐境里——但也并不是虚幻的乐境，因为对他而言，她是他的一切。尽管，这很难符合——”

她停了下来。

“说下去，小姐。”波洛说。

她突然对着我。

“关于理查德·凯利，你是怎么说的？”

“凯利先生？”我吃惊地问。

“关于她和凯利？”

“哦，”我说，“我提到他们相处得并不很好。”

我大吃一惊，她蓦地哈哈大笑起来。

"相处得并不很好？你这笨蛋！他爱她都爱得发狂了。这正使他心如刀绞——因为他也崇拜利德勒。多年来，他一直是利德勒的朋友。对她来讲那当然是够满足的了。离间他们两个人，她视为是她该做的事情。可是尽管如此，我曾认为——"

"Eh bien[①]？"

她颦眉蹙额，沉浸在思索之中。

"我曾认为她有一次做得太过分了——骗人者反被人骗！凯利是有吸引力的，非常有吸引力。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恶魔——不过，我相信同凯利在一起，她的冷酷无情也会焕然冰释了。"

"我认为你这些话纯粹是恶意中伤，"我大声叫道，"嗨，他们之间几乎都不说话！"

"哦，是吗？"她朝着我，"你知道得可真多啊。在屋里是'凯利先生'和'利德勒太太'，可是他们却常常在屋外聚会哪。她沿着小路走向河边，而他也在一段时间内离开发掘地一小时。他们常常在果树丛中相会。

"我有一次曾看见他刚刚离开她，大步流星似地返回发掘地，她站在那儿目送着他。我想，我可是女人中一个行为不端的人。我身边带着眼镜，我把眼镜拿出来仔细地看着她的脸。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相信她对理查德·凯利真是喜欢得要命。"

① 法语：什么呢？——译注。

她忽然停了下来，望着波洛。

“原谅我插手你的案件。”她突然嘴咧了一下笑了，“可是，我认为你还是乐意获得一些当地的真实情况。”

她走出了房间。

“波洛先生，”我高声嚷嚷，“她所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

他看着我，微微一笑说（我觉得非常奇怪）：“护士，你不能否认，赖利小姐已为此案——排除了某些错误的观念。”

第十九章　新的怀疑

我们无法再说些什么了，因为这时赖利医生走了进来，开玩笑地说他已经把病人中最令人厌倦的全都歼灭了。

波洛先生和他开始就心理生物学和那个写匿名信的人的精神状态，这些多少涉及到医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医生以他所从事的职业列举了他所知道的病例，而波洛先生也讲述了他所经历的许多故事。

"这个案件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他最后说，"有一种占有的欲望，而且常常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赖利医生点点头。

"这也是你为什么会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一个沉着但并不令人厌恶的卑鄙的家伙，貌似胆小、羞怯——表面上温柔谦恭——骨子里却怒火满腔！"

波洛审慎地说："你能说利德勒太太有一些病态的自卑

感吗？”

赖利医生轻声地笑着，用手把烟斗里的烟灰挖了出来。

“我该这样来形容：一个世界上最不至于会有自卑感的女人。她不受任何约束。引人注目、引人注目，更多地引人注目——这就是她所需要的一切——她也如愿以偿！”

“就心理学而言，你认为她有可能是自己写了这些信吗？”

“是的，我认为有这种可能。如果她这样做的话，其原因是出自于她希望自己引人注目的本能。利德勒太太在私生活里有点像个电影明星！她必须成为一个中心人物——引人注目。根据物极必反的原则，她嫁给了利德勒，一个我所了解的几乎是最为谦和、羞怯的人。他崇拜她——然而家庭的崇拜满足不了她。她还不得不成为一个遭受到迫害的女英雄。”

“实际上，”波洛笑着说，“你并不赞同利德勒的说法，认定她写了这些信并回忆不起她的行动啰？”

“是的，我不赞同。我没当着他的面驳回他这种想法。你不可能尽兴地对一个刚刚失去爱妻的男人，说他的妻子是一个可耻的、爱出风头的人，说什么为了满足她那惹人注目的癖好已使得她焦虑成疯了。事实上，对任何一个男人披露他妻子的真实情况都是不安全的！可笑得很，我倒信任大多数的女人，能把她们丈夫的真实情况告诉她们。女人能够接受这种事实，认为男人是个无赖，是个诈骗犯，吸毒的人，一贯说谎的人，一个睫毛都不眨、兽性丝毫不加掩饰的下流坯！女人真是出奇的现实主义者。”

“直率地说，赖利医生，对利德勒太太你确切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老实说——这很难讲。我并不十分了解她。她有魅力——有极大的魅力。有头脑、有同情心。还有什么呢？她没有那些通常令人厌恶的不道德的行为，她并非淫荡，或者懒惰，或者是特别喜爱虚荣的人。我一直认为(不过我没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她是一个有才华的说谎的人。我所不了解的(也正是我想了解的)，是她自己对自己说谎呢还是对某人说谎。我自己倒有点偏爱说谎的人。不会说谎的女人是个没有想象力，没有同情心的女人。我认为她并不真正是一个追逐男性的人——她只是喜欢使他们‘对我卑躬屈膝’。如果就此问题问问我的女儿——”

“我们有幸已请教过了。”波洛莞尔一笑说。

“哼，”赖利医生说，“我能想象出，她会急不可待地对她进行恶毒的攻击。年轻的一代对死者是没什么感情的。真遗憾，所有的年轻人竟成了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谴责‘旧的道德’，进而他们自己又建立起一个更其严厉而又放荡的法则。倘若利德勒太太同若干人私通的话，希拉大概会赞扬她‘活得痛快’——或者‘顺从了生命的本能’。她不明白的是利德勒太太正在合乎本性地——合乎她的本性行事。猫儿在逗弄耗子时，也正顺从它生命的本能！情况注定就是这样。男人不是那些被庇护的小孩子。他们会遇上心如蛇蝎的女人——忠诚不二的马屁精，临死你都敬慕的女人，和那些使你遭到不断责骂和虐待的非凡女人——以及其他种种！生活是战场——不是俱乐部！我倒想看看希拉坦率得

能够不再傲气十足地承认，全然是出于个人的原因才永远憎恨利德勒太太的。希拉在这儿大概是惟一的年轻姑娘，她自然认为她应该随心所欲地掌管这些年轻人。当她看到一个女人，在她看来一个值得称赞的已经有过两个丈夫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在她的地盘上把她战胜，这不用说使她感到恼怒。希拉是个好姑娘，健康，还算漂亮，她对男性应该是有吸引力的。可是，利德勒太太在这方面却不同凡响。她恰恰具有一种使事情变糟的灾难性的魔力——一种无情美人的魔力。"

我在椅子上吓了一跳。他这种说法太巧合了！

"你的女儿——我可不是轻率的——她也许对这儿其中一个年轻人有了爱情。"

"哦，我不这么认为。她实际上是要埃默特和科尔曼围着她转罢了。我不知道她究竟喜欢谁，她还有三两个年轻的空军朋友。我猜想所有这些人现在都成了她网中之鱼了。不，我认为她到了这样的年龄，使她敢于击败那些令她恼火万分的年轻人了！她像我一样世面见得不多。只有你到了我这般年纪时，你才能真正鉴赏一个女学生的肤色，那清澈明亮的眼睛和那健壮的、充满活力的体格。然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竟能全神贯注地倾听一个男人的谈话，间或地插上一两句以显示谈话的人是多么好的朋友——几乎没有几个小伙子能够抵挡得住！希拉是个悦人的姑娘——但是露易丝是美丽的。那灿烂的明眸和那令人惊异的金发。是的，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对的，我暗自思忖，他说得对。美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她

一直都是很美的。这不是那种令人妒忌的容貌——你只会远离一旁，叹赏不已。我第一天见到她就感觉到，我乐意为利德勒太太去干任何事情！

尽管这样，那天晚上我坐车回到特勒亚里时（赖利医生挽留我早早进了晚餐），一两件事情萦回在我的脑际，使我微微觉得心里不安。希拉·赖利说出的那些话，我当时一句都不相信。我认为这纯粹是恶意中伤。

可是现在我突然回忆起利德勒太太那天下午不要我陪同，坚持独自出去散步的情景。我不禁纳闷，是否她或许就是去会见凯利先生。当然，这实在有点奇怪，他们相互交谈的方式是那么正经，而其他的大多数人她都以教名相称。

我回忆，他似乎从来不正视她，那也许是因为他不喜欢她——或者也可能是恰恰相反。

我不由地战栗了一下。我竟在这儿臆想出各种各样的事情——全都是由于一个姑娘的突发的怨恨所致！这正说明了流传这类事情是多么残忍和危险。

利德勒太太根本不像那样。

当然，她不喜欢希拉·赖利。她——那天吃中饭时同埃默特讲的话，对希拉实在是够刻薄的了。

他瞧着她时的那副模样真奇怪。那副模样使你不可能知道他正在想什么。你也决不能断定他正在想什么。他是那样沉静，然而又非常慎重。他是一个为人厚道，可以信赖的人。

如果说还有一个愚蠢的年轻的人，科尔曼先生就是这个人！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我正默默地想到这一点。刚刚才九点钟，大门就已闩上了。

伊伯拉希姆拿着把大钥匙跑来，把我放了进去。

在特勒亚里，我们全都是很早就寝的。起居室里漆黑一团，绘图室和利德勒博士的办公室依然灯光闪烁。几乎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糊糊的，人们甚至比以往更早地睡觉了。

当我路过绘图室去我的房间时，我向里瞧了一眼。凯利先生穿着一件衬衫正俯身画着那张大平面图。

我想，他看上去脸色很不好，是那么地疲惫和憔悴。这使我感到心头一阵剧痛。我不知道凯利先生怎么啦——这并不是他所讲的由于他几乎什么也没说——这是最通常的脾性了，而且也并不是他所做的，因为这也算不了什么——可是你还是不能不注意他，他周围的一切事情好像也要比其他人周围的一切重要得多。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的话，他的确是很重要。

他转过头看见了我，把烟斗从嘴上拿了下来说："噢，护士，从哈桑回来了？"

"是的，凯利先生。你这么晚还在工作，别的人好像都已睡了。"

"我想我还是最好做些事，"他说，"我做事有点慢吞吞的。我明天一整天要到发掘地去，我们又要开始发掘了。"

"已经决定了？"我吃惊地问。

他有点奇怪地望着我。

"我认为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了。我把这事向利德勒提出来。他明天大部分的时间要呆在哈桑料理事务。你知道，像

这样大伙团团坐，互相瞅着真不好受啊。”

他这话当然是对的。尤其是，人人都处在这种使人神经过敏、心惊肉跳的气氛里。

“哦，当然啦，从某方面来讲你是对的。”我说，“如果人们有事可做的话，也可使人分分心。”

我知道，葬礼将在后天举行。

他又俯身朝着平面图。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心在为他痛苦。我确切地感到他是难以入眠的。

“凯利先生，你是否需要一些安眠药？”我吞吞吐吐地问。

他微微笑着摇摇头。

“我会有办法的，护士。服用安眠药，坏习惯哪。”

“好了，晚安，凯利先生。”我说，“如果有什么要我做的事——”

“别这么想，谢谢你，护士。晚安。”

“我觉得难过极了。”我说，我想我未免有些太冲动了。

“难过？”他显得吃惊。

“为——为大伙觉得难过。这事太可怕了。特别是为你。”

“为我？为什么为我？”

“啊，你是他们俩那么好的老朋友。”

“我是利德勒的一个老朋友。我不是她的朋友。”

他这样说话好像真的不喜欢她。我真希望赖利小姐能够听见他所说的话。

“啊，晚安。”我说着便急急忙忙向我的房间走去。

脱衣前，我在房间里胡乱地忙了一些琐事。洗了几条手绢，洗了一副软皮手套并记了日记。在我就要准备上床时，我又从房门口向外望了望。绘图室和南边的房间仍然灯光明亮。

我推测，利德勒博士还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我琢磨我是不是应该到他那儿去向他道一声晚安。我为这事犹豫不决——我可不想显得自己是多管闲事。他也许正忙着，不愿被打扰。可是，最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驱使我到那儿去。这样做毕竟没有什么不好，我不过是问一下好，再问问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然后就走开。

可是，利德勒博士不在那儿。办公室里亮堂堂的，除了约翰逊小姐外别无他人。她头俯在桌子失声痛哭，仿佛心都要碎了。

这情景使我非常吃惊。她是一个稳重而有自制力的女人，看见她这样真令人揪心。

"你究竟怎么啦，亲爱的？"我大声地说，用手搂着她，抚慰地轻轻拍着。"好了，好了，这一点用都没有。你千万别一个人坐在这儿哭哭啼啼的。"

她没有回答。我觉得那可怕的战抖的呜咽声，使她全身都瑟瑟发抖。

"别哭了，亲爱的，别哭了，"我说，"镇静些。我去替你泡一杯好的热茶来。"

她抬起了头说："不用，不用了，没什么，护士。我真是个傻瓜。"

"亲爱的，是什么使你这样心烦意乱？"我问。

她并没有立刻回答我，过了一会儿才说："这太可怕了。"

"别再想这事了，"我告诉她，"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无法弥补。烦恼是无济于事的。"

她坐直起来，开始梳理一下头发。

"我有点儿在愚弄自己，"她声音沙哑地说，"我一直在打扫和整理办公室，以为最好还是做些事情。随后——我突然想起了所有的事——"

"是的，是的，"我急忙说，"我知道，一杯好的浓茶，床上再放上一个暖水瓶正是你所需要的。"

她拿过这两样东西，我没听到有任何异议。

"谢谢你，护士，"当我把她安顿在床上，被褥里放进暖水瓶，她啜饮着茶时说，"你真是个非常善良又明白事理的女人。我并不是常常这样愚弄自己的。"

"嗨，在像这样的时候，任何人都容易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说，"紧张、震惊、这儿、那儿，遍地都是警察。哎，我自己都觉得心惊肉跳。"

她的声音有点奇特地慢慢说道："你在那儿说的那番话倒是千真万确。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也无法弥补。"她沉默了片刻，接着说（我认为非常奇怪）："她决不是一个好女人！"

哦，我对这一观点并不想争论。我总是觉得约翰逊小姐同利德勒博士相交不和睦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不知道，也许约翰逊小姐是不是秘密地怀有一种乐意利德勒太太死去的情绪，而后又为这种想法深感愧疚。

我说："睡吧，别再为什么事忧心忡忡了。"

我收拾了几件东西，替她把房间整理好，把长筒袜搭在椅背上，大衣和裙子挂在挂勾上。地板上有一个皱纸团，想必是从她衣袋中掉落出来的。

就在我正要把纸团打开，看看是否可以扔掉的时候，她突然使我惊跳了起来。

"把那给我！"

我交给了她——真使我非常吃惊。她的声音是如此专横。她一把从我手中夺去——真的是一把夺去——随即把纸团放在蜡烛上点燃，直到烧成灰烬。

正如我所说的，我惊慌失措——我只是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她。

我没时间看看这是什么纸——她迅猛异常地夺了过去。但是十分可笑的是，当纸团燃烧时，纸竟朝着我弯曲过来。我正好看见纸上有用钢笔写的字。

直到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为什么这些笔迹看上去我是多么熟悉。

这种笔迹同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

这难道就是约翰逊小姐忍不住猝然懊恼的原因吗？写这些匿名信的人难道始终就是她吗？

第二十章　约翰逊小姐，麦卡杜太太，赖特先生

我并不怕承认这种想法对我来说虽然是个打击，因为我从来就没想到把约翰逊小姐同这些信联系在一起。或许，倒会是麦卡杜太太。约翰逊小姐是一个真正有教养的女人，而且是那么有自制力，那么通情达理。

可是，回想起那天晚上我听到的波洛先生和赖利医生之间的谈话，我想这也许正是一个谜。

假如写信的就是约翰逊小姐，这就反映出许多问题。请注意，我决不认为约翰逊小姐会同谋杀有任何关联。但是我的确看出，她对利德勒太太的厌恶可能已诱使她，嗯——粗俗地说吧——要让利德勒太太胆战心惊。

她也可能想要把利德勒太太从发掘地吓走。

接着，利德勒太太被谋杀了。约翰逊小姐感觉到愧疚的极大痛苦——起先是因为她那残酷的恶作剧，而且还因为

她或许意识到那些信竟然成了真正凶手的一个极好的掩护物，难怪她那样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我有理由相信，她是一个心灵高尚的人。这也说明了她为什么会如此急切地听从了我抚慰她的话："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也无法弥补。"

她随后说了句含义隐晦的话——为自己辩白——"她绝不是一个正派的女人！"

问题是我对这事该如何办呢？

我很长时间都辗转难眠，终于决定一有机会就让波洛先生了解此情。

第二天他来了，可是我没有机会同他进行一次你可能会称作是那种私下的谈话。

我们只有片刻的时间单独在一起，就在我集中思想考虑如何开头时，他已紧贴着我的身旁，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下了指示。

"哎，我要同约翰逊小姐——和其他人谈话，也许是在起居室里。利德勒太太房间的钥匙还在你这儿吧？"

"是的。"我说。

"Trés bien[①]，到那儿去，进了房间就把门关上，叫一声——不是尖声地叫——只是叫一声。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一种惊叫声——我想要你表达吃惊——而不是极度恐惧。至于你被人听见后所用的托辞——我悉听尊便——被

① 法语：很好。——译注。

算了一脚[1]或者你爱怎么说都成。”

约翰逊小姐这时走进了大院，再也没有更多时间了。

我很清楚波洛想要了解什么。当他和约翰逊小姐一走进起居室时，我就径直向利德勒太太的房间走去，打开房门，进了房间，掩上身后的门。

我认为我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根本是莫名其妙地叫喊一声，真有点傻里傻气。此外，喊出的声音该有多高也并不那么容易。我用适中的声音喊了一声“哎哟”，接着又略高、略低地各喊了一声。

随后我又走出房间，准备一下被“算”了一脚的托辞（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说绊了一脚！）。

可是很快就看出无需什么托辞了。波洛和约翰逊小姐正在一起认真地交谈着，显然一直没有中断。

得了，我想此事就算这样决定了。不论约翰逊小姐想象她曾听到那种喊叫声还是别的什么，那简直是两码事。

我不想走进去打扰他们。走道上有一张躺椅，我于是就在那儿坐了下来。他们的声音飘进了我的耳中。

“你知道，情况是很微妙的，”波洛正说着，“利德勒博士——显而易见他挚爱他的妻子——”

“他崇拜她。”约翰逊小姐说。

“他当然会告诉我，他的雇员是多么喜欢她！就他们而言又能说些什么呢？他们自然也就随声附和了。这是出于

---

① 英语“绊了一脚”应为 stub your toe，波洛说成了 step your foe。——译注。

礼貌，情面难却。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我坚信，小姐，揭开这个谜的关键就在于对利德勒太太的性格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倘若我能获悉每个考古队员的观点——坦诚的观点，我就有可能综合全面的情况而逐步绘制出一幅图画。坦率地说，这正是我今天到这儿来的原因。我知道利德勒博士呆在哈桑，这使我能轻松自如地在这儿会见每一个人，请求你们的帮助。"

"不用客气。"约翰逊小姐一开口便又停了下来。

"我不愿听到英国人的那些陈词滥调，"波洛请求说，"推三诿四，认为对死者非得说些褒扬之辞不可——enfin[①] ——是一种忠诚。忠诚，在犯罪中是最可恶的事情。它不断地掩盖了事实真相。"

"我对利德勒太太并不特别忠诚，"约翰逊小姐干巴巴地说，声音实在是有点尖刻，"利德勒博士是另一回事了，而她毕竟是他的妻子。"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我理解你并不希望非难你队长的妻子。可是，这不是一个歌功颂德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关突如其来的神秘死亡的问题。如果我要相信被害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天使，这就不会使得我的工作变得容易些了。"

"我当然不会认为她是个天使。"约翰逊小姐说，声音显然更加尖刻了。

"把利德勒太太——作为一个女人，直率地谈谈你的观

① 法语：终究。——译注。

点吧。”

“哼！波洛先生，我一开始就得提醒你，我是持有偏见的。我——我们所有的人——都敬重利德勒博士。我想，当利德勒太太到来的时候，我们是嫉妒的。她需要占用他的时间和注意力，我们对此感到愤懑。他对她所显示的挚爱也使我们觉得不舒服。老实说，波洛先生，我就感到不那么舒心。我是怨恨她到这儿来的——是的，我怨恨，尽管我从不试图表现出来。你知道，她的到来对我们有影响。”

“我们？你指的是谁？”

“我是指我和凯利先生。我们是老资格的人了。我们不喜欢事业上出现新的情况。我认为这是自然的，虽然这也许是我们的气量有点狭小吧，但是她的到来的确是有影响。”

“是一种什么影响呢？”

“啊，对一切都有影响。我们过去的日子是那么舒心，你知道，就像在一起工作的人们一样，朴实诙谐，其乐融融。利德勒博士无忧无虑——就像孩子似的。”

“利德勒太太一来便把一切都改变了？”

“唔，我想这并不是她的过错。去年的情况并不那么糟糕。请相信，波洛先生，这不是她干的事。她一直对我很好——非常好。这也是我有时会感到羞愧的原因。她所说的和所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似乎触犯了我，也不能怪她。实际上，没有人再比她对我更好了。”

“尽管这样，这次发掘工作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气氛不同？”

“唉，完全不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切都好

像出了毛病——不是指工作——我是指我们——我们的情绪和神经全都紧张不安。你几乎有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

"你把这种感觉也归咎于利德勒太太的影响吗？"

"她来之前，情况从来不像这样。"约翰逊小姐一本正经地说，"哦！我是一个脾性执拗，牢骚满腹的人。因循守旧——喜欢事情总是一切如故。波洛先生，你实在不必理会我所说的话。"

"你愿意把利德勒太太的性格和脾性向我描绘一下吗？"

约翰逊小姐迟疑了片刻，接着，她缓慢地说："当然了，她有些神经质，感情起伏很大。今天对人很好，明天也许又不同他们说话了。我认为她是非常善良的，对别人也非常体贴。可是你还是能看出，她的生活被彻底地糟蹋了。她把利德勒博士对她的精心照顾全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想她从来就没真正意识到她嫁给了一个多么出类拔萃——确实是多么伟大的人。这情形过去时时使我觉得恼火。当然了，她神经过敏，精神极度紧张。她惯于臆想出一些事情而且担惊受怕！利德勒博士把丽瑟莲护士请到这儿来时，我觉得非常高兴。既要应付他的工作又要设法克服他妻子的恐惧，真够他受的。"

"你本人对她收到的那些匿名信有何看法？"

我不得不这样做了：我在椅子上俯身向前，直到我能在她回答他的问题时刚好看到她的侧面。

她看上去泰然自若：

“我认为在美国有人对她怀恨在心。正试图对她威胁或使她恼怒。”

“Pas plus ,sérieux que ça[①]?”

“这是我的看法。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你知道她也可能极易树敌。我想这些信是某些心怀恶意的女人所写的。利德勒太太由于神经质而对这些信过于认真。”

“她一定会这样的。”波洛说，“可是得记住——最后一封信是她亲手收到的。”

“嗨，我猜想如果有人执意这样做的话，就能够办到。波洛先生，女人为了发泄心头的怨恨是不厌其烦的。”

我暗自思忖，女人们的确会这样。

“小姐，你也许说得不错。正如你所说的，利德勒太太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顺便提一下，你认识赖利医生的女儿希拉小姐吗？”

“希拉·赖利！当然认识。”

波洛用一种推心置腹、喜好饶舌的口气说：

“我听到一个谣言（我自然不愿去问医生），说她和利德勒考古队中的一员有了爱情。你知道有这么回事吗？”

约翰逊小姐似乎觉得有些好笑。

“哦，小科尔曼和大卫·埃默特都想逢迎她，我想在俱乐部里的一些比赛中，都有人争着想同她搭档。按照一般的规律，星期六晚上这两个孩子都会到俱乐部去。可是有关她这方面的情况，我却一无所知。你知道，她是此地惟一年轻

---

① 法语：没这么严重吧？——译注。

的姑娘,所以她也算作是个美人了。她使得空军里的几个小伙子也向她献殷勤呢。”

“因此你认为没这回事啰?”

“哦——我不知道。”约翰逊小姐沉思起来,“她常到这儿来倒是真的。到发掘地啦等等。那天,利德勒太太实际上就是为这事同大卫·埃默特开玩笑——说这姑娘在追求他。这话说得真有点恶毒,我想他是不爱听的。是的,她经常到这儿来。在那可怕的下午,我看见她骑马到发掘地去的。”她向敞开的窗户点点头,“可是那天下午,大卫·埃默特和科尔曼都没在那儿值班。负责那儿工作的是理查德·凯利。是的,她也许被其中一个男孩子所吸引——不过她是一个相当时髦,并不是个多情善感的女郎,以至人们竟不知道该如何认真地看待她。我肯定,我不了解到底是谁吸引了她。比尔是个好孩子,远远不像他伪装的那样愚蠢。大卫·埃默特是个可爱的人——有许多长处,他是那种深沉、寡言的人。”

她随后迷惑不解地望着波洛说:“可是,波洛先生,这事同犯罪有什么联系吗?”

波洛以那种典型的法国人的姿势,双手挥动着。

“小姐,你使我觉得害臊。”他说,“你把我当成一个多嘴多舌的人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我对年轻人的爱情总是有兴趣的。”

“是的,”约翰逊小姐微微叹了一口气说,“纯真的感情进展顺利时是令人愉快的。”

波洛先生颇有同感地叹了口气。我纳闷约翰逊小姐是

不是想起了她自己还是姑娘时的恋爱。我还纳闷波洛先生是否有过妻子，是否继续以你经常听到的外国人的那种方式，与太太们不干不净地发生诸如此类的风流韵事。我竟难以想象他看上去是那么诙谐。

“希拉·赖利很有个性，”约翰逊小姐说，“她年幼无礼。不过，她同我倒挺合得来。”

“我相信你的话，小姐。”波洛说。

他站起身来说：“屋里还有考古队里的其他人吗？”

“玛丽·麦卡杜就在附近什么地方。所有的男人都到发掘地去了。我想他们是想离开这屋子，我并不责怪他们，如果你想去发掘地的话——”

她走出房间立在走廊上，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也许，丽瑟莲护士会乐意领你去的。”

“哦，当然乐意，约翰逊小姐。”我说。

“波洛先生，你会回来吃中饭的，对吗？”

“不胜荣幸，小姐。”

约翰逊小姐回到起居室，她在那儿整理目录。

“麦卡杜太太在屋顶上，”我说，“你想先见见她吗？”

“我想也可以。上屋顶去吧。”

当我们登上楼梯时，我说：“我按照你的吩咐做了，你听见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听见。”

“这无论如何解脱了约翰逊小姐的精神负担，”我说，“她一直为此懊恼也许自己能做些什么事的。”

麦卡杜太太正坐在屋顶的护墙上，头低垂着，她沉思冥

想，以至波洛伫立在她的面前向她问候早安之前，她都没能听到我们走来的声音。

她惊愕地抬头一望。

我想，她今天早上显得气色不佳。她那张小脸瘦削、枯槁。眼下有很深的黑晕。

“Encore moi[①]，”波洛说，“我今天是为着专门的目的而来。”

他几乎是用同约翰逊小姐一样的谈话方式，继续说着。他解释说，他要得到有关利德勒太太的真实情况，该是多么必要。

然而，麦卡杜太太却不像约翰逊小姐那般真诚。她令人厌恶地恭维起来，我完全可以确信这种恭维简直是言不由衷。

“亲爱的，亲爱的露易丝！对于某些不了解她的人来说，要说清她的为人真太难了。她是一个多么异乎寻常的人，和其他人完全不同。我肯定，护士，你也感觉到的。当然啦，她经受着痛苦的精神折磨而想人非非。不过，她的行为人们是能够谅解的，而别的人则不行了。她对我们大伙是那么和蔼可亲，不是吗，护士？她自己又是那么谦恭——我是说她虽然对考古学一无所知，可是却那么渴望地要求学习。她总是向我丈夫请教有关处理金属物品的化学过程，总是帮助约翰逊小姐弥合陶器。哦，我们全都爱慕她啊。”

“太太，那么我曾听说这儿——有某种紧张的——一种

---

① 法语：还是我。——译注。

令人不快的气氛，难道是无稽之谈吗？”

麦卡杜太太那双迟钝的黑眼睛睁得特大。

“哎呀！谁能这样告诉你呢？是护士？利德勒博士？可怜的人，我肯定他是决不会注意到什么事情的。”

她满怀敌意地朝我望了一眼。

波洛泰然一笑。

“我有我的暗探，太太。”他乐滋滋地宣称。一刹那，我瞧见她的眼睑抖抖瑟瑟地眨了一下。

“你不认为，”麦卡杜太太故作娇态地问，“经历了这种事情以后，人们不会臆造出从未有过的许多事情？你知道——什么紧张啦，气氛啦，一种‘要出什么事的感觉啦’。我想以后人们会虚构出这些事情的。”

“太太，你的话很有些道理。”波洛说。

“这的确不是事实！我们在这儿简直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呀。”

“这个女人是我所了解的最会说谎的人之一。”在波洛和我离开考古队住房，沿着小路向发掘地走去时，我义愤填膺地说。“我能肯定，她对利德勒太太的确是深恶痛绝！”

“她几乎是那种人们难以信赖的人。”波洛同意地说。

“同她说话简直是浪费时间。”我忿忿地说。

“不能这么说——不能。如果一个人嘴里在说谎的话，他的眼睛有时却在向你吐露真情。那可爱的麦卡杜太太究竟害怕什么呢？我发现她眼中含有惧色。是的——她肯定是有些害怕。这倒非常有趣。”

“波洛先生，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我说。

接着，我便把昨天夜里回来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他。我坚信约翰逊小姐就是那些匿名信的撰写人。

“因此，她也是个说谎的人！”我说，“她今天早晨就这些信件回你的话时，脸皮真厚！”

“是的，”波洛说，“这事也饶有趣味，因为她泄露了真情，对那些信件她了如指掌。迄今为止，这些信件当着考古队员的面还未曾提及。当然，很可能利德勒博士昨天把这事告诉了她。他和她是老朋友了。假如他没有——嗯——这事就奇妙了，不是吗？”

我对他越发尊重了。他诱使她提及那些信件的手法真够巧妙的。

“你打算为这事同她交谈一下吗？”我问。

波洛先生对这种想法似乎大为震惊。

“不，不，真的不。炫耀自己的知识总是不明智的。我将把一切秘密都保存在这儿，直到最后一分钟。”他拍了拍他的额头，“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我要腾空一跃——像黑豹那样——mon Dieu[1]，使他们惊慌失措！”

五短身材的波洛竟要扮演起一只黑豹来，使我禁不住暗暗发笑。

我们刚好抵达了发掘地。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人是赖特先生，他正忙着拍一些城墙的照片。

据我看，那些发掘的人无论他们想要在哪儿有城墙，就能凿出城墙来。不管怎么说，看上去就是这么回事。凯利先

---

① 法语：天哪！——译注。

生曾向我解释过，用鹰嘴锄凿一下便能立刻察觉出这种区别，他并想试给我看——可是我一直就没看。当人们说——泥砖墙——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平平常常的泥土而已。

赖特先生照完相，把相机和胶卷交给孩子，要他送回住地去。

波洛问了他一两个有关曝光时间和盒装胶卷的问题。他很快地作了回答。问到他的工作，他仿佛很乐意。

他正要借口离开我们时，波洛先生便又开始了他那老一套的谈话。实际上，这种谈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每次总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略有更改。我就不每次都写下来了。对像约翰逊小姐这样的聪明人，他是一针见血；对其他的一些人，他则有点在绕着圈子谈话了，然而最后还是殊途同归。

"是的，是的，我明白你说话的意思。"赖特先生说，"可是我实在看不出我能帮你多大忙。我是这次才来这儿的新人，同利德勒太太的交谈也不多。我很懊恼，可是我实在什么也说不出。"

他说话时显得有些生硬，带有一种异国的风味。当然啦，我的意思是说，尽管除了那种美国口音以外——也没有什么别的口音。

"你至少能告诉我你是否喜欢她吧？"波洛笑了笑说。

赖特先生满脸绯红，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非常迷人聪明。是的——她头脑非常清晰。"

"Bien[1]！你喜欢她啰。她喜欢你吗？"

赖特先生的脸变得更红了。

"哦，哦——我知道她不会对我多加注意的。我有一两次运气真不好。每当我想为她做些事时，我总是不成功。我担心由于自己的笨拙而使她觉得恼火。这完全不是故意的——我本可以为她做些事——"

对他这般手足无措的模样，波洛颇为怜悯。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我们还是谈谈别的事吧。你们在这儿有一个快乐的气氛吗？"

"什么？"

"你们大伙在一起觉得快乐吗？说说笑笑的？"

"不——不，确切地说不是这样。有一点儿——拘谨。"他停下来振作一下自己，接着说："你知道，我是个不善交际的人。我笨手笨脚，脸皮又薄。利德勒博士总是对我特别好。可是——我真蠢——没法克服我的怯懦。我总是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我总是把事情搞糟，我真倒运。"

他看上去的确像一个笨拙的傻小子。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着，"波洛微笑着说，"以后才能泰然自若，懂得如何处世了。"

我们随后道别了一声走了。

"ma soeur[2]，这人要不是个纯朴得出奇的年轻人，要不就是另一个出类拔萃的我了。"

① 法语：好哇！——译注。

②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我没吭声。我又一次被那种异想天开的念头所缠，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竟是一个危险、冷酷的凶手。不知什么缘故，在这风和日丽，而且还是阳光明媚的早晨，似乎决不应该有这样的念头。

第二十一章　麦卡杜先生，理查德·凯利

“我知道，他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工作。”波洛停下脚步说。

赖特先生一直是在离这主发掘地的一个地方拍照。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又有一群人正背着泥篮往返穿梭。

“这就是他们称作的深度发掘，”我解释说，“他们在那儿找不到多少玩艺，除了破碎不堪的陶器外，别的一无所有。可是利德勒博士总是说这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想大概也是如此吧。”

“我们到那儿去吧。”

阳光灼热，我们慢悠悠地一起走着。

麦卡杜先生正在指挥。我们瞧见他正对工头说着话，这是一个模样像个乌龟似的老头，条纹棉布袍上套着一件粗花呢外套。

走下去到他们那儿真有点困难，因为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或者说是阶梯。背着泥筐的孩子上上下下往返不绝，他们好像一直是瞎子似的从未想到让路。

当我跟着波洛向下走去时，他突然回过头来说："麦卡杜先生是惯用右手还是左手？"

你可以想象出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问题！

我考虑了一下。"右手。"我断然地说。

波洛先生没有详加解释。他继续向下走着，我尾随其后。

麦卡杜先生看到我们，好像非常高兴。

他那抑郁的长脸喜气洋洋。

波洛先生装着对考古学很有兴趣的模样，我肯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可是麦卡杜先生却立刻回答起来了。

他解释说他们已成功地挖掘到被掩埋的房屋。

"我们现在肯定是在第四千年期了。"他热诚地说道。

我总认为想象中的太平盛世[1]是在将来——万事万物都健全的时候。

麦卡杜先生指着灰土地带（他的手抖得多厉害！我琢磨着他是不是可能患了疟疾。），他解释了陶器在特征上如何发生变化以及殉葬品——一个地层中怎么几乎都是由幼儿的遗骸所组成——可怜的小家伙——屈曲的姿势和方向，仿佛表明了骨骸躺着的情况。

---

① 此处英文为 millennium，意为千年期或喻为想象中的太平盛世，由于丽瑟莲护士不懂考古学，所以才产生此误解。——译注。

正当他弯下腰在放着几个小罐的角落里，要拾起一把燧石小刀时，他蓦地尖叫一声向空中一跳。

他急转身来，看见我和波洛正惊讶地注视着他。

他用手拍着左臂。

“什么东西叮了我一下——像炽热的针尖。”

波洛顿时被惊得活跃起来。

“快，先生，让我们看看。丽瑟莲护士！”我向前走来。

他抓住了麦卡杜的手臂，熟练地把他那卡其布衬衫的袖子卷到肩头。

“这儿。”麦卡杜先生指着说。

在肩膀下大约三英寸的地方，有一个细小的刺孔正在渗血。

“奇怪，”波洛说，他注视着卷起的袖子，“我什么也看不到，也许是只蚂蚁吧。”

“最好涂点儿碘药。”我说。

我身边总是带着碘药管，我挤出一点敷在伤口上面。可是我在敷药时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的注意力被一种奇特的现象所吸引。麦卡杜先生的手臂，从前臂至肘关节全都布满了小针眼的斑痕。我很清楚这些斑痕是什么——皮下注射的痕迹。

麦卡杜先生把袖子又放了下来，继续他的解说。波洛先生倾听着，并不想把话题转向利德勒夫妇。实际上，他什么也没问麦卡杜先生。

不一会儿我们便向麦卡杜先生道别，又沿着小道往上爬。

“这事干得干净利索，你不这么认为吗?”我的同伴问道。

“干净利索?”我问。

波洛先生从上衣翻领的后面，拿出一样东西，装模作样地端详着。我吃惊地看到这是一根锋利的长织补针，用一团成尖状的封蜡裹住。

“波洛先生，”我大声地嚷道，“是你戳的吗?”

“我是一只有刺儿的昆虫——没错儿。我也干得挺漂亮，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都没看见。”

这话一点不假。我简直没看到他干这事，我相信麦卡杜先生也不会怀疑。他的动作快得就像闪电一样。

“不过，波洛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问。

他用另一个问题回答了我。

“你注意到了什么吗，护士?”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

“皮下注射的痕迹。”我说。

“因此我们现在便了解到有关麦卡杜先生的一些情况了。”波洛说，“我怀疑过——不过我并不知道。了解总是必要的。”

可是你却不在乎你是怎样了解的!我这么想，但是并没有说出来。

突然，波洛用手拍着口袋。

“哎呀，我把手帕丢在下面了。里面还有饰针呢。”

“我替你把手帕拿来。”我说着便匆忙向回走去。

你知道这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波洛先生和我是主治

一项病例的医生和护士。至少可以说，这就像一次外科手术，波洛则是一个外科医生。我也许不该这么说，可是我却莫名其妙地开始觉得快活起来了。

我回想起我在护士培训刚刚结束后，就到一个私人家中去护理一个病人。手术急需进行，而患者的丈夫对私人医院持有古怪的偏见。他甚至都不愿听到把他妻子送进医院这句话，所以手术不得不在家里进行。

啊，这对我来说当然最好不过了！没有别的什么人来过问，一切都由我作主。不用说我非常紧张——我详细地考虑了医生可能需要的一切东西，甚至到手术前我都提心吊胆，生怕可能会把什么给忘了。你们一点也不了解医生，有时他们几乎什么东西都要！不过，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每次当医生需要什么时，我都即刻递上。手术后，他真心实意地告诉我，我配合得极为默契——大多数的医生是不愿说出这类话的！这位外科医生也真好。我本人竟独立安排了一切事情！

病人也康复了，因此人人都非常高兴。

哦，我现在颇有些同样的感觉。从某个方面来说，波洛先生使我联想起那位外科医生。他也是个小矮人，脸长得像猴子似的一个丑陋的小矮人，然而却是个技术高超的医生。他自然而然地就知道该怎么办。我曾见过许多外科医生，也知道他们之间又是多么迥然不同。

我渐渐地对波洛先生增长了一种信任感。我觉得他也确切地知道他要干什么。而且我逐步感到我的工作是为了帮助他——正如你们可能会这样说——在他需要的时候，

把钳子、药棉签和手边所有的东西给递过去。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跑去寻找手帕就像捡起医生扔在地板上的毛巾一样，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我找到手帕回来时，我一开始竟没看见他。最后，我才看见他坐在离土墩不远的地方正同凯利先生谈话。凯利先生的小听差立在一旁，拿着一根又长又大上面标有尺寸的标杆。正在这时，他对这孩子说了些什么，孩子拿着标杆离开了。好像他暂时用不着标杆了。

我想走到附近，以便能多少听清楚一些。你知道，我不能肯定波洛先生想要我做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他或许就是有意要我回去找手帕而把我支开。

这就像又一次进行手术，你得小心翼翼把医生想要的器械递过去而不是他不想要的。这就是说，假如你把动脉止血钳不该递的时候递给了他，该递上的时候却又迟了。谢天谢地，我总算非常了解我在手术示范室里的工作。我不可能会在那儿出错。可是在这桩事情中，我实在是一个最不成熟的小护士了。所以我得要格外谨慎，别出什么蠢不可言的差错。

我当然从不认为，波洛先生不想让我听到他和凯利先生的谈话。可是他也许会认为，如果我不在那儿，他会使凯利先生谈得更自在。

我不想使任何人认为，我是那种四处偷听私人谈话的女人。我不会干出这种事的，一分钟也不会。即使我多么想听，我也决不会干。

我的意思是假如这是一次私下谈话，我是决不会偷听

的；实际上我已在听了，那这也就不是那种私下谈话了。

因为我考虑到我是处在一个优越的地位。你们毕竟还是听说过，有关病人麻醉后逐渐苏醒时所说的许多事情。病人并不愿意让你听到这些话——通常也没想到你已经听到了——可是你事实上确实已听到。我正是把凯利先生当成一个病人，何况他也决不会因为他不知道而觉得懊恼不安。如果你们认为我不过是好奇的话，哦，我承认是这样。我不想失去我能够出力的任何机会。

正是这些想法导致我转向一旁，绕着一个大垃圾堆一直走到他们呆着的那个土墩的脚下，躲着他们藏在垃圾堆的角落。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体面的，对不起，我不同意。没什么事情应该瞒着主治病人的护士，尽管该怎么办那是医生说了算。

我自然没法知道波洛先生刚才采用了什么方法来接近的，可是在我到那儿时，可以这么说吧，他正对着靶心瞄准呢。

"任何人都没能像我那样赞赏利德勒博士对他妻子的挚爱，"他在说着，"不过情况常常是这样，人们从他敌人那儿了解一个人比从他朋友那儿了解收获要多得多。"

"你认为他们的缺点要比他们的优点更加重要？"凯利先生说。他的声音冷漠而兼带嘲讽。

"毫无疑义——在发生谋杀的时候。似乎很奇怪，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因为他性格完美无缺而被谋杀的！虽然完美无缺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恐怕不是那种能够帮你忙的人，"凯利先生说，"老

实说，我和利德勒太太相处得并不很好。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是那种唇齿相战的仇敌。不过，我们真的不是朋友。利德勒太太也许有点嫉妒我和她丈夫那年深日久的友谊。就我而言，尽管我非常钦慕她而且认为她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女人，然而对她施加给利德勒博士的影响我还是有点愤懑。因此我们互相尊重，并不亲近。"

"说得挺好。"波洛说。

我只能瞧见他们的头。我看见凯利先生把头猛的一转，好像波洛先生超然的口气中有某种东西使他觉得难堪。

波洛继续说："你和他妻子相处得不太好，利德勒博士难道不苦恼吗？"

凯利说话前犹豫了片刻："真的——我不知道。他从来没说过什么。我总希望他不要注意到这事。你知道，他完全专心致志于他的工作。"

"这话不假，按照你这种说法，你真的不喜欢利德勒太太吗？"

凯利耸了耸肩膀。

"如果她不是利德勒的妻子，我大概会很喜欢她的。"

他笑了起来，好像被自己的话逗乐了。

波洛整理着一小堆陶器。他声音柔弱而恍惚地说："我今天早上曾同约翰逊小姐谈过，她承认她对利德勒太太持有偏见，而且很不喜欢她，虽然她又赶忙补充说利德勒太太一直对她很好。"

"我认为完全正确。"凯利说。

"所以我也相信。接着，我同麦卡杜太太谈了谈。她不

厌其烦地告诉我，她对利德勒太太是多么忠诚，又是多么钦慕。”

凯利对此不置可否。波洛等了一两分钟后又说了下去：

“这话——我不相信！随后我就到你这儿来了，你所告诉我的话——噢——我又不相信。”

凯利的态度僵硬起来。在他的声音里——我听到一种怒气——一种忍抑的怒气：

“我可没法使你相信——或是不相信，波洛先生。你听到的是真话，就我而言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

波洛并没有生气，相反，他的声音听起来却格外温顺而低沉。

“我相信什么——还是不相信什么，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你知道，我的耳朵非常灵敏。而且——总是到处流传着许多流言——传播着蜚语。人们听到——也许——人们了解到某些事情？是的，有流言。”

凯利一跃而起。我清楚地看到他太阳穴上的青筋在微微跳动。他看上去简直帅极了！身材是那么精瘦，肤色是那么黝黑——那令人叹赏的下巴，宽阔而又有轮廓。女人们会喜欢这种男人，我是不会觉得惊异的。

“什么流言？”他怒气冲冲地问。

波洛斜眼瞟着他。

“你也许能猜得出。那种老一套的流言——说的是你和利德勒太太。”

“人的头脑太复杂了！”

“N'est—ce pas[1]？他们像狗一样。无论你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埋得有多深，狗也总是可以把它们连根刨起。”

“你相信这些流言？”

“我愿意相信——真话。”波洛神情严肃地说。

“即使你听到，我还怀疑你是否就能确认是真话。”凯利粗鲁地大笑起来。

“我试试看吧。”波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说。

“那我就告诉你！你将会听到真话！我恨露易丝·利德勒——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真话！我恨她恨得要命！”

① 法语：不是吗？——译注。

第二十二章　大卫·埃默特,拉维涅神父和一个发现

凯利猛一转身,昂首阔步,愤愤而去。

波洛坐在那儿目送着他,不一会嘴里低声地咕哝着:“是的——我明白了。”他头也没回,把声音略微提高一点说,“暂时别从角落里出来,护士,以防他会回头的。现在可以出来了。你把我的手帕拿来了吗?多谢,你真太好了。”

他对我一直在偷听他们谈话这事,根本只字未提——我也想不出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偷听的。他从来就没向我这个方向看过一次。他不提这事,我倒觉得十分宽慰。我是说,对这事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可是要向他解释一番或许还有些尴尬哩。他好像并不想听到解释,这真是件好事。

“你认为他真的恨她吗,波洛先生?”我问。

波洛的脸上挂着一种奇特的表情,他慢慢地点着头回答说:

“是的——我认为他的确恨她。”

他随即一骨碌从地上站了起来，向在土墩顶上干活的人们那儿走去。我跟着他。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只是阿拉伯人，可是我们终于发现了埃默特先生正俯卧在那儿，吹着刚刚出土的一具骨骼上的尘土。

他看见我们时，文雅、庄重地微微笑了笑。

“你们是出来转转的？”他问，“我马上就有空了。”

他坐起来，拿出一把刀，开始轻巧地把骨骼四周的尘土刮掉，不时地停下来或是用手提风箱或是用嘴吹。我想用嘴吹是非常不卫生的。

“你会吸进各种各样有害的细菌，埃默特先生。”我反对说。

“有害的细菌是我们日常的饮食，护士。”他庄重地说，“细菌对考古学者来说，发挥不了作用——它们自然而然也就低头认输了。”

他又把股骨周围的尘土刮了刮，随后对身旁的工头说话，明确地指示他该做什么。

“好了，”他站起身来说，“一切就绪，就等午饭后赖特来照相了。‘她’身旁的殉葬品真是琳琅满目。”

他给我们看了一个沾着铜绿的铜碗和一些小玩艺，还有“她”曾经佩戴过的许多金色和蓝色的念珠项链。

骨骼和所有的物品都已刷过并用刀刮净，放好位置准备照相。

“她是谁？”波洛问。

“第一千年期的人。也许是某个达官显贵的太太。头骨

显得有点奇怪——我得请麦卡杜来看一看。她好像是因暴力致死。”

“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利德勒太太？”波洛说。

“也许是的。”埃默特先生说。

比尔·科尔曼正用一把铁镐在一堵墙面上凿着什么。

大卫·埃默特关照他几句话，我没能听清，随后他便开始领着波洛四处看看。

当这种短暂的、解释性的观光结束时，埃默特看了一下手表。

“还有十分钟我们就要下班了。”他说，“我们这就步行回去吧？”

“这对我太合适了。”波洛说。

我们沿着崎岖不平的小路缓缓走着。

“我料想你们全都乐意再来工作。”波洛说。

埃默特神情严肃地说：“是的，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在屋里闲荡，没话找话真叫人难以忍受。”

“而且一直知道你们其中有个人是凶手。”

埃默特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示异议。我现在才知道，在他询问过小厮以后，一开始就对此有所猜疑。

过了一会儿，他平静地问：“你现在是否有些进展了，波洛先生？”

波洛严峻地回答说：“你愿意帮助我取得些进展吗？”

“嗨，当然愿意。”

波洛紧紧盯着他说：“问题的中心是利德勒太太，我想了解利德勒太太。”

埃默特慢吞吞地说："你要了解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不是要了解她是哪儿人，娘家姓什么，也不是要了解她的脸型和她的眼睛的颜色。我要了解的是她——这个人。"

"你认为这在这案件中是关系重大的吗？"

"我确信不疑。"

埃默特沉吟了片刻，随后说："你也许是对的。"

"这正是你能帮助我的地方。你能告诉我她是哪一种女人。"

"我能吗？我自己也常常为这个问题感到纳闷哩。"

"你在这个问题上难道还没拿定主意？"

"我想我最后会拿定主意。"

"Eh bien①？"

可是，埃默特又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护士对她看法如何？据说女人概述起其他的女人是相当敏锐的。护士对各种类型的女人有着广泛的经验。"

尽管我想说话，可是波洛因没有机会开口，急忙说道："我想知道的是男人对她有什么看法？"

埃默特淡然一笑：

"我料想男人们的看法会一致的。"他停顿了一下说，"她虽不年轻，可是我认为她可以说是我所见过的一个最美丽的女人。"

"埃默特先生，这似乎不是一种回答。"

---

① 法语：嗯？——译注。

"波洛先生,这并不离题太远。"

他沉默了一二分钟后又继续说:"当我是个孩子时,我看过这样一个神话故事。一个关于冰雪皇后和小凯的北欧神话故事。我猜想,利德勒太太很像——总是欺骗小凯的那个皇后。"

"噢,是的,汉斯·安徒生的一个故事,不是吗?故事里还有一个姑娘。小格尔德,她是叫这个名字吗?"

"也许是吧,我已记不清了。"

"你不能再深入地说一说吗,埃默特先生?"

大卫·埃默特摇摇头。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正确地把她概述一下。她这人是不那么容易了解的。不过,你说她是问题的中心,我想你大概是对的。这正是她所想要的——处于事物的中心,她喜欢了解别人的情况——我的意思是说,她并不满足于受到你的尊重,她想要你把你的思想和灵魂全都显露出来,让她观望。"

"如果人们不给她这种满足呢?"

"那她就会变得令人讨厌!"

我看见他双唇紧闭,脸板了起来。

"埃默特先生,我想对于谁是凶手这个问题,你不会介意非正式地简单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我不知道,"埃默特说,"我实在一点都不知道。我倒以为,如果我是卡尔——卡尔·赖特的话,我的意思是——我倒想尝试一下去谋杀她。她对他来说是一个美丽的女妖。他当然是由于太敏感而自讨苦吃,简直是让你给他一脚。"

“利德勒太太出其不意地——给他一脚?”波洛问道。

埃默特忽地咧嘴笑了笑。

“没有,用绣花针轻柔地戳一下罢了——这是她的方法。他不用说是令人怄气的,就像那种哭哭闹闹而又垂头丧气的孩子。可是,针也是一种令人疼痛的武器。”

我偷偷瞧了波洛一眼,觉察到他的嘴唇轻轻地颤动了一下:“不过,你并不真的认为是卡尔·赖特杀害了她吧?”

“是的,我不认为由于一个女人在每天吃饭时不断地使你看上去像个傻子,你就会去杀害她。”

波洛深思地摇摇头。

当然了,埃默特先生的话听上去使得利德勒太太像一个完全不近人情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可以这么说。

赖特先生的态度一直有种令人非常恼火的东西。当她同他说话时,他会突然活跃起来干出些蠢事,就像他知道她从不吃果酱,他还是三番五次地把果酱给她递了过去。就连我自己都有点想把他臭骂一顿。

男人们不能理解他们的举止会使女人心烦,以致总觉得自己是在找骂。

我想我还是应该在某个时候把这情况告诉波洛先生。

我们这时已回到了住地。埃默特先生给波洛端来水洗了洗,领着他进了他的房间。

我急匆匆穿过大院向我的房间走去。

我从房间出来时,他们几乎也同时走了出来。正当我们全都向餐厅走去时,拉维涅神父在房门口出现了。他把波洛邀进房间。

埃默特先生接着走了过来，我和他一起步入餐厅。约翰逊小姐和麦卡杜太太已在那儿了。几分钟以后，麦卡杜先生，赖特先生和科尔曼先生也都走了进来。

就在我们坐在那儿，麦卡杜太太已招呼一个阿拉伯小厮去告诉拉维涅神父午餐已准备好时，突然我们全都被一种模糊、压抑的叫声所惊住。

我猜想我们的神经尚未恢复正常，因为大伙全都惊悸地跳了起来。约翰逊小姐面无血色地说："什么声音？出了什么事？"

麦卡杜太太凝神盯住她说："亲爱的，你怎么啦？是屋外田野里的某种嘈杂声。"

正在这时，波洛和拉维涅神父走进来了。

"我们以为有人碰伤了。"约翰逊小姐说。

"万分对不起，小姐，"波洛大声说，"是我的过错。拉维涅神父向我解释一些碑文，我拿了一块到窗前想好好看看——ma foi[①]，我没留意是怎么走的，竟帮了一脚[②]，我一刹那疼得叫了起来。"

"我们还以为又发生了谋杀哩。"麦卡杜太太说着便呵呵大笑。

"玛丽！"她丈夫喝道。

他的声调是责备的。她的脸顿时绯红，她咬住了嘴唇。

约翰逊小姐急忙把话题转到发掘地上，转到今天早上

---

① 法语：真的。——译注。

② 波洛又把"绊了一脚"说错了，说成了 steb the toe。——译注。

发掘出来的那些有趣的文物上。午餐时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考古学。

我想，我们全都感到这是最安全的事了。

饮完咖啡后，我们来到起居室。除了拉维涅神父以外，男人们随后都去了发掘地。

拉维涅神父领着波洛走进文物室，我也随同一道。我现在也逐渐能真正了解这些文物了，感到一阵得意——简直好像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的财产似的——当拉维涅神父把金杯取下来时，我听到了波洛惊喜的赞叹声：

"太美了！多么精湛的艺术品！"

拉维涅神父热切地附和着，开始热情洋溢而且很是内行地指出了它的妙处。

"今天这上面没有蜡了。"我说。

"蜡？"波洛睇视着我。

"蜡？"拉维涅神父也这样说。

我把这话解释了一下。

"噢，je comprends[1]，"拉维涅神父说，"是的，是的，是蜡烛油。"

这番话立即引出了深夜来客的那件事。他们忘了我还在那儿，两人顿时用法语交谈起来。我离开他们回到起居室。

麦卡杜太太正在为她丈夫织补袜子，约翰逊小姐在看书。对她而言，这是异乎寻常的事。她通常好像都是有事可

① 法语：我知道。——译注。

做的。

过了一会儿，拉维涅神父和波洛走了出来。拉维涅神父就文物上的裂痕进行解释。波洛同我们一起坐下。

"一个有趣不过的人。"他说，并问迄今为止这儿有多少工作需要拉维涅神父来做。

约翰逊小姐解释说，匾额几乎没有，刻有铭文的砖块、刻有楔形文字的圆柱形印记也一直微乎其微。不过拉维涅神父在发掘地也担有一份工作，而且阿拉伯的口语学得也很快。

谈话渐渐引到刻有楔形文字的印记，约翰逊小姐随即从小橱里拿出一块在代用粘土上压制而成的印记复制品。

当我们俯身观看这些印记时，那种生气盎然的设计令人敬佩，我意识到在那个不幸的下午，她大概一直都在干着这件事。

我注意到在我们谈话时，波洛手指间正捏揉着一小团代用粘土。

"你们要耗费很多的代用粘土，小姐？"

"相当多。我们今年好像买了许多——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可是我们的经费已用去一半了。"

"它放在什么地方，小姐？"

"这儿——就在这橱里。"

当她把印记复制品放回原处时，她把那层搁板上放着的一卷卷代用粘土、照相器材以及其他文具用品指给他看。

波洛弓着腰。

"这个——这个是什么，小姐？"

他悄悄把手直接伸到搁板的后面，拿出一个古怪的折皱在一起的东西。

在他把这东西弄平整后，我们发现这是一种面具，眼睛和嘴拙劣地涂上了墨汁，整个面具凸凸凹凹地敷上一层代用粘土。

“太奇怪了，”约翰逊小姐高声嚷道，“我以前从来就没见过这东西。它怎么到这儿来的？这是什么东西？”

“至于这东西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哦，像别的东西一样放进储存的地方。我推断，这个小橱在这次发掘工作结束之前都不会进行清理。说到这玩艺是什么——我想也不难回答。我们在这儿已找到了利德勒太太所描绘的东西。她在朦胧的暮色中所见到的那张鬼脸——没有身体附着的鬼脸。”

麦卡杜太太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声。

约翰逊小姐双唇惨白。她嗫嚅着：“那么说这不是臆想。这是一种诡计——一种卑劣的诡计。不过，这是谁干的呢？”

“是呀，”麦卡杜太太叫道，“谁会干出这种卑劣的，卑劣的事呢？”

波洛不想回答。他走进隔壁的房间，手里拿回了纸盒把面具放进去时，神色严峻：“警方是一定要看看这东西的。”

“太可怕了，”约翰逊小姐低声地说，“可怕！”

“你认为什么东西都藏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麦卡杜太太尖声尖气地叫着，“你认为也许那凶器——杀害她的那根大棍——也许还沾着斑斑血迹——哦！我害怕——我害怕！”

约翰逊小姐抓住了她的肩膀。

“安静些，”她厉声说道，“利德勒博士来了，我们决不能使他心绪不安。”

真的，恰恰这时汽车驶进了大院。利德勒博士走出汽车，径直过来进入了起居室的房门。他脸上皱纹累累，满是倦意，同三天前相比他的年纪似乎老了一倍。

他声音平静地说：“葬礼在明天早上十一点钟举行。迪恩市长将宣读悼词。”

麦卡杜太太支支吾吾地说了些什么，随即便溜出了房间。

利德勒博士对约翰逊小姐说：“你会去的吧，安妮？”

她回答说：“当然了，亲爱的，我们全都会去的。那不用说的。”

她没再说些什么了，可是她的脸想必已把她嘴里无力说出的话全都表达了出来，因为利德勒博士眉宇间呈现出钟爱的、一时竟有些舒坦焕发的神色。

“亲爱的安妮，”他说，“你对我来说真是极大的安慰和帮助。我亲爱的老朋友。”

他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我瞧见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这时她轻声低语地咕哝着，声音还是那么沙哑：“没什么。”

我不过只是把她的神情瞧了一眼，就知道在这一瞬间安妮·约翰逊纯然是个幸福的女人了。

我的脑海中忽然掠过了另一种想法：或许不久以后，按照事物自然的趋势，由于转向对老朋友的同情，一种新的、幸福的情景可能就会出现。

我事实上并非是个将做媒的人，当然了，甚至在葬礼之前竟想到这种事情也是不合适的。可是，毕竟这将会是一种幸福的解决方法。他非常喜欢她，而她也毫无疑义地对他十分敬慕，会非常乐意地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他。这就是说，对于利德勒太太的颂扬之辞假如她始终能够忍受的话。不过，当女人们获得了她们所期望的东西时，她们是能够忍受住许多事情的。

利德勒博士接着向波洛问好，询问他是否已有所进展。

约翰逊小姐站在利德勒博士的身后，她死死地盯着波洛手中的盒子摇着头。我明白，她这是在乞求波洛别把面具的事情告诉他。我肯定，她觉得这一天已够他受的了。

波洛同意了她的要求。

"这种事情进展都很慢，先生。"他说。

他接着随意说了几句便告辞了。

我陪着他向他的汽车走去。

我有不少事情想要问他，可是不管怎么说，当他转身朝我望时，我还是什么都没问。我倒会很快问问外科医生，是否他认为手术进行得很成功。我只是温顺地站在那儿等待着他的指示。

他使我大吃一惊地说："当心自己，我的孩子。"接着，他又说："我不知道，你继续留在这儿对你是否合适？"

"我一定把离开的事情同利德勒博士谈谈，"我说，"我想最好还是等葬礼结束后再谈。"

他同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他说，"别想发现太多的东西。你知道，我

不想要你自作聪明!"他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应该是你来拿药签,是我来动手术。"

他竟然也说出这种话来,难道不可笑吗?

随后,他有点不相干地说:"那个拉维涅神父,真是个有趣的人。"

"我似乎觉得奇怪,一个修道士竟成了一个考古学家。"我说。

"哦,是的,你是一个基督教徒。哎呀,我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对牧师和修道士是有所了解的。"

他双眉紧锁,仿佛有些踌躇地说:"记住,如果他高兴的话,他能巧妙地使你把心中的隐秘和盘托出。"

倘若他这番话是在提醒我不要多嘴多舌的话,我感到我不需要像这样的提醒!

这话使我觉得恼火,尽管我并不想询问他我实在很想知道的任何事情,可是我不明白有一件事情我为什么就是不能说呢。

"波洛先生,请你原谅,"我说,"是绊了一脚,而不是算了一脚或帮了一脚。"

"呃? 谢谢你,ma soeur[1]。"

"别客气。这不过是要把话说对就是了。"

"我会记住的。"他说——就他而言,这话说得真是相当谦卑了。

他钻进汽车走了。我慢步向回走,穿过大院,对许多事

---

[1]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情都觉得迷迷惑惑。

麦卡杜先生手臂上皮下注射的痕迹，他注射的是什么药剂，以及那可怕的涂着黄色敷料的面具都使我觉得困惑。多奇怪啊，那天早上波洛和约翰逊小姐在起居室竟没听见我的喊叫声，而我们在餐厅吃午饭时却都很清楚地听到了波洛的喊声——可是拉维涅神父的房间和利德勒太太的房间到起居室和餐厅的距离都分别相等。

随后，我感到有点高兴的是，我教了波洛博士一句正确的英国话！

即使他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大侦探，他现在已意识到他并不就是万事皆知。

第二十三章　我的幻觉

我认为葬礼是一种令人异常悲恸哀怜的事。所有在哈桑的英国人同我们一样都参加了。甚至希拉·赖利也来了，她穿着浅黑的衣裙，显得拘谨、肃然。我们希望她正为她所说的刻薄之言而觉得有些懊悔哩。

当我们回到住地时，我跟着利德勒博士走进办公室，把我要离开的事情提了出来。他对这事并没有苛求，却对我所做的事情表示谢意（我做的事情？我比无所事事更糟糕），并坚持要我接受外加的一个星期的薪金。

我婉言谢绝，因为我实在觉得我不能不劳而获。

“真的，利德勒博士，我宁愿一点工资都不要。如果你仅仅付给我旅途的费用，这正是我所想要的一切。”

然而，他不听。

“你知道，”我说，“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利德勒博士。我

是说，我已经——唉，我已经失败了。她——我到这儿来并没能拯救她。”

“不要有这种想法，护士，”他真诚地说，“我雇你来毕竟不是做侦探的。我从来都没想到我妻子的生命岌岌可危。我深信这都是神经质，深信她已使自己逐步陷入一种非常奇怪的精神状态。你做了任何人所能做的一切事。她喜欢你，信任你。而且，我认为由于你来到这儿，使她在临死前的那些日子里觉得比较快乐和安全。你没有什么需要责备自己的地方。”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我知道他正在想什么。因为他没有认真重视利德勒太太的恐惧，应该受到责备的恰恰是他。

“利德勒博士，”我好奇地问，“关于那些匿名信，你已得出结论了吗？”

他叹了一口气说：“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波洛先生有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

“他昨天还没有。”我说。我认为自己正巧妙地在事实和假设中航行。在我把有关约翰逊小姐的事情告诉他之前，他终究没有得出结论。

我脑海中曾想过要暗示一下利德勒博士，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前天欣喜地看到他和约翰逊小姐在一起，看到他对她的信赖和钟爱，我把信的事早就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我感到现在再提此事，未免真有些可鄙了。即使信就是她所写，在利德勒太太死后她的日子已经够难受的。可是尽管这样，我的确还是想知道利德勒博士的脑中是否考虑过这种特殊的可能性。

“匿名信通常是女人所写。”我说。我想了解他对此看法如何。

“我猜想是的。”他说着叹了一口气，“可是你好像忘了，护士，这些信也许是真的。实际上信可能就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纳写的。”

“不，我没忘记。”我说，“不过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这是确切的解释。”

“我相信。”他说，“至于他就是考古队的一个成员，简直太荒唐了。这是波洛先生天真的猜测。我认为，实际的情况却要简单得多。那家伙不用说是个疯子，他一直在这儿转悠——也许装扮成某种人。在不幸的那天下午，他不知怎么钻了进来。佣人们也许在撒谎——他们也许受过贿赂。”

“我想有可能。”我不无怀疑地说。

利德勒博士流露出一丝恼怒的神色，他继续说着：

“波洛先生竟怀疑到我的考古队的成员，真是太妙了。我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同这事有关！我同他们一起工作，我了解他们！”

他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又说：“护士，这是你的经验吗？那些匿名信通常是女人所写？”

“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我说，“可是有一种类型的女人，她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发泄心头的怨恨。”

“我猜想你是在指麦卡杜太太？”他说着，随即摇了摇头，“即便她处心积虑地想要伤害露易丝，她几乎也没有那种必要的知识。”他说。

我想起了手提包里最近的那些来信。

倘若利德勒太太的手提包没锁上，而麦卡杜太太有一天独自呆在屋里四处闲逛，她也许毫不费力地就会发现并看了这些信。男人们好像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种最简单的可能性！

“撇开她以外，只有约翰逊小姐了。”我说着，两眼注视着他。

“那太荒谬了！”

他说这话时脸上真是一本正经。他脑中从来就没有想过约翰逊小姐会是那些匿名信的作者！我犹豫了一刹那——可是我什么都没说。人们是不愿意出卖女同伴的。此外，我曾亲眼目睹了约翰逊小姐那真诚、感人的悔恨。做过的事情已经做过了，为什么在利德勒博士遭受了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还要招致他产生新的幻灭呢？

我打算第二天离开。我通过赖利医生商定好与医院的护士长同往一两天，同时做好准备或是经巴格达，或是直接乘汽车和火车取道努赛宾[1] 返回英国。

利德勒博士非常客气地说，他希望我能从他妻子的遗物中挑选一个纪念物。

“哦，不，真的，利德勒博士。”我说，“我不要，你真太好了。”

他执意坚持。

“可是我希望你能有某种东西，而且我肯定露易丝会希望这样的。”

① 叙利亚东北部边境一小城。——译注。

接着，他不断地建议我应该把她的龟壳梳妆用具拿走！

“哦，不，利德勒博士！哎呀，这是一种最昂贵的用具。我真的不要。”

“你知道，她没有姐妹——没人想要这些东西。别的人也没有这些东西。”

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不愿让这些东西落入麦卡杜太太贪婪的手中。我认为，他也并不想把这些东西送给约翰逊小姐。

他和蔼可亲地继续说：“你好好考虑一下。顺便说一说，这是露易丝珠宝盒的钥匙。你也许会在那儿找到你更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会非常感激你的，如果你能收拾一下——所有的——她所有的衣服。我想赖利会发现这些衣服，在哈桑一些清贫的基督教家庭中是有用处的。”

我很高兴能为他做这事，我表示我乐意。

我立刻着手这项工作。

利德勒太太只有一个非常简陋的衣橱，衣服很快就整理好，装进了两只皮箱。她所有的信件一直存放在那个小提包里。珠宝盒里装有一些简单的小件饰物——一枚珍珠戒指，一只钻石胸针，一小串珍珠，一两个那种安全别针似的无花纹金色胸针和一串琥珀色的大念珠。

我自然不会去拿珍珠或钻石，不过我在琥珀色念珠与梳妆用具之间却有点儿犹豫。可是，最后我认为我还是应该拿梳妆用具。就利德勒博士而言，这是他出自肺腑的心意，而且我确信也没有任何施舍沾恩的意思。我以一种纯粹是自豪的态度拿了这样东西。我毕竟一直都是喜欢她的。

好了,一切都已整理完毕。皮箱装满了,珠宝盒又锁了起来,连同利德勒太太父亲的照片以及一两件她个人用的零星物品全都分别交给了利德勒博士。

当我收拾好后,家具里什么都没有了,房间显得空荡荡的而且凄凉。再也没什么事要做了——然而我不知怎么地却怕离开这个房间,好像还有些事情要做——有些东西我应该看看——或者应该知道。

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我的脑中确实闪现出这样的念头:也许利德勒太太的灵魂正在房间中漫游试图同我接触。

我回想起从前在医院里,我们中间有一个姑娘患了梦游症,她真的写出了一些非常古怪的事情。

虽然诸如那样的事情我也许从来都没想过,但是我可能会是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人。

正如我所说的,人们受到极度刺激后,有时就会想象各式各样愚昧的事。

我局促不安地在房间里徘徊,这儿摸摸,那儿碰碰。除了空空如也的家具外,当然什么也没有。抽屉的后面也没有滑槽或是藏着任何东西。我不希望会有这种事。

最后(听起来似乎有点反常,不过正如我所说的人变得激动起来),我干了一桩十分奇怪的事。

我走到床那儿,躺在上面,闭上了眼睛。

我有意力图忘掉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竭力使自己回想起那个不幸的下午。我是利德勒太太,正舒适安逸、无所猜忌地躺在这儿休息。

你如何能使自己激动起来真是怪极了。

我自己事实上精神完全正常——没有半点神经质。不过我得告诉你，我躺在那儿大约五分钟以后便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了。

我并不想抵制这种感觉，反而是在有意识地鼓励这种感觉。

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是利德勒太太，我是利德勒太太。我正躺在这儿——朦朦胧胧。现在——现在很快——门就要开了。"

我不住地这么说着——好像我在使自己进入催眠状态。

"大约现在是一点半钟……大约就是这个时候……门就要开了……门就要开了……我将会看见谁走了进来……"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在门上。门现在要开了。我应该会看见门开的。我应该会看见开门的那个人。

我那天下午大概有些激动过份了，竟想象能通过这种方法来揭开这个秘密。

不过，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一股凉气掠过我的后脊梁，浸透我的两腿，我竟觉得麻木不仁——瘫痪无力。

"你就要进入昏睡状态，"我说，"在昏昏沉沉之中你就会看到……"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门就要开了——门就要开了……"

阴凉、麻木的感觉越发厉害了。

接着，慢慢地，我看见门正开始要打开了……

可怕。

我以前或在这以后还从来没意识到有这等可怕的事情。

我浑身无力——觉得寒气浸髓。我动弹不得，即使要我的命我也没法动弹。

我惊恐万状，吓得发昏，看也看不见，说也说不出。

门慢慢地开了。

无声无息。

我应该马上就会看到——

慢慢地——慢慢地——越开越大。

比尔·科尔曼静悄悄地走了进来。

他想必一辈子都没这么吃惊过。

我恐怖地尖叫了一声从床上一跃而起，一个箭步穿过房间。

他站在那儿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他那迟钝的粉红色的脸越发红了，吃惊地把嘴张得老大。

"哈啰、哈啰、哈啰，你怎么啦，护士？"

我猛地一下清醒过来。

"天哪，科尔曼先生，"我说，"你把我吓得要死！"

"对不起。"他说着，一瞬间咧嘴笑了笑。

我看见他手中正拿着一小束鲜红色的毛茛植物的花。这都是些鲜丽的小花，漫生在特勒城的四周。利德勒太太一直非常喜欢这些花。

他忸怩不安地红着脸说："人们在哈桑没法搞到花或什

么的。坟墓上没有花似乎有点糟糕。我想我该在这儿摘一些，放一小束在这小盆子里。她总是把花放进桌上这个小盆里的。表示她并没被忘记，呃？我知道，这有些傻乎乎的，不过——啊——我的意思是——”

我想他真是太好了。他就像英国人做了任何多情的事一样，窘得满脸通红。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想法。

“嗨，我认为这种想法好极了，科尔曼先生。”我说。

我拿起这只小盆，找些水放在里面，我们把花插了进去。

由于他有这种想法，我真的比较看重科尔曼先生了。这显示了他有一颗热忱的心，对事物有美好的感情。

他没再问我是什么使得我尖声喊叫起来，我真感谢他没问。我要解释起来就会被人笑话了。

女人啊，今后一定要有常识。我在理好袖口，平整我的围裙时，暗暗地这么说着。你天生不是那种具有想象力的人。

我东奔西跑地把我的行装整理好，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使自己忙碌不停。

拉维涅神父非常友好地对我的离去表示极为忧伤。他说我的欢乐和常识对每个人始终都有巨大的帮助，常识！我真高兴，他不知道我在利德勒太太房间里那愚蠢的举动。

“我们今天没看见波洛先生。”他说。

我告诉他，波洛说了他要为拍发电报忙上整整一天。

拉维涅神父的眉毛扬了扬。

“电报？发往美国？”

“我猜想是的。他说他要发往‘全世界!’可是我认为这不过是外国人的一种夸张。”

我随即想到拉维涅神父自己就是一个外国人时,我的脸有点红了。他好像并没生气,倒是爽朗地大笑起来,问我那个斜视眼的人有没有消息。

我说我不知道,也没有听到。

拉维涅神父又问了利德勒太太和我看到那个人的时间,以及那个人看上去是如何踮起脚尖,透过窗户向里窥视的。

“看起来很清楚,那人对利德勒太太有某种压倒一切的兴趣。”他深思着说,“自那时起,我就琢磨那人也许是欧洲人而乔装打扮显得像个伊拉克人?”

这种想法对我来说真是别开生面。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那人是个当地人,我已认定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当我考虑到这种想法时,我不用说确实是根据衣服式样和肤色泛黄来判断的。

拉维涅神父表示想绕着屋外走走,到利德勒太太和我看见那人站着的地方去看看。

“你不会知道,他可能会遗失某件东西的。在侦探小说里,罪犯总是那样。”

“我料想在现实生活中,罪犯会仔细得多。”我说。

我把我刚刚织补好的袜子拿来,放在起居室的方桌上,以便男人们进来时可以挑选。随后,由于再没什么事可做了,我便走上屋顶。

约翰逊小姐站在那儿,可是她并没听到我走来的声音。

直到我径直向她走去时，她才发现了我。

我立马看出大事不妙。

她正立在屋顶的中央，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前方。她的脸上神情恐怖，好像看见了某种使她几乎难以相信的事情。

这情景使我大吃一惊。请注意，我那天晚上曾见过她心烦意乱的神情，然而这次却完全不同。

"亲爱的，"我急急忙忙走到她那儿说，"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听见这话把头扭了过来，站在那儿看着我——几乎好像还是没看见我似的。

"怎么啦？"我继续问道。

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模样——仿佛她想吞咽什么东西，可是嗓子又太干。她声音嘶哑地说："我刚刚看见了什么。"

"你看见了什么啦？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你看上去疲乏极了。"

她努力使自己振作一下，可是神情依然显得令人惊骇。

她仍旧用那可怕的、哽噎的声音说："我看到了有人是怎样从外边进来的——没人会猜到。"

我随着她的目光望去，但是什么也看不到。

赖特先生正站在摄影室的门口，拉维涅神父正穿过大院，别的再也没有什么了。

我大惑不解地转过身来，发现她的两眼交织着不可思议的神色，紧盯着我的眼睛。

"说实在的，"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能解释一下

吗？”

可是，她摇摇头。

“现在不行。以后吧。我们应该会看到的。哦，我们应该会看到的！”

“如果你只是告诉我——”

她还是摇了摇头。

“我先得好好想一想。”

她急匆匆从我面前走过，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

我没有跟着她，因为她显然不想要我跟着。我反而坐在护墙上，苦苦思索想把事情弄明白。可是，我一无所获。只有一条路通进大院——经过拱门。在拱门的外边，我看见那送水的孩子和他的马，以及正在同他说话的那个印度厨子。没人能够在他们看不见的时候，经过他们身旁走进大院。

我困惑地摇着头，走下了楼梯。

第二十四章 谋杀是一种习惯

那天晚上我们很早就去睡了。约翰逊小姐晚餐时露过面，举止多少还像往常那样，不过神色有些茫然，有一两次她根本没听进别人同她说的话。

无论如何，这顿晚餐并不十分令人舒心。我想你会说经历了葬礼之后，这情况是相当自然的；可是，我明白我这话的意思。

我们最近几天在进餐时一直都屏声息气，默不作声。但是尽管这样，始终还是有一种友好的情意，有一种对承受痛苦的利德勒博士的同情，有一种相互之间同病相怜的伴侣之情。

然而今晚却使我回想起我在那儿第一次进餐时的情景——那时麦卡杜太太对我虎视眈眈，房间里充斥着仿佛什么东西会顷刻崩坍的奇异的感觉。

当波洛位于餐桌的首席，我们围坐在四周的时候——我有着同样的感觉——而且越发加剧。

今天晚上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人人都紧张不安——神经过敏——如坐针毡。倘若有人失手落掉一样东西，我肯定就会有人惊叫起来。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后来很早便各自就寝了。我几乎立刻上了床。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我最后听到的是麦卡杜太太和约翰逊小姐在我房门口互道晚安的声音。

我立刻睡着了——劳累，尤其是在利德勒太太房间里干的那些蠢事把我折腾得疲惫不堪。我没做梦一连甜睡了好几个小时。

我醒来的时候确实是带着一种灾难即将来临的感觉而惊醒的。某种声音唤醒了我，而且当我坐在床上倾听时，我又听到了这种声音。

我点燃蜡烛，旋即下床，一把抓了个电筒，以防蜡烛被吹灭。我走出房门，站在那儿谛听，发现声音就在附近。声音又传来了——从我紧邻的房间——约翰逊小姐的房间。

我急忙走了进去。约翰逊小姐正躺在床上，全身极度痛苦地扭动着。当我放下蜡烛，弓身看她时，她的嘴唇蠕动着想要说话——然而发出的只是可怕的嘶哑的沙沙声。我看见她的嘴角和下巴的皮肤上被烧灼成一种灰白色。

她的目光从我移到掉落在地的杯子上，显然是从手中掉下来的。杯子落下的地方，精致的地毯被染成了一片鲜红色。我捡起杯子，用手指在杯子里刮了一刮，惊叫一声把手缩了回来。我随即把这可怜的女人的嘴里检查了一番。

毫无疑问这是怎么回事了。不知怎么地，也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她吞服了大量的腐蚀酸——我怀疑是草酸或是盐酸。

我跑去找利德勒博士，他又唤醒其他人。我们对她进行了一切必要的抢救，可是我始终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认为这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试着给她灌服了碳酸纳浓液——接着又是橄榄油。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我给她皮下注射了硫酸吗啡。

大卫·埃默特已出发到哈桑去请赖利医生，可是在他到来之前，一切都完了。

我不愿再详细记述了，浓腐蚀酸中毒(现已被证实)是最痛苦的死亡之一。

就在我俯身给她注射吗啡的时候，她尽了极大的努力要开口说话，仅仅发出了一种可怕的窒息的沙沙声。

“窗户——”她说，“护士——窗户——”

就这些了——她没能说下去，她完全衰竭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赖利医生来了，梅特兰警长来了，最后波洛踏着晨曦也来了。

正是他温存地挽着我的手臂把我领进了餐厅，他要我去那儿坐下，喝一杯可口的浓茶。

“好啦，mon enfant[1]，”他说，“这样好多了。你筋疲力竭了。”

——听这话，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

[1] 法语：我的孩子。——译注。

“太可怕了,”我呜咽着说,“像场噩梦。这种令人生畏的折磨。她的眼睛——哦,波洛先生——她的眼睛——”

他拍着我的肩膀。女人可不是幼儿园里的孩子。

“是的,是的——别再想了。你已尽力而为了。”

“这是一种腐蚀酸。”

“一种浓盐酸溶液。”

“他们在陶器上用的材料?”

“是的。约翰逊小姐大约还未完全清醒时,就把这喝了下去。这是——除非她是有意要喝的。”

“哎呀,波洛先生,多么可怕的想法!”

“这毕竟是可能的,你看呢?”

我考虑了一会儿,接着果断地摇摇头。

“我不相信。不,我一刻都不能相信。”我迟疑了一下说,“我认为她昨天下午发现了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发现了什么?”

我向他重复了我和她之间那次奇怪的交谈。

波洛吹出了一声低柔的口哨声。

“La Pauvre femme[①]!”他说,“她说她要想一想——呃?这正表明了她死亡的原因。假如她要说出来的话——那么——立刻。”

他说:“把她的原话再说一遍。”

我又重复了一遍。

“在你们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她发现了有人如何

① 法语,可怜的女人。——译注。

从外边走进来？好吧，ma soueur[1]，我们一起上屋顶去，你把她站着的地方指给我看看。”

我们一起上了屋顶，我把约翰逊小姐站着的确切地点指给他看。

“像这样吗？”波洛说，“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半个院子——拱门——绘图室、摄影室和实验室的房门。那时有人在院子里吗？”

“拉维涅神父正向拱门那儿走去，赖特先生正站在摄影室的门口。”

“我还是一点都看不出，有人怎么能够在你们大伙儿都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外边进来。可是，她却看出了——”。

他摇摇头，终于失望了。

“Sacre non dicn chien——va[2]，她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太阳刚刚冉冉升起，整个东方的天际呈现玫瑰色、橘黄色、灰白色、瓦蓝色，彩霞缤纷。

“多美的日出！”波洛柔声说道。

河水在我们的左侧蜿延向前，特勒城的轮廓隐隐沐浴在金色的霞光中。南边是鲜花怒放的果园和静谧的耕地。远方的水车在吱吱呻吟——一种渺茫、神秘的声音。北边则是细长的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房屋簇集成群、一片洁白的哈桑。

---

① 法语：我的大姐。——译注。

② 法语：“见鬼、他妈的”等骂人话。——译注。

一切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

这时，我听见紧靠着我身旁的波洛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一直是多笨啊，”他喃喃地说，“真相是那么清楚——那么清楚。”

第二十五章　自杀还是谋杀

我没时间来问波洛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梅特兰警长这时正招呼我们下去。

我们急忙奔下楼梯。

“听着，波洛，”他说，“又出事了，神父这家伙不见了。”

“拉维涅神父？”

“是的，直到刚才都没人留意。随后有人才意识到，他们这伙人中只缺他一个。我们到了他的房间，他的床未曾睡过，而且他踪影全无。”

整个事情就像一场噩梦。先是约翰逊小姐之死，后又是拉维涅神父的失踪。

仆人们全都被唤来询问，然而他们无法使这个秘密水落石出。最后看见他大约是在昨天夜里八点钟左右，他当时说他要在睡觉前出去散散步。

没有人再看见他散步后回来。

通常是在九点钟关门上闩的。可是，没人记得是谁在早上拿掉门闩。两个小厮各自认为另一个人大概没把门闩上。

难道拉维涅神父昨天晚上回来过吗？难道他在先前的散步中发现了一个可疑之人的什么线索，而后又出去查访，或许也就成为第三个受害者？

当麦卡杜先生跟着赖利医生走来时，梅特兰警长迅速地把身子转了过来。

“哈啰，赖利，发现了什么吗？”

“是的，这溶液是从这儿的实验室里弄来的。我刚才同麦卡杜先生把重量核对了一下。这是实验室里的剧毒品。”

“实验室——呃？它是锁上的吗？”

麦卡杜先生摇摇头。他的手在瑟瑟发抖，脸抽搐不停，他看上去瘦得不成人形。

“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他结结巴巴地说，“你知道——刚才——我们一直都要用这溶液。我——做梦也没人会想到——”

“这地方晚上上锁吗？”

“是的——所有的房间都上锁的。钥匙就挂在起居室里。”

“这么说如果有人拿了那把钥匙，他们就能得手。”

“是的。”

“我想，这是一把最普通的钥匙？”

“噢，是的。”

“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是否是她自己从实验室里拿来这

些毒品?"

"她没有。"我肯定地大声嚷道。

我觉得手臂被警告似地碰了一下,波洛先生正紧贴着我的身后站着。

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

事情本身并不糟糕——实际上只是由于不合时宜而使这事显得比任何事情更加糟糕罢了。

一辆小汽车驶进大院,汽车里跳出一个小矮人。他戴着一顶太阳帽,穿着一件又短又厚的军用防水外套。

他直接就向站在赖利医生身旁的利德勒博士那儿走去,热情地握着他的手。

"Vous voila,mon cher[1],"他大声嚷嚷,"见到你真高兴。我星期六下午曾路过这儿——在前往法吉迈[2]去会见意大利人的途中。我去了发掘地,可是周围竟没见到一个欧洲人,天哪!我不会说阿拉伯话,又没有时间到住地这儿来。我今天早上五点钟便离开了法吉迈——走了两个小时才见到你——然后再乘这辆运输车继续走。Eh bien[3],这次发掘进行得怎么样?"

这简直糟透了。

那乐滋滋的声音和注重实际的态度,以及世间一切人神志清醒时的喜悦之情,如今在这儿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

① 法语:你在这儿啦,我亲爱的。——译注。

② 伊拉克一地名。——译注。

③ 法语:好吧。——译注。

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注意到，喜气洋洋——匆匆而来。

难怪利德勒博士难以启齿地叹了口气，默默恳求地望着赖利医生。

医生善于处理难堪的局面。

他把小矮人领到一旁，把发生的事情向他说明。（我后来才听说，此人名叫维里尔，是在希腊群岛从事发掘工作的一个法国考古学家。）

维里尔吓得毛骨悚然，他本人前几天一直与世隔绝地呆在一个意大利的考古队里，什么都没听说。

他一再表示惋惜和歉意，最后他大踏步地向利德勒博士那儿走去，双手诚挚地紧握着他的手。

"太惨了！天哪，太惨了！我不知该说些什么。Mon pauvre collegue[①]。"

这个小矮人实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摆摆头爬上了汽车，离开了我们。

正如我所说的，把这种短暂的喜剧性情节穿插在这场悲剧中，似乎比已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确还要使人觉得可怕。

"下一件事，"赖利医生坚定地说，"是进早餐。是的，我坚决主张。来吧，利德勒，你一定得吃。"

可怜的利德勒几乎完全垮了。他随着我们走进餐厅，吃了一顿丧葬似的早餐。虽然实际上没人感到有什么食欲，可是我觉得热咖啡和油煎鸡蛋对我们大家还是有益的。利德

---

① 法语：我可怜的同行。——译注。

勒博士喝了点咖啡，坐在那儿捻弄着面包。他脸色惨白，因痛苦、迷惘而弄得眉蹙嘴歪。

早餐后，梅特兰警长便开始进行工作。

我解释了我是怎样醒来，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又是怎样进入约翰逊小姐房间的。

“你说了地上有一个杯子？”

“是的。想必是她喝完后掉下来的。”

“杯子碎了吗？”

“没有，它掉在地毯上。（顺便说一说，酸把地毯都腐蚀了。）我把茶杯捡了起来，放回桌子上。”

“很高兴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杯子上只有两种指纹，一种无疑是约翰逊小姐的，另一种大概是你的。”

他沉默了片刻，随后说：“请说下去。”

我仔细地叙述了我所做的事情以及我所尝试的办法，一边焦虑不安地望着赖利医生以求得到他的认可。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你尝试的一切努力可能都无济于事。”他说。虽然我完全可以肯定我干的事是这样，可是这毕竟对我树立信心是一种安慰。

“你能确切地知道她喝下去的是什么吗？”梅特兰警长问。

“不知道——不过，我当然能看得出那是一种腐蚀酸。”

梅特兰警长板着脸问道：“护士，你的观点是约翰逊小姐蓄意自己服下这种东西吗？”

“哦，不，”我吃惊地大声说，“像这种事，我从来就没想

过。”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坚信不疑。我想一部分是由于波洛的暗示。他的那句话“谋杀是一种习惯”已经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因此人们不会轻易相信，有人竟会用这种极其痛苦的方式自杀。

我也这样说了，梅特兰警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我同意这不是人们愿意挑选的方法。”他说，“不过假如有人思想上极为苦恼，而且这毒品也很容易到手的话，出于这种原因时就有可能服用了。”

“她思想上极为苦恼吗？”我半信半疑地问。

“麦卡杜太太是这么说的。她说约翰逊小姐昨天进晚餐时相当反常——她几乎不回答人们对她说的任何话。麦卡杜太太十分确信，约翰逊小姐为某事极为苦恼，自杀的念头已经萦回脑际。”

“哦，我一点都不相信。”我毫不迟疑地说。

哼！麦卡杜太太！那卑鄙的、居心险恶的女人！

“那么你的观点如何？”

“我认为她是被谋杀的。”我直言不讳。

他突然厉声问出下一问题，我有点觉得我是呆在审讯室里似的。

“理由？”

“我觉得这无疑是最合理的答案。”

“这仅仅是你个人的观点。难道就没有理由来说明这位女士被谋杀的原因？”

“请原谅，”我说，“有。她发现了某件事情。”

我一字一句地重复我们在屋顶上的谈话。

“她不愿告诉你她发现了什么吗？”

“是的。她说她必须要有时间好好想一想。”

“但是她为这事感到非常激动？”

“是的。”

“一种从外面进来的方法。”梅特兰警长苦苦推敲着这句话，他双眉紧紧皱在一起，“你一点都不知道她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我把这话想了又想，可是连一个模糊的感觉都没有。”

梅特兰警长说：“波洛先生，你意如何？”

波洛说：“我认为，你们在这儿已经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动机。”

“谋杀？”

“谋杀。”

梅特兰警长愁眉苦脸。

“她在临死前不能说话了吧？”

“是的，她只是竭力吐出了两个字。”

“是什么？”

“窗户。”

“窗户？”梅特兰警长重复道，“你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她卧室里有几扇窗户？”

“只有一扇。”

"朝着院子?"

"是的。"

"窗户是开着还是关着? 我好像记得是开着的。不过,也许是你们其中一个人打开的。"

"没有,窗户一直是开着的。我奇怪——"

我停了下来。

"说下去,护士。"

"我不用说检查过窗户,可是我看不出窗户有什么异常。我奇怪是否有人或许通过窗户把杯子给换了。"

"换杯子?"

"是的。你知道,约翰逊小姐总是带着一杯水上床的。我想,这杯水一定是被偷换成一杯酸放在原先的地方。"

"你看呢,赖利?"

"如果是谋杀的话,可能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赖利医生急忙说,"没有一个正常的,具有普通观察力的人喝了一杯酸而错认为是喝了一杯水的——如果他们完全清醒的话。但是如果有人习惯在半夜饮一杯水,那个人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地伸出手来,在老地方找到杯子,蒙蒙眬眬还未意识到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便把那致命的东西一饮而尽了。"

梅特兰警长沉思了一会儿。

"我得回去看看那窗户。它离床头有多远?"

我想了想。

"把你手臂伸得长长的,你刚好可以够到靠近床头的那张小方桌了。"

"就是放杯子的那张桌子?"

“是的。”

“房门是锁着的吗?”

“没有。”

“这么说任何人都可以从房门进来把杯子换掉?”

“哦,是的。”

“这样做比较危险,”赖利医生说,“一个酣然入睡的人,往往也会被脚步声惊醒。如果能从窗户那儿够到桌子的话,这就较为安全了。”

“我现在考虑的不仅是这个杯子。”梅特兰警长心不在焉地说。

他站起身来,又对我说:“这是你的观点,当这位可怜的女士感到自己就要死时,她急切地想要你知道有人通过敞开的窗户把水换成了酸? 肯定这人的姓名会更加重要吧?”

“她也许并不知道这人是谁。”我指出。

“或者更为重要的是,她是否在竭力暗示她昨天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吧?”

赖利医生说:“当你要死的时候,梅特兰,你并不会总是具有那种对事物进行比较的能力。很可能有一种特别的事情纠缠在你的脑中。通过窗户伸进来的那只行凶的手,此时也许已缠绕在她的脑海之中。她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件事情,对她来说似乎是最重要的。据我看,她神志也没有完全糊涂。这一点是重要的!她可能立刻想到,你们会以为这是自杀。如果她的舌头能运转自如的话,她大概会说:‘这不是自杀。我不是自己要喝的。一定是别人通过窗户放在我的床边的。’”

梅特兰警长的手指在桌子上敲打了一两分钟，没有吱声。他随后说："看待这种事情，必然有两种观点，不是自杀就是谋杀。利德勒博士，你认为是哪一种呢？"

利德勒博士沉吟了片刻，接着平静而又肯定地说："谋杀。安妮·约翰逊不是那种自杀的女人。"

"不是，"梅特兰警长承认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是。不过，也许是处在一种适宜自杀的相当自然的情况中。"

"是这样吗？"

梅特兰警长俯身拿起一个包袱。我先前看见他把这包袱放在他椅子的旁边。他颇有几分吃力地摇摇晃晃把包袱拎到桌子上。

"这儿有一样东西，你们什么人都不知道，"他说，"我们在她的床底下发现的。"

他笨手笨脚地解开包袱结，把包袱皮往后一拉，现出了一个又大又重的石磨或者说是碾石。

这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在发掘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许多。

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住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样品上有一块暗黑色的污迹以及看上去像是头发的某种碎屑。

"这是你的事了，赖利。"梅特兰警长说，"但是我认为，这东西作为杀死利德勒太太的凶器是确凿无疑的！"

第二十六章　下一个就是我

太可怕了。利德勒博士看上去仿佛就要晕倒，我也感到一阵恶心。

赖利医生带有一种职业的气派审视了这个石磨。

“我推测，没有指纹吧？”他吐出一句。

“没有。”

赖利医生取出一副镊子，熟练地检查起来。

“嗯——一块人体组织的碎片——头发——金黄色。这是非正式的判断。当然啦，我还得进行常规检查，血型等等，然而并没有多大的怀疑。是从约翰逊小姐的床下找到的？噢，噢——这真是个了不起的计划。谋杀是她干的，随后，愿上帝使她的灵魂安息，她深感愧疚而自杀了。这倒是一种设想——一种极好的设想。”

利德勒博士只是绝望地摇着头。

"不是安妮——不是安妮。"他喃喃地说。

"我不明白她一开始把这东西究竟藏在什么地方了，"梅特兰警长说，"首次犯案后，每个房间都被搜查过。"

我脑中突然想起了某种东西，我认为是藏在文具柜里。可是，我没有吭声。

"无论放在哪儿，她对隐藏的地点是相当满意的，然后又带进自己的房间，这个房间同其他的房间一样都已搜查过了。或者是她决心要自杀后，才这样做的。"

"我不相信。"我大声地说。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善良、宽厚的约翰逊小姐曾敲碎了利德勒太太的脑袋。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种事！尽管这事同某件事情的确有些吻合——例如，那天晚上她突然痛哭了一阵。我自己毕竟也曾说过"深感愧疚"这句话——可是我从来就没想到除了那种微不足道的愚蠢的行为外，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会觉得有所愧疚。

"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梅特兰警长说，"还有拉维涅神父的失踪尚待澄清。我的人正在四处搜索，除非他的脑袋已被砸碎，尸体滚进了一条就近的灌溉渠里。"

"唉呀，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开口说。

人人都朝我投来了询问的目光。

"昨天下午，"我说，"他一直在向我盘问那天透过窗户向里窥视的那个长着斜眼的人。他问我那个人到底站在小路的什么地方，接着他又说他要出去四处看看。他还说在侦探小说里，罪犯总是在附近留下一些线索的。"

"我的罪犯绝对不是那么回事，"梅特兰警长说，"因此

他就去寻找线索去了，是吗？啊，我纳闷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了什么。倘若他和约翰逊小姐恰恰在同时都发现了同一罪犯的一条线索，那倒真有点巧合了。"

他愤懑地又说："那个斜视的人？斜视的人？根据这种说法，那个长着斜视眼的人会更加引人注目。我不知道我那帮伙计为什么就没把他抓住。"

"大概是因为他的眼睛并不斜视。"波洛平气静气地说。

"你是说这是他捏造出来的？想不到有人还会捏造出一个斜视眼来着。"

波洛只是说："斜视眼的人会非常有用。"

"有屁用！管他斜视不斜视，我特别要知道的是现在那家伙在哪儿！"

"据推测，"波洛说，"他已经越过了叙利亚的国界。"

"我们实际上已提醒了在特勒卡拉切克[①]和阿布卡迈勒[②]的所有的边防站。"

"我们应该估计到，他走的是山路。走私时，卡车有时会走这条路线的。"

梅特兰警长嘴里怨声怨气地哼着。

"那么我们最好发电报到代尔祖尔[③]？"

"我昨天已发了电报——提醒他们留心一辆有两人乘坐的汽车，他们的护照无懈可击。"

---

① 叙利亚东北部与伊拉克交界的一小城。——译注。

② 叙利亚东部与伊拉克交界的一小城。——译注。

③ 叙利亚东部一城市名。——译注。

梅特兰警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你发了,是吗?两个人……呃?”

波洛点点头。

“汽车里有两个人。”

“波洛先生,我看你一直隐瞒了许多事情。”

波洛摇摇头。

“没有,”他说,“不会的,我只是在今天早晨观看日出时,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日出的景象非常美丽。”

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注意到麦卡杜太太也呆在屋里。她大概是在我们全都被那血迹斑斑、令人可怕的大石头吓得惊惶失措的时候,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

可是现在她却事先毫无预兆地突然大声嘶叫起来,就像割断了喉咙的猪一样。

“啊,天哪!”她大声嚷嚷,“我全都明白了。我现在全都明白了。是拉维涅神父。他是个发了疯的——宗教狂。他认为女人总是邪恶的。他要把女人全都杀死。先是利德勒太太——然后是约翰逊小姐。下一个就是我!”

她发出一阵癫狂的尖叫声,蓦地穿过房间,一把揪住赖利医生的外套。

“告诉你,我不愿呆在这儿了!我一天也不愿再呆了。危险,到处都有危险。他正藏在什么地方——伺机以待。他就要向我扑来了!”

她张着嘴,又开始嘶叫起来。

我急忙跑到赖利医生那儿,他正把她拦腰抱住。我在她的两颊各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赖利医生的帮助下,把她

扶坐在椅子上。

“没人会来杀死你的，”我说，“我们会注意的。坐下，规矩点。”

她不再尖声怪叫了，嘴也闭了起来，坐在那儿望着我，目光惊恐、愚钝。

随后，又有一个插曲。门开了，赖利·希拉走了进来。

她面色苍白，神情庄重，直接向波洛那儿走去。

“我很早就去了邮局，波洛先生，”她说，“有你一封电报——因此我就带来了。”

“谢谢你，小姐。”

他从她手中接过电报撕开时，她两眼注视着他。

那张脸毫无表情。他看了看电报，理平后，利索地折好放进口袋里。

麦卡杜太太正盯着他望。她声音窒息地说：“是从美国发来的？”

“不是，太太，”他说，“是从突尼斯。”

她痴呆地看了他片刻，好像不明白似的，随后往椅背上一仰，发出一声长叹。

“拉维涅神父，”她说，“我是对的。我早就认为这人有点怪。他有一次曾对我说过一些事——我想他是疯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会冷静些的，可是我一定要离开这儿。我和约瑟夫可以到疗养院去睡觉。”

“耐心些。太太，”波洛说，“我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一下。”

梅特兰警长好奇地打量着他。

“你认为，你肯定已得知了这事的奥妙？”

波洛鞠了一躬。

这是一种最富有戏剧性的鞠躬了。我想这未免使梅特兰警长有些恼火。

“好吧，”他大声地喊道，“伙计，说出来。”

然而，这可不是波洛办事的方法。我很明白，他意欲借此事而自我吹嘘一番。我纳闷他是否真的洞悉了真相，还是仅仅为了炫耀自己。

他转身对着赖利医生：

“赖利医生，你愿意把其他人都召集一下吗？”

赖利医生立即站了起来，欣然离去。一两分钟后，考古队的其他成员开始陆陆续续走进房间。最先来的是赖特和埃默特，接着是比尔·科尔曼、然后是理查德·凯利、最后是麦卡杜先生。

人人围在桌旁所坐的位置，几乎就像波洛先生到来的那天一样。比尔·科尔曼和大卫·埃默特坐下来之前，都有些迟疑不决，他们的目光朝着赖利·希拉，她背对着他们，正站在那儿朝窗外眺望。

“椅子，希拉？”比尔说。

大卫·埃默特声音低沉而悦耳地说：“您愿意坐下吗？”

她这时转身站着，朝着他们望了望。他们各自指着一张椅子，把椅子向前推了推。我琢磨着她究竟会坐哪张椅子。

最后，她哪一张椅子也没坐。

“我坐这儿，”她粗暴地说。她在桌边紧靠着窗户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我是说，"她又说，"如果梅特兰警长不反对我留在这儿的话……"

我很难确定梅特兰警长会说些什么，波洛抢在他的前面说话了。

"无论如何请呆在这儿，小姐，"他说，"你留下来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她扬起了眉梢。

"必要？"

"这是我所说的话，小姐，我有很多问题不得不向你请教。"

她的眉梢又扬了扬，可是没再说些什么了。她把脸朝着窗户，好像不愿理会她身后的这个屋子里所进行的事情。

"现在，"梅特兰警长说，"也许我们就能够查明真相了！"

他说这些话时有点不耐烦。他实质上是个实干家。此时此刻，我确信他正心急火燎地要出去办事——指挥搜寻拉维涅神父的尸体，或是派出一帮人把他追捕归案。

他带着一种近乎厌恶的神情望着波洛先生。

"如果这家伙有话要说的话，他为什么还不说呢？"

我都能察觉出这句话已到了他的嘴边。

波洛慢慢地把所有的人打量了一番，随后站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期望他能说些什么——一定是某种戏剧性的语言吧。他就是那种人嘛。

不过，我肯定不会指望他会用一句阿拉伯话来开场的。

然而，开场白用的正是阿拉伯话。这句话他说得缓慢而

又严肃——实在是非常虔诚，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的话。

"Bismillahi ar rahman ar rahim。"

他随即把这句话译成了英语：

"以仁慈的安拉的名义。"

第二十七章　旅行的开始

“Bismillahi ar rahman ar rahim。”这是阿拉伯人开始旅行之前要说的一句话。Eh bien[①]，我们也开始旅行了。这是一次回顾往事的旅行，一次进入人类灵魂的奥秘之处的旅行。

直到此时，我认为我从来就没感到有任何所谓的“东方魅力”。老实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倒是遍地垃圾。可是听了波洛所说的话，仿佛有一种奇妙的幻影突然在我的眼前逐渐形成。这番话使我想起了撒马尔汗[②]和伊斯法罕[③]——想起了那些长胡须的商人——那些匍匐在地的

① 法语：好吧。——译注。

② 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一城市。——译注。

③ 伊朗一城市。——译注。

骆驼——那些背扛着大包，用根绳子缠住，绕在额头上的摇摇晃晃的码头工人——那些头发用散沫花染过，脸上刺着花纹，跪俯在底格里斯河旁洗衣服的女人。我听她们唱过那单调、奇妙的如泣如诉的歌，我听过那远方的水车发出的呻吟。

这些大都是我的所见所闻，而且我以为是不值一提的。可是不管怎么说，它们现在却显得大不相同了——就像一个满是霉斑的旧货放在明亮的地方，你突然发现了那古老的刺绣艳丽夺目。

我随后环视了一下我们所坐的房间，我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波洛的话千真万确——我们全都在出发旅行。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可是我们却走着不同的路。

我向每个人看去时，我微微有些感觉我好像是第一次看见他们——又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这话听起来似乎是愚昧无知，然而这终究还是我的想法。

麦卡杜先生神情不安地拧着手指——他那双失神恍惚的眼睛，两只瞳仁张得大大地凝视着波洛。麦卡杜太太则在看着她的丈夫。她的脸上交织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警惕的神色，宛如伺机腾起的雌虎一般。利德勒博士仿佛畏缩在某种奇妙的气氛之中。新近的这场打击已使他一蹶不振。你甚至可以说他根本不在这个房间，而是在那遥远的自己的天地里。科尔曼先生直盯着波洛，两眼凸出，嘴微微张着，看上去简直像个傻子。埃默特先生正看着自己的脚，我都看不清他的脸。赖特先生显得无所措手足，他的嘴向前努起，使他看起来比以往更像白净净的一头猪。赖利小姐目不转睛

地向窗外眺望。我不知道她正在想什么或是她感觉到什么。接着，我看了看凯利先生。他的脸不知怎么地竟使我感到揪心，我把头扭了过去。我们的人全都在这儿了。我漠然地感到，当波洛先生把话说完后，我们全都会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了。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波洛安然从容，滔滔不绝。他的声音就像平静的河水在两岸中川流不息，流向海洋。

“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要了解这个案件，人们寻求的决不能是那些表面的迹象和线索，而应该是更为真实的，有关个人之间冲突的线索以及心灵的秘密。

“我可以说，虽然我现在并没有得出我认为解决此案的真正答案，我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证据。可是我知道这是真正的答案，因为它必须是这样，因为不是这样每一件事就不能各得其所，不能符合本来的面目。

“在我看来，这可能是最令人满意的答案了。”

他停了一下继续说着。

“我将从我自己参与侦破这个案件之时来开始我的旅行——当向我介绍此案时，我就觉得它是惊人之举。在我看来，每个案件都有其固定形式和表现方式。我认为这个案件的式样是围绕着利德勒太太的个性。只有我了解到利德勒太太究竟是哪一种女人以后，我才能够了解到她被谋杀的原因和谁谋杀了她。

“那么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利德勒太太的个性。

“还有一点是心理上的——被描绘在考古队员之中所

存在的那种奇妙的紧张气氛。这种紧张的气氛被几个不同的目击者所证实——其中还有一些不是考古队里的人——虽然这几乎不是我的出发点，可是我还是记录下来。在我调查期间，这些情况我仍然应该牢记在心。

“公认的观点，好像直接是由于利德勒太太对考古队员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可是我马上会简略地向你们谈一谈，我看完全有理由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正如我所说的，我一开始便完全单一地集中了解利德勒太太的个性。我有各种途径来对她的个性进行估价。有她在一些人身上所产生的反应，有她在性格和气质上所存在的各种差异，还有我通过观察所发现的东西。后者的范围自然是有限的，可是我的确了解到一些事实。

“利德勒太太的嗜好是朴实的，甚至是严肃的。她分明不是一个奢侈的女人。另一方面，她一直制作的某些刺绣品却是特别优雅和美丽。这反映了她又是一个过分讲究而且具有艺术鉴赏力的女人。在她的卧室里，我观察她所阅读的书籍，从而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估价。她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我可以想象出她本质上是一个专横自负的人。

“我曾联想过，利德勒太太是那种专注于吸引异性的女人——事实上是一个淫荡的人。这种联想，我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我在她卧室的书架上看到下列这些书：《谁是希腊人？》、《相对论入门》、《赫斯特·斯坦厄普女士的一生》、《回到梅休塞拉》、《林德·康登》、《克鲁号列车》。

“首先，她对文化艺术和现代科学有兴趣——这显然是

她有理智的一面。在这些小说中,《林德·康登》和《克鲁号列车》似乎微微显示了利德勒太太对独立自主的女人有一种同情和兴趣——不为子女所累或是被男人所困。她显而易见对赫斯特·斯坦厄普女士的个性也饶有兴趣。《林德·康登》写的是一个女人崇拜她自己的美丽所进行的一番细腻的研究。《克鲁号列车》则是对被情欲所支配的个人主义者的一种研究。《回到梅休塞拉》是赞同用理智而不是用情感来对待生活。我觉得,我开始对这死去的女人有所理解了。

"我下一步研究了同利德勒太太最接近的那些人的反应——我那幅死者的画像也越来越完整了。

"从赖利医生和其他人的叙述中,我相当清楚利德勒太太是那些天生不仅是美丽,而且有一种灾难性魔力的女人之一。这种魔力实际上有时能伴随着美丽而独自存在。这样的女人通常遗留下暴力的痕迹。她们带来灾难——有时给别人——有时给她们自己。

"我坚信,利德勒太太实质上是一个自我崇拜的女人,是一个喜好控制欲胜过其他一切的女人。无论她在哪儿,她必须成为万事万物的中心。她周围的男人或是女人都不得不接受她的摆布。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例如丽瑟莲护士,一个本性宽厚、富于幻想的女人,立刻为之倾倒,心甘情愿地敬佩得五体投地。然而,利德勒太太还有另一种发挥其威力的办法——恐惧的办法。在魅惑别人这方面十分容易的时候,她便放纵她本性中较为残忍的那一面了——可是我希望反复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你们可能会称

做的那种有意识的残忍。这就像猫儿对待老鼠那种举动一样自然而不假思索。在她有理智的时候，她实质上是善良的，常常会不厌其烦地做出关心别人、体贴别人的事情。

"当然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匿名信的问题。是谁写了这些信以及为什么要写？我暗自揣摩，是利德勒太太自己写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追溯一段漫长的路程——实际上要溯及到利德勒太太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严格地讲，我们正是从这儿开始我们的旅行，利德勒太太一生的旅行。

"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多年前的那位露易丝·利德勒同现在的这位露易丝·利德勒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时她风华正茂，美貌出众——一如既往地使男人为之动心而欲追求的美丽，使人感到并非单纯是肉体上的美丽——她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专横自负的人了。

"像这样的女人自然会厌恶结婚这种想法。她们可能会被男人所吸引，但是她们宁愿属于她们自己。她们果真是传说中的那种无情的美人。可是尽管如此，利德勒太太却结婚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设想她的丈夫想必是有某种驾驭力的人。

"随后，他的叛徒行径暴露了。利德勒太太如她告诉丽瑟莲护士的那样行事。她向政府告密。

"我认为她的行动在心理上是意味深长的。她告诉丽瑟莲护士，她是一个非常爱国、有理想的姑娘，正是这种情操是她采取行动的原因。众所周知，我们对于自己行为的动机全都意欲在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会迫不及待地选择出一种

最动听的动机！利德勒太太也许自以为是爱国主义激励她做出这样的行动，不过我本人倒认为，这是她未敢公开承认的，期望摆脱她丈夫的结果！她厌恶被人所控制——她厌恶隶属于他人的这种感觉——事实上，她厌恶充当副手。她采用了一种爱国主义的方式而赢得了她的自由。

“可是在她内心的深处，蕴藏着一种令其痛心的有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她将来的命运之中一直发生作用。

“我们现在直接谈谈信件这个问题。利德勒太太对男性有极大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她也被他们所吸引——不过每次恐吓信都发生作用，而风流韵事也终成泡影。

“是谁写了那些信呢？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纳还是他的兄弟威廉，或者就是利德勒太太本人？

“不论哪种见解都有极好的例证。在我看来似乎很清楚，利德勒太太是那些确实能激发起男人狂热挚爱的女人之一，这种挚爱能够达到着魔的地步。我发现，完全有可能相信对于这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博斯纳的人来说，他的妻子露易丝要比世界上任何东西更其重要！她曾经背叛过他，他也不敢同她公开接近。可是他至少是下了决心，她应该属于他或是独身。他情愿她死去而不愿她属于别人。

“另一方面，如果利德勒太太对恪守婚约觉得深恶痛绝的话，她可能采取这种方式以使自己摆脱这种困难处境。她是个女猎人，曾捕获过一个牺牲品，而现在已无所用处了。她渴望在生活中演戏，也创作出极其令人满意的戏剧——一个死而复活的丈夫对她想再婚提出异议！这使她最玄奥的本性得到了满足，这使她成为一个浪漫的人物，一个受害

的女英雄，也能使她不再结婚了。

“这种状况持续了多年。每次一旦有结婚的可能性时——就来了一封恐吓信。

“现在我们接触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利德勒博士登场了——没有收到阻止的来信！没有什么妨碍她成为利德勒博士的夫人。直到她结婚以后，才收到一封信。

“我立刻就会暗自问道——什么原因？

“让我们依次把每种设想考虑一下。

“如果是利德勒太太自己写了这些信，问题便很容易解答。利德勒太太真心实意地想要嫁给利德勒博士，因此她果真嫁给了他。既然是这种情况，她为什么此后还要给自己写一封信呢？她渴望演戏的愿望强烈得以致难以抑制吗？为什么仅仅只有两封信呢？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又什么信都没有。

“现在再考虑另一种设想，那些信是她前夫弗雷德里克·博斯纳（或是他的兄弟）所写。为什么恐吓信直到婚后才寄来呢？可以推测，弗雷德里克是不希望她嫁给利德勒的。那末，他为什么不阻止这场婚姻呢？诸如这样的事情，他以前干得十分成功。为什么他要等到婚事办成后再故技重演？

“答案，一个难以令人信服的答案，是他莫名其妙地不能尽快地予以干涉。他可能是在监狱，也可能是在国外。

“下一个尚需考虑的是企图用煤气中毒来谋害的事。这事由一个外来者所为似乎极不可能，筹划这场戏的人可能就是利德勒博士和利德勒太太他们自己。似乎也没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利德勒博士会干出这种事。因

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是利德勒太太自己筹划并干出了这件事。

“为什么？还要演戏？

“此事发生以后，利德勒博士和太太出国了。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在没有死亡威胁来干扰的情况下，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他们把这归咎于他们成功地隐匿了他们的行踪，然而这种解释实在是荒谬之极。那时为这种目的而出国，理由是不充分的。对利德勒夫妇来说则更是如此。利德勒博士是一个博物馆考古队的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只要到博物馆了解一下，就能立即知道他的确切地址。即使估计他处境极为困难而无法亲自跟踪这对夫妇，可是也没法阻止他继续写出那些恐吓信。我似乎感到一个着了迷的人是会干出这种事的。

“相反他音讯全无，直到两年以后信件才重新出现。

“为什么这些信件会重新出现呢？

“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最简单不过的答案是利德勒太太活腻了，还想再演戏。可是，我对这种答案很不满意。这种别出心裁的演戏，在我看来未免过分庸俗，过分残酷，以致与她十分讲究的个性不相吻合。

“惟一能做的事是把这个问题暂且放一放。

“肯定有三种可能性，一、信是由利德勒太太本人所写；二、信是由弗雷德里克·博斯纳或小威廉·博斯纳所写；三、信原先可能不是利德勒太太所写就是她的前夫所写，不过现在被伪造了——这就是说，信是由一个了解以前信件的第三者所写。

"我现在要直截了当地考虑利德勒太太周围的人了。

"我最先要审查的，实际上是每个考古队员能够犯下这桩罪行的机会。

"大致上说，从表面来看除了三个人以外，就机会而言任何人都有可能作案。

"利德勒博士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从来就没离开过屋顶。凯利先生在墓地值班。科尔曼先生在哈桑。

"可是这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朋友们，并非像它们看上去那样确凿。我把利德勒博士排除在外，毫无疑问他一直呆在屋顶上，直到惨案发生了一小时另十五分以后才从屋顶上下来。

"不过，可以完全肯定凯利先生一直就在墓地吗？

"还有科尔曼先生在惨案发生时，难道真的就在哈桑？"

比尔·科尔曼的脸涨得通红，嘴张了张、又闭了起来，局促不安地四下张望。

凯利先生神色不动。

波洛口若悬河继续说着。

"我还考虑到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很得意，倘若此人体格强壮的话，她完全有能力进行谋杀。赖利小姐有勇气，有头脑，有某种冷酷的气质。在赖利小姐同我谈起这个死去的女人时，我开玩笑地说希望她能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我想，赖利小姐那时意识到，她至少在心底的深处有杀死她的愿望。不管怎么说，她立即捏造出一个愚蠢而又毫无意义的谎言。她说那天下午她一直在打网球。第二天，我在同约翰逊小姐的闲聊中得知，她根本没在打网球。在惨案发生

时，赖利小姐就在这屋子的附近。这使我想起了，赖利小姐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也许能够告诉我一些有所启发的事情。”

他停了下来，接着心平气和地说：“赖利小姐，你愿意告诉我们那天下午你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吗？”

姑娘没有立刻回答。她依然注目窗外，没有回头。她开口说话时，口气超然而慎重。

“午饭后我骑马到发掘地去。我到那儿的时间大约是一点四十五分。”

“在发掘地你看见了一些朋友吗？”

“没有，除了那个阿拉伯工头以外好像没有一个人。”

“你没看见凯利先生？”

“没有。”

“奇怪了，”波洛说，“当天下午维里尔先生去那儿时也没看见。”

他诱惑地望着凯利，可是凯利既没动弹也没开口。

“凯利先生，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我散步去了。这没什么了不得。”

“你散步走的是哪个方向？”

“沿着河边向下游走。”

“没有朝住地走？”

“没有。”

“我猜想，”赖利小姐说，“你在等还没来的某个人。”

他朝她望了望，没有回答。

波洛没有就这一点深问下去。他又一次对姑娘说：

“小姐，你还看见了什么吗？”

“是的，当我走到离考古队住地不远的地方，我注意到在干涸的河床里停放着考古队的汽车。我琢磨着有点奇怪。随后，我看见了科尔曼先生。他低着头在河床里走着，好像在寻找什么。”

“注意。”科尔曼先生突然大声嚷了起来，“我——”

波洛用一种权威的手势把他制止下来。

“等一等。赖利小姐，你同他说话了吗？”

“没有，我没有同他说话。”

“为什么？”

姑娘不急不忙地说：“因为他不时地用那种异常的、难以捉摸的目光向四下环顾。这——给了我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扭转马头，骑走了。我想他并没有看见我。我离他还有一段路，而且他全神贯注地去干他的事。”

“注意。”科尔曼先生再也忍不住了，“我能完美地解释这桩——我承认——看上去有点奇怪的事。事实上，我前一天顺手把一枚极好的刻有楔形文字的圆柱形印记放进了口袋里，而没有放进文物室——我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我发现，印记从我口袋里失落了——遗失在某个地方。我不想为这事遭到斥责，因此我决意不声不响地好好找一找。我确信，我是在往返发掘地的途中遗失的。我在哈桑匆匆忙忙地把事情办完，马马虎虎地买了东西，提前回来了。我把汽车停放在隐蔽的地方，仔仔细细地找了一个多小时，这倒霉的东西就是没找到！随后我钻进汽车，开回住地。自然了，人人都以为我是刚刚回来的。”

“你没把实情告诉他们吧?”波洛亲切地说。

“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事,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似乎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波洛说。

“噢,你呀——别自找麻烦了——这是我的座右铭！你什么事也甭想栽到我身上。我从未走进大院,你找不到任何说我走进过大院的人。”

“当然啦,这一直都很困难。”波洛说,“仆人们的证词是,没人从外边走进大院。不过,我考虑一番后想到,他们说的话并不真实。他们发誓,没有一个陌生人走进住地。他们并没被问及是否考古队里有一个成员曾经走进住地。”

“好吧,你问问他们。”科尔曼说,“如果他们看见我和凯利两人中随便哪一个,我可以赌咒。”

“哈！这倒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他们无疑会注意到一个陌生人——可是他们是否就会留意到考古队里的一个成员?考古队员整天进进出出,仆人们简直很难注意到他们的进出。我认为,无论凯利先生或科尔曼先生都有可能会走进住地。对于这种事,仆人们的头脑里也无法回忆。”

“扯淡！”科尔曼先生说。

波洛平静地继续说:“我认为在这两人中,凯利先生进出住地可能最不易引起注目。科尔曼先生那天早晨开车前往哈桑,他也应该开车归来。因此,他若步行归来的话就会引人注目。”

“那自然会啰!”科尔曼说。

理查德·凯利抬起了头。他那深蓝色的眼睛在盯着波洛。

“波洛先生，你在指控我谋杀？”他问。

他的态度相当沉静，然而他的声音却含有威胁。

波洛向他欠了欠身：

“我眼下只不过是领着你们大伙进行一次旅行——我那通向真理的旅行。我现在已确立了一个事实——所有的考古队成员，也包括丽瑟蓬护士，实际上都能够进行这次谋杀。其中有些人几乎不可能进行谋杀，那是另一码事了。

“我已审查了方法和机会，接着就是动机了。我发现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被认为有谋杀的动机！”

“啊，波洛先生，”我大声地说，“我没有！哎呀，我是个陌生人，我才到这儿来。”

“Eh bien,ma soeur[1]，这不是利德勒太太一直所害怕的吗？一个从外面来的陌生人？”

“可是——可是——哎，赖利医生对我很了解！是他建议我来的！”

“他真正了解你的情况又能有多少呢？大都还是你自己告诉他的。在这之前，冒名顶替的骗子一直是把自己装扮成医院护士的。”

“你可以写信到圣克利斯托弗医院去问问。”我说。

“你是否可以安静一会儿？你这样争论，我也就没法说下去了。我并没有说我现在就怀疑你了。我所说的并非是一锤定音，你也许比任何人更容易伪装自己罢了。你知道，有许多手段高明的男扮女装的人。年青的威廉·博斯纳可

① 法语：好哇，我的大姐。——译注。

能就是这号人。"

我正要毫不客气地对他进一步斥责,什么男扮女装的人!可是,他提高了嗓门,带着那种毅然决然的气派匆匆而谈,竟使我重新考虑而放弃了这种打算。

"我现在将要直言不讳——不留情面。这是必要的。我要把此处的隐秘揭示出来。

"我审查并考虑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首先是利德勒博士。我自己很快便意识到,他对他妻子的挚爱是他生存的主要动力。他是一个饱经沧桑,受尽折磨的人。我已经提到的丽瑟莲护士,假如她是男扮女装,那她就是个令人叹服的佼佼者。可是我愿意相信的确如她所说的,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有能耐的医院护士。"

"得了吧,我感激涕零。"我插了一句。

"我的注意力立即被吸引到麦卡杜先生和他太太的身上,这两人显然处在极度骚动不安的状态中。我首先考虑的是麦卡杜太太,她有能力进行谋杀吗?如果有,那么原因何在?

"麦卡杜太太体格瘦弱。乍一看,她似乎不可能有这种体力,用一块很沉的石器来击倒像利德勒太太这样的人。可是,如果利德勒太太当时是跪着的,这件事至少在体力上是可能的了。一个女人有办法诱使另一个女人跪下来的。噢!不会是那种动了感情的下跪!例如,一个女人可能会撩起裙边,请另一个女人替她把别针扣上。另一个女人就会毫无猜忌地跪倒在地。

"可是动机呢?丽瑟莲护士告诉过我,她曾看到麦卡杜

太太瞧着利德勒太太时那种愤怒的目光。不言而喻，麦卡杜先生也很容易屈从于利德勒太太的魅力。不过我认为，答案也并非单纯出于忌妒。我确信，利德勒太太对麦卡杜先生实在一点兴趣都没有——毫无疑问，麦卡杜太太对此也了如指掌。她可能一时会对她觉得恼怒，然而就谋杀而言，非得是怒不可遏不可。可是麦卡杜太太实属于具有强烈母爱的这种类型的人。从她看着她丈夫的那种模样，我就明白了她不仅爱她的丈夫，而且她会竭尽全力以维护她的丈夫——远非如此——她非得这么做不可。她时时戒备，心绪不安。这种不安是为了她的丈夫——不是为了她自己。当我研究麦卡杜先生时，我毫不费力地就猜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我采用了些办法以证明我的猜测是不错的。麦卡杜先生是个吸毒上瘾的人——毒瘾特大。

“我大概没有必要告诉大家，长期吸毒的人结果会使道德观念退化。

“在毒品的影响下，一个人会干出几年前未开始吸毒时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做的坏事。吸毒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干出凶杀的事——很难说他是否应该对他的行动负有全部责任。在这一点上，各国的法律略有不同。吸毒犯的主要特征是对自己的才智有着过于自负的信心。

“我想可能有些有失颜面的事情。麦卡杜先生也许在过去有过某种刑事犯罪活动，而她的妻子设法成功地使之秘而不宣。可是尽管这样，他的事业依然危如累卵。倘若他过去的事情有任何泄漏，麦卡杜先生就会身败名裂。他的妻子也总是戒备森严。可是，需要对付的是利德勒太太。她才智

敏捷，有一种使人动情的威力。她或许就能诱使这个不幸的人向她一吐衷肠。这也恰恰符合她那乖僻的脾性，觉得自己了解到一个她随时能够予以揭露，而后果又是不可收拾的隐秘。

"对麦卡杜夫妇来说，这就是可能进行谋杀的动机。我确信，为了保护她的丈夫，麦卡杜太太可以无所不为！她和她丈夫两人都有进行谋杀的机会——当大院里空无一人的十分钟的时间里。"

麦卡杜太太高声嚷道："这不是真的！"

波洛置之不理：

"我下一个考虑的是约翰逊小姐。她有能力进行谋杀吗？

"我认为她有这种能力。她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有铁一般的自制力。像这样的人总是不断地在抑制自己——终于有一天堤坝突然溃决！可是如果是约翰逊小姐犯下这桩罪行的话，有些原因却恰好与利德勒博士息息相关了。当她的确认为利德勒太太正在糟蹋她丈夫的生活时，她那刻骨铭心、隐而不露的妒恨，就会抓住似乎有利的这个机会，为所欲为了。

"是的，约翰逊小姐明显有这种可能性。

"接着就是三个年轻人了。

"第一个是卡尔·赖特。如果考古队里有一个成员碰巧是威廉·博斯纳，那末赖特最可能就是此人。不过他假如是威廉·博斯纳，那他一定是个才艺出众的戏子！倘若他只是他自己，那么他有谋杀的动机吗？

“从利德勒太太的观点来看，卡尔·赖特是个极易上手的被嘲弄的对象。他随时都准备把崇拜之情流露在脸上。利德勒太太却鄙视这种不加区别的崇拜——逆来顺受的态度几乎总是使得女人恣意横行。利德勒太太确实是蓄意残酷地对待卡尔·赖特。她在这儿嘲弄他——又在那儿刺痛他。她使这可怜的小伙子的生活不堪忍受。”

波洛忽地中断下来，用一种推心置腹、私下交谈的口气对这年轻人说着：

“Mon ami[①]，让这事成为你的教训吧。你是个男子汉，所作所为也要像个男子汉！奴颜婢膝对男人来说是违背自然的。女人同大自然的反映近乎完全一样！记住，当女人看着你的时候，你最好顺手拿起一个最大的盘子向她头上扔去，而不要像昆虫一样蠕动不安！”

他收起了他那私下谈话的方式，又恢复了他那演讲似的风格：

“卡尔·赖特一直被这种痛苦的折磨所刺激，以致对折磨他的人反戈一击而杀死她吗？对一个男人来说，折磨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确信是这么回事！

“第二个是比尔·科尔曼。根据赖利小姐的揭发，他的举止当然是可疑的。如果他是罪犯，他可能仅仅是因为他那乐观爽快的个性掩饰着一个隐遁的威廉·博斯纳。我并不认为，被当作是威廉·博斯纳的比尔·科尔曼具有一个谋杀者的气质。他的漏洞是出在另一个方面。噢！也许丽瑟

① 法语：我的朋友。——译注。

莲护士能猜出这些漏洞是什么。”

他这个人究竟是怎么了?我敢肯定,我的表情根本没流露出我在思考什么事嘛。

“其实也没什么,”我迟疑不决地说,“不过如果这是真的话,科尔曼先生有一次确实亲自说过,他本会成为一个头等摹拟笔迹的人。”

“这正是要害之处,”波洛说,“因此,如果他偶然看到过去的一些恐吓信,他完全可以得心应手地把信件伪造出来。”

“哟,哟,哟!”科尔曼先生大叫起来,“这就是人们称作的诬陷。”

波洛口若悬河:“至于他是否就是威廉·博斯纳,这事很难核实。不过,科尔曼先生提到过一个保护人——不是一个父亲——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材料来否定这种说法。”

“胡扯!”科尔曼先生说,“你们大伙为什么都听任这家伙对我污蔑啊!”

“三个年轻人中还剩下了埃默特先生,”波洛继续说,“他也许又可能是威廉·博斯纳伪装的。我很快便意识到,无论他有什么个人原因要干掉利德勒太太,我竟毫无办法从他那儿了解到。他能极为成功地保守自己的秘密,在任何一点上都丝毫没有机会诱使或哄骗他,以使他原形毕露。对利德勒太太个性的评价,他在整个考古队里好像是最佳的,也是惟一不带有任何偏见的人。我认为,他一定能确切了解利德勒太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而我却无法觉察出她的个性到底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我猜想,利德勒太太

本人必定也被他这种态度所激怒。

“我可以说在所有的考古队员中，就性格和能力而言，能如愿以偿地完成一次巧妙的、时机恰当的犯罪活动，我看埃默特先生是最合适不过了。”

埃默特先生第一次把目光从他脚尖那儿抬了起来。

“谢谢。”他说。

他的声音里仿佛流露出一丝令人好笑的口气。

“我那份名单上的最后两个人，是理查德·凯利和拉维涅神父。

“根据丽瑟莲护士和其他人所提供的证据，凯利先生和利德勒太太相互厌恶，他们竭力以礼相待。另一个人，赖利小姐，却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见解，说明了他们冷漠斯文的原委。

“我不久便毫不怀疑赖利小姐的解释是正确的。我采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诱使凯利先生进行一种漫不经心而又无所戒备的谈话，从而使我得到确认。这并不困难。因为我很快发现，他处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实际上，他过去——他现在——神经简直濒于崩溃的边缘。一个痛苦到极点的人是很难进行一场战斗的。

“凯利先生的防线差不多顷刻就崩溃了。我丝毫都不怀疑，他是真心实意地告诉我，他憎恨利德勒太太。

“无庸置疑，他说的是真话。他确实是憎恨利德勒太太，可是他为什么会恨她呢？

“我曾提到过那种具有灾难性魅力的女人。然而，男人也有这样的魅力。有些男人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女人给

吸引住。这就是人们称作的情感的魅力。凯利先生有很强的这种魅力。首先，他是忠于他的朋友和雇主的。对雇主的妻子则是冷漠无情，这可不对利德勒太太的胃口。她必须要左右他人——她开始亲自动手来捕获凯利了。我相信，某种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她本人在一生中或许还是第一次，成为了这种强烈情感的牺牲品。她爱上了——真的爱上了——理查德·凯利。

"而他——却无法抵御。他的确是在那种神经过度紧张的状态中备受煎熬。他被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所折磨。他爱露易丝·利德勒——是的，可是他又恨她。他恨她损害了他对朋友的忠诚。没有一种恨能比一个男人违背自己意愿，被迫爱上了一个女人那么强烈了。

"我在这儿已有了我所需要的所有动机。我坚信在某个时刻，理查德·凯利自然而然会干的事情，就是用他手臂所有的力量，向曾经使他迷住的那张美丽的脸蛋狠狠一击。

"我一直坚信，谋杀露易丝·利德勒是一种Crime passionnel[1]。我发现在这类犯罪中，凯利先生是一个理想的凶手。

"在凶手一栏中，还剩下另外一个候补者——拉维涅神父。他和丽瑟莲护士之间，在描绘那个向窗里窥视的陌生人时出现了某种差异，我的注意力顿时被这位善良的神父吸引了。不同的见证人对整个情况的描绘，通常会有些差异，可是这种差异不会特别突出。此外，拉维涅神父坚持某种特

① 法语：被情欲所驱使的犯罪。——译注。

征——斜视眼——应该说更易鉴别。

“可是很快便明白了，丽瑟莲护士的描绘实际上是非常正确的。拉维涅神父的描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事看上去拉维涅神父仿佛故意要把我们引入歧途——好像他并不希望此人被捕获。

“鉴于这种情况，他大概知道这个陌生人的一些情况。他被发现同此人交谈过。至于他们所谈的内容，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的一面之词。

“当丽瑟莲护士和利德勒太太看见那个伊拉克人时，他正在干什么呢？试图向窗户里窥视——她们以为是利德勒太太的窗户。可是当我到她们曾经站着的那个地方去时，我发现那恰好是文物室的窗户。

“当天夜里便发生了一件令人惊骇的事。有人去文物室里，可是没什么东西被窃。我觉得饶有趣味的是，当利德勒博士走进文物室时，竟发现拉维涅神父立在他的面前。拉维涅神父自说自话见到了灯光。我们知道的还是他的一面之词。

“我开始对拉维涅神父觉得奇怪了。那一天，当我设想拉维涅神父也许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纳时，利德勒博士对此嗤之以鼻。他说拉维涅神父是一位知名人士。我做了进一步推测，弗雷德里克·博斯纳已有二十年的时间为自己建立一番事业，他更名换姓也许此时极有可能是个知名人士了！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他并不会在宗教界度过这段光阴。一个更为简单的设想出现了。

“在拉维涅神父到来之前，考古队里有人亲眼见过他

吗？显然没有。那么为什么不会有人伪装成这个仁慈的神父呢？我发现由于利德勒博士突然病倒而发往迦太基的一封电报，他本应随同考古队的。截取电报难道还不容易吗？至于工作问题，考古队里也没有别的碑铭研究家。有了一星半点的知识，一个聪明人就可能瞒人耳目把人唬住。直到现在为止，刻有铭文的碑、匾微乎其微。而且我有个印象，拉维涅神父的一些见解就是与众不同。

“拉维涅神父看上去简直太像个冒名顶替的人。

“但是，他就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纳吗？

“不知怎么的，事情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真理仿佛也很可能位于截然不同的方向。

“我曾同拉维涅神父有过一次广泛的交谈。我是一个懂得天主教教规和礼仪的人，我了解许多僧侣和宗教界人士。我觉得拉维涅神父的话听起来不太像个神父，而在另一方面，他通晓各种不同事物的能力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遇见过很多像他这种类型的人——可是他们都不是宗教界的人士。远远不是。

“我开始拍发电报。

“接着，丽瑟莲护士无意给了我一个有益的启示。我们在文物室观看金质饰品时，她提到一个金杯上曾粘附着一点蜡。我说：‘蜡？’拉维涅神父也说：‘蜡？’他的声音足以说明问题了！我一瞬间便确切地知道，他在这儿究竟是干什么的。

“先生们，我遗憾地告诉你们，文物室里那只金杯、金匕首、头发饰品和其他别的物品都不是你们原先发现的那些

东西了。它们都是些电铸模仿品。我刚刚从最后一封电报中得知，拉维涅神父不是别人，而是法兰西警方所知晓的最精灵的窃贼之一：拉乌尔·梅尼 。他的专长是盗窃博物馆里的珍品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同他合作的那个人名叫阿里·尤萨福，土耳其混血儿，一个上等的珠宝制作匠。我们开始认识梅尼是在巴黎的罗浮宫[1]，当时有几件艺术品被发现不是真品——被发现的情况总是这样，馆长并不相识的一个声名显赫的考古学家，前不久在参观罗浮宫博物馆时出售了一批赝品。经调查，所有知名的考古学家都矢口否认在那个时候曾去过那儿！

“我了解到当你们的电报到达时 ，梅尼在突尼斯正准备盗窃教堂那儿的东西。拉维涅神父身体欠佳，不得不回绝了你们。可是梅尼设法搞到了这封电报，代替了拉维涅神父接受邀请。他这样做是非常安全的。即使有一些修道士在报纸上看到(这事本身也不大可能)，拉维涅神父在伊拉克，他们也仅仅会认为报纸像以往那样，常常发表了一些只是部分真实的报道。

“梅尼和他的帮手来了。当后者从屋外探察文物室时被发现了。他们的计划是拉维涅神父取得蜡模，然后由阿里制作成精致的复制品。总是有一些收藏家愿意高价收购真正的文物，而不会问令人难堪的问题。拉维涅神父将把真品换成赝品——还是夜间来换更好啰。

“不容怀疑，当利德勒太太听见他弄出的声音而惊叫

① 位于巴黎的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珍藏馆。——译注。

时，他正干着这种勾当。他该怎么办呢？他急忙编造出一个谎言，说是看见文物室里有灯光。

“正如你们认为的，这种解释令人‘信以为真’。可是，利德勒太太不是个傻瓜。她也许会记得她曾注意到蜡痕，并且再根据这个事实推理。如果她是这样的话，那么她会怎么办呢？她不会不闻不问，而是立刻就会暗示一下使得拉维涅神父狼狈不堪，来自寻乐趣。dans son caracteve[①]难道不是这样吗？她会让他明白她怀疑了——而不让他明白她知道了。这也许是种危险的游戏，不过她喜欢。

“也许这种游戏玩得时间太长了。拉维涅神父了解到真相，在她尚未意识到他究竟干的是些什么之前，就给她当头一击。

“拉维涅神父就是拉乌尔·梅尼——一个窃贼。他还是——一个凶手吗？”

波洛在房间里慢慢地踱着步，他拿出一条手帕擦了擦额头，继续说：“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看法。存在着八种明显的可能性，可是我并不知道其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我仍然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

“不过，谋杀是一种习惯。杀过一次人的男人或者女人还会再杀人。

“由于第二次谋杀，凶手便送进了我的手中。

“直到刚才，我脑海中还一直在想你们这些人中有人可能隐瞒了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了解到谁是凶手。

① 法语：她的性格。——译注。

"如果是这样的话,此人就会处在危险之中。

"我主要是为丽瑟莲护士感到忧虑。她精力充沛,头脑敏捷而又爱追根究源。我很担心她发现太多,以致危及她的安全。

"就如大家所知道的,第二次谋杀的确发生了。但是受害者不是丽瑟莲护士——而是约翰逊小姐。

"我认为纯粹通过推理,我应该会得出正确答案的,约翰逊被谋杀肯定有助于我更加迅速地获得答案。

"首先,一种怀疑被排除了——约翰逊小姐本人——因为我决不认为她是自杀的。

"第一个事实是:丽瑟莲护士在星期天晚上发现约翰逊小姐泪流满面,就在这同一天晚上约翰逊小姐焚毁了一封未写完的信件,护士认为这封信上的笔迹与匿名信上的笔迹相仿。

"第二个事实是:在约翰逊小姐临死前的那天傍晚,丽瑟莲护士发觉约翰逊小姐站在屋顶上,据护士形容她处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之中。当护士问她时,她说:'我看到了有人是怎样从外面进来的——没人会猜到。'她不再说下去了。此时拉维涅神父正穿过大院,赖特先生正站在摄影室门口。

"第三个事实是:约翰逊小姐知道自己要死了。她竭力要明确说出的一句话是'窗户——窗户'。

"这些都是事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要正视的问题:这些信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逊小姐在屋顶上究竟看到了些什么?她说的'窗户——窗户——'是什么意思?

"Eh bien[①],让我们姑且把第二个问题当作最易解答的问题吧。我同丽瑟莲护士一起走上屋顶,我站在约翰逊小姐曾经站过的地方。她从那儿可以看见大院,看见拱门,看见房屋的北面,看见两个考古队的成员。她的话是同赖特先生还是同拉维涅神父有关呢?

"我的脑海中几乎是立刻想到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倘若一个陌生人能从外边进来,他只能是乔装打扮。仅仅只有一个人,他的整个面目适合于如此装扮。拉维涅神父!太阳帽,墨镜,黑胡须,长长的教士服。一个陌生人只有这样,才能在仆人们觉察不到有陌生人进来的情况下走进来。

"这就是约翰逊小姐所说的意思吗?她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她意识到拉维涅神父这个人完全有一种伪装?他并非是他所装扮的人而是另一个人?

"如果我并不了解有关拉维涅神父的情况,我就会觉得秘密已被揭开。拉乌尔·梅尼就是凶手,他在利德勒太太揭露他之前而杀人灭口。现在有另一个人使他觉得她已识破他的秘密,她也必须被干掉。

"于是一切都水落石出!第二次谋杀。拉维涅神父的出逃——脱掉长衫和胡须。(他和他的朋友毫无疑问带着天衣无缝的签证,作为商业旅游者正急匆匆穿过叙利亚。)那血迹斑斑的石磨是他放在了约翰逊小姐的床下。

"正如我所说的,我差不多可以满意了——可是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

① 法语:好哇。——译注。

楚楚——这个答案却不是这样。

“例如，这个答案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约翰逊小姐在临死前要说‘窗户——窗户’，它也未能解释她看了信泪流满面这种突发的感情。它没有解释她在屋顶上的精神状态——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以及她拒绝告诉丽瑟莲护士她正在怀疑或者知道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种符合表面现象的解释，然而它不符合心理上的要求。

“我那时站在屋顶上，脑海中盘旋着三件事——信，屋顶，窗户。我看到了——正如约翰逊小姐所看到的一样！

“我这一次所看到的东西，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第二十八章 旅行的结束

波洛向四处环顾了一番，每个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他。曾经有某种松弛的气氛——一种紧张的松弛，现在紧张的气氛又突然恢复了。

某种事情就要出现了——某种事情——

波洛不动声色地继续说着："信，屋顶，'窗户'——是的，一切都有了解释——一切都各得其所。

"我刚才说过，在作案时有三个人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其中有两人的证据，我已证实是不可置信的。我现在发现了我的一个极大的——令人惊愕的错误。第三个人的证据也不可置信。利德勒博士不但能够进行这场谋杀——而且我坚信他已犯下谋杀的罪行。"

一阵沉默，一阵令人茫然纷乱的沉默。利德勒博士一言不发，他好像依然沉浸在梦幻世界里。可是，大卫·埃默特

却激动不安地开口说话了。

"波洛先生，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过你，无论怎么说，利德勒博士在两点四十五分之前从未离开过屋顶。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可以庄严地起誓，我没扯谎。他要干这种事而不让我看见是根本不可能的。"

波洛点点头。

"噢，我相信你。利德勒博士没有离开过屋顶，这事不容争辩。但是，我看到的——也是约翰逊小姐已看到的——是利德勒博士可以不离开屋顶，就能够谋杀他的妻子。"

我们全都目瞪口呆。

"窗户，"波洛大声地说，"她的窗户！这就是我所想到的——同约翰逊小姐想到的一模一样。她卧室的窗户直接在屋顶的下方，远离院子的一边。利德勒博士独自一人呆在屋顶上，没人目睹他的行动。那些沉重的石磨、碾石全放在那儿。他随手可取。太简单了，实在太简单了。理所当然有一件事——那就是凶手要有机会在有人觉察之前，把尸体移动一下。哦，太妙了——简单得令人难以相信！

"听着——情况大致是这样：

"利德勒博士在屋顶上整理陶器。他把你喊了上来，埃默特先生，他用谈话把你牵制住时，他注意到像以往那样，孩子乘你不在的机会，丢开工作跑到院子外边去了。他使你呆了有十分钟的时间，随后才让你下去。当你一来到下面在呼唤孩子时，他就使他的计划付之实施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用代用粘土敷成的面具，他曾在先前的一个场合里用它吓唬过他的妻子。他沿着护墙边把面具

摇摇晃晃地放了下去，直到面具轻轻叩击到他妻子卧室的窗户。

“记住，这是一扇面对着田野而开的窗户，而不是朝着院子。

“利德勒太太正躺在床上蒙眬欲睡。她平静而又快乐。突然面具开始轻轻叩击着窗户，引起了她的注意。可是现在不是黄昏——现在是光天化日之下——根本没什么可怕。她认出了这究竟是什么玩艺了——一种拙劣的诡计！她并不感到惧怕而是感到愤慨。她做出了别的女人处在她这种情况中都会做出的事。她跳下床，打开窗户，穿过窗栏把头伸出窗外，抬头察看是谁在同她恶作剧。

“利德勒博士正在等待。一个沉重的石磨就在他手中，随时待用。在这最适宜的一瞬间，他把石磨扔了下去。

“利德勒太太发出一声微弱的叫声（被约翰逊小姐听到），便颓然倒在窗下的地毯上。

“石磨上有一个洞眼，利德勒博士事先用根粗绳穿过洞眼系住石磨。现在他只要用力拽起绳子，把石磨拎上来。他利索地把石磨放回原处，把沾有血迹的那一面朝下，混杂在屋顶上的这类物品中。

“然后他继续工作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他认为他可以从事第二步行动了。他走下楼梯，同埃默特先生和丽瑟莲护士说说话，便穿过大院走进了他妻子的房间。他自己把他在那儿的活动，做了这样一番说明。

“‘我看见我妻子的尸体在床边缩成一团。霎时间我感到瘫痪无力，再也不能动弹了。随后我终于走到她的身边跪

了下来，抬起她的头。我发现她已经死了……我最后站了起来。我觉得头昏眼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竭力走到房门那儿大声呼喊起来。’

“一种对悲痛得昏昏然的人的行为作出的最合情理的说明。现在，听听我所认为的真实情况。利德勒博士进了房间，急急忙忙走到窗户那儿，他两手已戴好手套，关上窗户并扣死。接着，他抱起他妻子的尸体，移到床和门之间的位置上。他随后注意到窗旁的地毯上有一小块血迹，他无法用另一块地毯来更换，地毯的规格不一样，可是他做了一件仅次于最佳的事情。他把那块沾有血迹的地毯移到洗脸架前，再把洗脸架前的地毯放到窗下。倘若血迹被注意到的话，这将会和洗脸架联想到一起——而不是窗户——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桩案件中，就会使人根本不会想到窗户会起作用。然后他走到房门那儿，扮演起一个不胜悲痛的丈夫的角色了。我想这并不困难，因为他确实爱他的妻子。”

“我的好伙计，”赖利医生忍耐不住地大叫起来，“如果他爱她，那他为什么要杀死她？动机在那儿？利德勒，你难道不能说话吗？告诉他，他疯了。”

利德勒博士既没有开口，也没有动弹。

波洛说：“我难道一直没告诉你们这是一种 crime passionnel[①]？为什么她的前夫弗雷德里克·博斯纳威胁要杀死她？因为他爱她。你们看，他终于大功告成了。

① 法语，被情欲所驱使的犯罪。——译注。

"Majs ouj——majs ouj[①]——我又一次意识到杀人的正是利德勒博士，一切全都各得其所了。

"我再一次重头开始我的旅行——利德勒太太的第一次婚姻——恐吓信——她的第二次婚姻。恐吓信阻止她嫁给任何别的人——可是恐吓信并没有阻止她嫁给利德勒博士。这是多么明了啊——如果利德勒博士果真就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纳的话。

"让我们又一次开始我们的旅行吧——这一次是从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博斯纳开始。

"他一开始就是非常狂热地挚爱他的妻子，惟有像她这种女人才能唤起这种激情。她出卖了他。他被处以死刑。他逃脱了。他被卷进了一次火车失事中，可是他以另一个人的形象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埃里克·利德勒。此人尸体血肉模糊，面目全非，被当作弗雷德里克·博斯纳就近掩埋了。

"对待一个要把他置于死地的女人，这位新出现的埃里克·利德勒态度如何呢？最最重要的是，他仍然爱她。他开始努力工作以建立起新的生活。他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他的职业也与他的志趣相投，因此他干得十分出色。可是他从未忘记他一生最强烈的欲望。他随时都在了解他妻子的情况。他残酷地决心要干的一件事(记住利德勒太太对丽瑟莲护士表明的她自己对他的看法——温存、体贴而又残酷)，她不能属于别的人。每当他认为必要时，他就发出一信。他

① 法语：是啊——是啊。——译注。

模仿她的笔迹，为防止她会想到把信件递交警方。女人们自己给自己写一些耸人听闻的匿名信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警方一看到笔迹相似肯定立刻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同时，他也让她在他是否真的还活着这个问题上半信半疑。

"多年来，他最后认为时机到了。他进入了她的生活。一切称心如意。他的妻子做梦也想不到他和她前夫是同一个人。他是一个知名的人物了。那风度翩翩，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现在已是一个长着胡须，塌着肩膀的中年人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历史在重演。弗雷德里克像以前那样有能力驾驭露易丝。她又一次同意嫁给他。没有信件对公布这桩婚事提出异议。

"可是，后来又来了一封信。为什么呢？

"我认为，利德勒博士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婚后的亲密之情也许能唤起回忆。他希望给他的妻子永远留下这样的印象，埃里克·利德勒和弗雷德里克·博斯纳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正因为如此，前者也就为后者写了那封恐吓信。那桩未免有些愚蠢的煤气中毒事件也接踵而至——不用说是利德勒博士策划的。他所指望的仍然是同一个目的。

"自那以后，他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必要写信了。他们可以舒适地过着婚后的幸福生活。

"将近两年以后，信件又出现了。

"什么原因？Eh bien[①]，我认为我知道。因为信中那种潜在的威胁，一直就是一种真正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利德

① 法语：好吧。——译注。

勒太太总是惧怕的原因。她了解弗雷德里克那温存但又残忍的本性。）如果她属于其他任何人而不是属于他的话，他就会杀死她。她已经爱上了理查德·凯利。

“发现了这种情况，残忍、稳重的利德勒博士于是便着手准备谋杀了。

“你们现在明白丽瑟莲护士起着一个多么重要的作用吗？利德勒博士雇用丽瑟莲护士，来照顾他妻子这种相当奇怪的举动（此事一开始使我觉得迷惑），现在得到了解释。一个可靠的、内行的见证人是极其重要的。她能够无可辩驳地表明，利德勒太太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死去了一个多小时——这就是说，在人人都能发誓她的丈夫在屋顶上的时候，她已经被害了。也许会引起这样一种怀疑，认为是他走进房间发现尸体的这个时候，杀害了她——可是在一个训练有素的医院护士，明确肯定她已死去一个小时的情况下，这种怀疑也就无法成立了。

“另一件事得到了解释的是，今年笼罩着考古队的那种令人紧张的气氛，我从一开始就决不认为这完全归咎于利德勒太太的影响。这个专门的考古队几年来一直享有愉快、融洽的声誉。我的观点，一个集体的精神状态总是直接同头头的影响有关。利德勒博士尽管是那种人，可是他还是一个极有能耐的人。这是由于他的精明圆滑，由于他那投其所好的手段，才使考古队的气氛如此惬意。

“所以如果气氛有所变化的话，那应该归咎于头头——换句话说，对这种紧张不安的气氛应负责任的是利德勒博士，而不是利德勒太太。考古队的成员不知不觉地感觉到这

种变化，是不足为怪的。亲切和蔼的利德勒博士，表面上一如既往，不过是在装腔作势罢了。这个道貌岸然的人，是一个迷了心窍要密谋杀人的狂人。

“现在我们接着再谈谈第二次谋杀——谋杀约翰逊小姐。在办公室里整理利德勒博士的文件时（她渴望做些事情而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项工作），她一定是看到了其中一封匿名信的一份未完成的草稿。

“这对她来说，一定会使她既感到不可理解又觉得分外心烦意乱！利德勒博士一直在蓄意恐吓他的妻子！她无法理解——可是又使她不安。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中，丽瑟莲护士发现她哭了。

“我并不认为，她这时就怀疑到利德勒博士是个凶手了。可是我验证过，利德勒太太和拉维涅神父房间里的声音，她是能够听到的。她意识到，她听到的如果就是利德勒太太发出的叫声，那末她房间里的窗户一定是开着而不是关着的。在那时，这种想法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不过她记住了。

“她的头脑不断地在思索着——摸索着通往真理的道路。她也许提及了这些信件，利德勒博士也获悉此情，他的态度改变了。她可能发现他突然害怕了。

“不过，利德勒博士不可能杀死他的妻子呀！他一直是呆在屋顶上的。

“接着在那天傍晚，当她自己在屋顶上为这事伤透脑筋时，刹那间她忽然明白了真相。利德勒太太就在这儿，通过敞开的窗户被杀死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丽瑟莲护士看到了她。

“顿时，她又恢复了她旧有的脾性，急忙进行伪装。丽瑟莲护士决不会想到她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

“她故意朝着相反的方向看去（朝着大院），当拉维涅神父穿过大院时，他的露面使她受到启发而说出了那几句话。

“她拒绝再说下去了。她得把‘事情想出来’。

“利德勒博士始终在焦虑不安地观察她，发现了她已了解到真象。她可不是那种能够对他隐匿自己的恐惧和悲痛的人。

“这是真的，她直到那时都未曾出卖他——可是，他对她的信赖又能维持多久呢？

“谋杀是一种习惯。那天夜里，他把一杯水换成了一杯酸。刚好有这样一种可能，她也许会被认为是蓄意服毒自杀的。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她也许会被认为她从事了先前的谋杀，如今已追悔莫及。为了加深这种观念，他把石磨从屋顶上拿了下来，放在她的床下。

“难怪可怜的约翰逊小姐在死前痛苦的挣扎中，不顾一切地透露出她苦思苦想得来的真象。通过‘窗户’，利德勒太太就是这样被杀的，不是通过门——是通过窗户。

“如此这般，一切都得到了解释，一切都各得其所。完全是心理上的。

“没有证据。一点证据都没有。”

没有一个人吭声。我们全都沉浸在恐惧的海洋中。是的，不仅是恐惧，而且也怜悯。

利德勒博士既没有动弹，也没有开口。他始终像以前那

样坐在那儿。一个精疲力竭，憔悴不堪，上了年纪的人。

他终于微微地动了动，用一种温存、倦怠的目光望着波洛。

“是的，”他说，“是没有证据。可是，这没有什么。你知道，我是不会否认真理的。我想——的确——我很高兴。我太累了——”

他接着坦白地说：“我对不起安妮。这是罪恶——是麻木的——不是我！可怜的人，她也遭罪啊。是的。那不是我。那是恐惧。”

他因痛苦而扭曲的嘴唇上泛起了一丝笑意。

“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考古学家，波洛先生。你有重现过去的天才。”

“你说的话一点不错。”

“我爱露易丝，我杀了她。如果你们了解露易丝，你们就会明白的——不，我想你们无论如何是明白的。”

第二十九章　再　　见

真的，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正当拉维涅“神父”和那个家伙在贝鲁特[1]要登上轮船时，他们被捕了。

希拉·赖利嫁给了小埃默特。我认为这对她将大有益处。他可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可怜虫——他会使她安分守己的。她对可怜的比尔·科尔曼一直是横行霸道。

一年前当科尔曼患阑尾炎时，我顺便护理了他。我渐渐变得喜欢他了。他的保护人要把他安排到南非的一个农场去工作。

我再也没去过东方。真有趣——我有时还希望我能再去一趟哩。我想起了水车发出的声音，想起了那些浆洗衣服

① 黎巴嫩西部毗邻地中海的一城市。——译注。

的妇女，想起了骆驼看着你时那种傲慢的目光——我真有一种浓郁的思念之情。毕竟，灰尘也许并不像人们经教育才相信的，果真那么有害于健康！

赖利医生在英国时，他常常来看望我。正如我说过的，就是他要我从事写作这件事的。"要不要都可以，"我对他说，"我知道我的语法错误百出，写得也差劲或者说不成个模样——可是，还是给你吧。"

赖利医生毫不犹豫地拿了过去。这倒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本书是不是就可以出版了。

波洛先生回到叙利亚，大约一星期以后乘着东方快车回家。他又参与了另一桩谋杀案的侦破工作。他聪颖，我不否认。可是我不会很快就原谅他这样拿我开玩笑的，假装我和这桩罪行有关，而且说我不是一个医院护士！

博士们有时就是喜欢这样。他们只要开起玩笑来，其中有些人从来就不会考虑你的情绪。

我每每想到利德勒太太，想到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有时我似乎觉得她的确是个可怕的女人——有时我又回想起她对我是多么好，她的声音又是多么温柔——她那可爱的金发和她的一切——我终归觉得，她也许更应该得到的是怜悯而不是责备。

我对利德勒博士不得不表示同情。我知道，他是干过两次谋杀的凶手，可是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他太喜欢她了。像这样爱上一个人真是件令人可怕的事。

不知怎么的，我的年纪越大，我所见的人，见到的痛苦、疾病等等也就越多，我也觉得人们更加可怜了。我要郑重地

说一下，我并不知道我的姑妈用的是哪种极为严厉的准则，把我培育成人的。她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女人，而且是出奇地虔诚。我们的邻居中，每个人的短处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哦，天哪，赖利医生说的话真是千真万确。该怎么结尾呢？如果我能找到一句非常好的措辞该多好！

我一定要去请赖利医生找一句阿拉伯话。

就像波洛先生说的那句一样。

以仁慈的安拉的名义……

大致是这个意思吧。